

慧淨法師
淨宗法師

編述

(二〇一二年修訂版)

念 念 濱

佛 佛 死

放 度 體

光 亡 驗

合刊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慧淨法師
淨宗法師

編述

念佛放光

目錄

- 一、阿育大王，信佛因緣……………一
- 二、念一聲佛，吐一道光……………三
- 三、遠信念佛，頂現圓光……………四
- 四、晨起念佛，頂現圓光……………六
- 五、心念彌陀，身有光明……………八
- 六、念佛一聲，光十餘丈……………九
- 七、念佛一聲，陰曹現光……………一〇
- 八、念佛顯現，金光佛相……………一二
- 九、每人頭上，都有光亮……………一二
- 十、彌陀文字，觸字見光……………一八

- 十一、彌陀站在，佛號聲中……………二四
- 十二、念佛現光，佛從像出……………二九
- 十三、佛光繞頂，病危轉安……………三一
- 十四、六字佛牌，放光退鬼……………三三
- 十五、六字佛牌，退附體貓……………四〇
- 十六、立六字牌，永消車難……………四三
- 十七、佛卡護身，大難不死……………四七

一、阿育大王 信佛因緣

《譬喻經》第三「明釋迦牟尼佛光明相」云：

佛滅百年，有阿育王。國內民庶，歌佛遺典，王意不信，念言：「佛有何德，過逾於人，而共專信，誦習其文？」即問大臣：「國中頗有見佛者？」

答曰：「聞波斯匿王妹，出家作比丘尼，年在西垂，云言見佛。」

王即出，往詣問曰：「道人見佛否耶？」

答云：「實爾。」

問曰：「有何殊異？」

道人曰：「佛之功德，巍巍難量，非我愚賤，所能陳之。粗說一事，可知殊特：『我時八歲，世尊來入王宮，即前禮足。頭上金釵，墮落在地，求之不得，怪其所以！如來過去，足跡有千輻輪，現光明晃，七日即滅。登時金釵，與地同色，是以不見。光滅後得釵，乃知為殊特。』」

王聞歡喜，心煥開悟。（源信《往生要集》④八四、五九下）

《華嚴經》云：

一一毛孔現光雲 普遍虛空發大音

諸幽冥所靡不照 地獄眾苦咸令滅

《心地觀經》云：

以其男女追勝福 有大光明照地獄
光中演說深妙法 見佛聞法當成佛

《無量壽經》云：

若在三塗 勤苦之處 見此光明

皆悉休息 無復苦惱

壽終之後 皆蒙解脫

二、念一聲佛 吐一道光

我曾經在美國弘法，法會結束後，有一位美國人自我介紹說：「我是學神通的人。」他說他看到稱念「南無阿彌陀佛」的人，口中都會現一道光明出來。有誠心的人，

所現的光明很大，大到幾乎能把整個地球都包起來；沒誠心的人，所現的光明就很微小，噗一下、噗一下，微弱的光而已。

學神通的美國人說：因為他看到如此勝境才來學佛的。（法藏法師口述）

按：口稱佛名佛光現 隨心大小各不同
若能誠心常念佛 此界西方總相通

三、遠信念佛 頂現圓光

當我二十九歲（一九三〇）的時候，和我的妻遠信住

在赤城山，這時遠信是二十五歲。在某一日的早晨，她下山去，行走在田野間的當兒，沿路專心在念佛。這時太陽剛上山，晨曦遍地。她偶然看了看自己的影子，發現頭頂有一圈圓形的光，與肩同寬，直徑約有二尺，那光輝美妙、燦爛，無法形容，和佛像背上的圓光相似。她心裡覺得奇怪，還是繼續一面走一面念佛，並不時看看自己的影子——圓光依舊煥發著。她知道這是因為念佛的緣故，於是就試著停止念佛，去想世俗間的雜事，再看影子時，圓光已經消失了。因此就可知道，念佛最能發揮我們本有的光明，消除業障的黑暗。（陳海量《可許則許》）

四、晨起念佛 頂現圓光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秋天（月日已忘），我與幾位同修在中北部的一座山頂上的寺院掛單一夜，早晨起來即在床上跏趺念佛（我的早課極其單純：早晨一醒順便在床上打坐念佛，不誦經不持咒，坐多少時間便念多少佛。）六點多下坐盥洗畢即到齋堂用早餐，餐畢正好七點，便與幾位同參道友來到大雄寶殿前欣賞山景。

此時晨曦破曉，山嵐氤氳（形容烟或氣很盛），人影映落於山谷。其身影中，我的頂上有一圓形的光環，周圍與肩相齊，大小約直徑二尺左右。其光環具有多種

色彩：顏色鮮艷，正如彩虹之絢爛；美妙亮麗，遠勝畫佛的圓光。

後面的同參一見而言：「喔！你來這裡放光啊！」我遂即走入大殿，其光便隱。

這與「遠信念佛頂現圓光」頗有相同：同在山間，同在早晨，同樣念佛，同樣圓光。（慧淨筆）

按：一句彌陀 不論縑素 不論善惡 不論信疑
只要稱念 不知不求 便有如此 光景現前
不論何人 常念佛者 頂現圓光 身現佛相
凡夫肉眼 雖不能見 法爾自然 有此道理

五、心念彌陀 身有光明（念佛鬼敬）

海昌村民某，有老媪死，附家人言平生事，及陰府報應，甚悉，家人環而聽之。某在眾中忽攝心念佛，媪謂曰：「汝常如此，何患不成佛道？」

問何故。曰：「汝心念阿彌陀佛故。」

問何以知之。曰：「見汝身有光明故。」

村民不識一字，瞥爾顧念，尚使鬼敬，況久修者乎！

是故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蓮池大師《竹窗隨筆》）

六、念佛一聲 光十餘丈

桐城有二人，結伴為客。一死，伴葬之，攜資還其婦。婦疑。伴憤甚，往屍處陳祭、哭訴。鬼與伴問答如生前，乃同歸作證。

中途遇事，偶一念「阿彌陀佛！」鬼大喚：「何放光怖我！」更速轉數念，鬼懼曰：「汝一念佛，胸輒〔就〕舒五色光十餘丈，眩我心目，不能復近汝矣！歸語我婦，令自來，當為汝雪冤。」

伴因此醒悟，出家為高僧。

嗟嗟！甫舉一念，光輪便舒。故壽昌大師云：「念佛心，即是佛」也，豈今時念佛，他時成佛哉！」惜鬼不種善根，不聞佛名，故驚怖。倘本念佛人，仗此良緣，寧不頓超樂土耶！（藕益大師《靈峰宗論》第六卷之三〈勸念佛序〉）

七、念佛一聲 陰曹現光

民國初年，諦閑老法師住持觀宗寺。門下有一僧人名志誠，平素很慳（吝嗇），多年來存銀洋多枚，甚珍視，朝夕攜之，不離身邊，以致影響其參禪用功。

一旦患病，為陰曹捉去。一鬼逼其自前殿搬銀至後

殿庫房，搬了半天，又坐下來休息。志誠以自己生前貪心未了、耽誤用功，現時人已死，有銀亦無用，甚悔之。對被逼搬銀事，無心去做。稍後，二鬼來，見志誠工夫未做妥，甚怒，猛以膝頭撞之。志誠覺痛楚，隨應聲念「阿彌陀佛」一聲，頓時陰曹，全現金光，驚動閻王出現。詢之，知為二鬼偷懶，又知志誠貪銀，被抓來做勞役。閻王斥之，二鬼遂將志誠放回。

志誠在世，死去半日復回，詳言陰曹事，知為心繫銀錠所誤，遂發心精進念佛，痛改前非，終獲修成。

（大光法師《臨終助念法》）

八、念佛顯現 金光佛相

在婆羅州山打根埠，有人為邪崇所擾，善友們用錄音機念佛驅邪。初時，許多人跟錄音機同念，邪崇瞥見金光佛相，急去蹤，人遂清醒。後來時間已久，念佛人相繼離去，錄音機雖開著念佛，但邪崇來擾如故。可見以人念佛為上。（大光法師《臨終助念法》）

九、每人頭上 都有光亮

我們常在佛菩薩的圖畫上，看見他們頭上都有一個

大圓圈，這表示佛菩薩頭上都有光。

當我十二歲，全家住在北平，我父親在華北機關做事，有一位姓黃的同事，是福建人，兩個人很要好。有一天，從上海來了兩位朋友，來拜訪我父親。正好黃先生也在，於是替他們互相介紹，並約定晚上同黃先生一起到他們投宿的旅社再去聚聚。

晚上七點鐘左右，天色已經很暗，當時的北平，電燈還不普遍，路燈僅僅是一盞小煤油燈，掛在牆上的玻璃罩子裡面，光線十分黯淡。當我父親同黃先生走向那旅社的胡同裡時，萬籟無聲，周遭無人。忽然黃先生大

聲說：「徐先生在那裡，王先生也在後邊。」父親往前看，什麼也沒看見，覺得奇怪。又走了一段路之後，果真看見徐、王二位先生一前一後，緩緩地走過來。事後我父親問黃先生，何以他能在那種情形之下看見他們？

黃先生說：他從小就能看見每一個人頭上的光。他母親發現後，不許他說出來。他不輕易告訴別人，免得人家說他妖言惑眾。他說：「每人頭上都有光，但是光度、大小、顏色各不相同。凡是有權有勢的人，大都是紅光、紫光；清高正直的人，大都是白光、青光；貪污敗類的大都是黑光、灰光；其他的黃橙綠赭（紅褐色）」

，都依照各人的品德行為，各不相同。而且光度的強弱大小，也是根據當時各人的氣勢、運氣作不同的改變。」那天因為他在白天，已經看見徐先生和王先生頭上的光，所以到晚上從很遠的地方就可以分辨出他們來。

據黃先生說：人的氣質有時候會改變。譬如說某人以前是好人，後來被壞人引誘，變成壞人，那他以前白而高大的光，就會變成灰暗而低小。所以凡是他在見過的人，立刻就可以辨別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對交友、做事方面，給他莫大助益。

黃先生在張作霖大帥極盛的時代，曾經見過這位東

北的土皇帝，他當時看見他的光，是三丈高的紅光。後來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的前一個多星期，他又有機會拜見了一次。這次見過出來，他半天講不出話來，因為他很奇怪，張作霖此時頭頂上的光，只有五六尺高，灰暗且微弱。果然不久就得到張被炸死的消息。

黃先生既然把這個秘密說了出來，索性又把另外一件秘密道出。這也是我父親在偶然的一個機會裡發現的，對這件事黃先生更是諱莫如深。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我父親同黃先生一起赴宴，返回時，走過一條冷清的街上，兩個人默默無言地走著，

黃先生忽然大笑起來。我父親看看四周，並沒有什麼可笑的事，於是緊迫追問，黃先生才照實說了出來。

他說，鬼是極端勢利眼的，但是鬼的勢利眼跟人的勢利眼不同。人是怕權大勢大的，而欺侮老實善良的。鬼卻是怕心地善良、忠厚正直的人。鬼看見他們，就很尊敬地讓路，或是很小心地站在遠處等候，要是遇見有權勢或是欺壓善良的人，鬼就會戲弄他，或是聯絡眾小鬼嘲笑他，在他背上畫個烏龜什麼的，弄根繩子給他做辮子。

方才他們走路的時候，有一位正直規矩的人在走路。一位小鬼看見他來了，就趕緊讓路，靠在牆邊上等他過。

去。正巧這時候，那個行路的人鞋帶鬆了，於是把腳蹬在牆上結他的鞋帶，正好一腳蹬在小鬼的身上。小鬼當時驚駭得手舞足蹈，跑又跑不掉的样子，實在好笑，所以不知不覺便笑了出來。（一九九二·二·六《聯合報》陳克立）

十、彌陀文字 觸字見光

經中曾言：「六根互用」，即眼睛不只能看，也能聽、能嗅、能嚐、能覺、能知；耳朵不只能聽，也能看、能嗅、能嚐、能覺、能知等等。這是神通境界，凡夫不能。然而在特異功能（超能力）人士當中也有能以耳朵看字，

或以手指識字的。

台灣大學李嗣涔教授、中央研究院王唯工教授及其他幾位大學教授，近幾年來以科學方法及儀器測試具有手指識字的三位特異功能的小朋友，經過數百次的測試，證明他們都有手指識字的能力。

其測試方法是將文字或符號、圖案等，寫或印在紙上，將紙包紮密封，然後交給這幾位小朋友以手指接觸，使其感知裡面是什麼字，或何種圖案，同時以儀器測試其手掌、手臂及腦部的反應。讓人驚奇的是，這三位小朋友都能在幾十秒或幾分鐘內，百分之百正確無誤地以

手「看」出。

在一九九九年八月底的幾天測試當中，曾有教授寫上「佛」字交給他們以手辨識，奇特的是，此「佛」之一字在他們的腦中所浮現的不是「佛」字，而是一片很亮的亮光，光中有一個人，甚至還能聽到餘波蕩漾、令人舒暢的宏亮笑聲，也看到和尚、寺院等。而以注音符號所寫的「ㄉㄛˊ」，或以英文寫的「Buddha」（佛），也只看到亮光一閃，而看不到字跡。若是其它的字或圖案，則是直接看出是某字或某種圖案，既無光也無聲。若是與佛字連接在一起的詞句，如「佛山」、「佛米級」、「比佛利山莊」、「埃

佛勒斯峰」等，結果只看到上下的字，而佛字看不出，佛字的地方是一片亮光，甚至佛字附近的字也被光明遮住而看不出。若是特有佛名，如「阿彌陀佛」或「藥師佛」、「彌勒佛」等，則更超越，只有光明，再無人形。尤其辨識「藥師佛」時，伴有「像中藥的味道」。當中有以「鬼」之一字給其中一位辨識，當她摸著紙條時便說「一片黑」，過了一分鐘又說「很暗的紅黑」，半分鐘之後看出來是一個「鬼」字，並皺著眉頭表示，剛才一直感覺很冷、很不舒服。

（以上測試發表於李嗣涔教授所著《難以置信——科學家探尋神秘信息場》）

這幾位小朋友是否真有特異功能，所謂的「第三

眼」，或外靈附加，姑且不論。然而此番測試，竟讓幾位科學家驚奇、讚歎、感動，心情興奮，思潮澎湃，可謂大開眼界，歎未曾有，頓使整個實驗室的氣氛熱烈起來。想不到佛教中神聖字眼或特殊音節，有其神奇力量、殊勝功能！凡夫肉眼以為白紙黑字，毫無奇特，但在特異功能（或靈界）的「第三眼」中，則是燦爛的光明或莊嚴的異像，這透露、證明出在我們所熟知的世界之外，還有佛世界的存在，而其「佛名」是進入佛國的通道。

經中常言「佛皆有熾盛光明」，所謂「佛佛道同，光光無礙」。其中特別讚歎阿彌陀佛的光明是「最尊第一，

諸佛光明所不能及」。

與「佛名」接觸，明亮、溫暖、舒服。

與「鬼」字接觸，則相反地，頓覺一片黑暗、陰冷、很不舒服。

是故，眾生憶佛念佛，其身便有佛光。現生能啟發本有智慧，消除黑暗業障；臨終往生淨土，同證無量光壽。

按：彌陀光明 最尊第一 諸佛光明 所不能及
佛光所在 能除戾氣 解冤釋結 轉惡成善
若在三塗 見此光明 無復苦惱 皆蒙解脫
鬼神之處 不祥之地 應置佛名 以度幽靈

十一、彌陀站在 佛號聲中

我本身有念佛誦經的習慣，早課、晚課十年如一日。

不久前，有一位大哥大級的人物被槍決，當送進刑場槍決的那一剎那，我突然有一種感觸，覺得不管什麼人，只要進到刑場總是會害怕的。可是，這個人居然還好像蠻勇敢的樣子。旁邊有很多人在祭拜他。我看到這種情形，心裡非常難過。

此前，他曾在監獄裡畫觀音像，畫得非常細膩、非常好，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個人才，只是因為一步錯就

步步都錯了。就在那時候，我發了一個小小的願：既然我有每天念佛誦經的習慣，我就迴向給他。

我跟他素不相識，只是在電視上看到他。我想：我這樣念佛給他，他到底收不收的到呢？

大概念到第三天，我做了一個夢，夢裡我仍在念佛誦經，我看到他來了，旁邊有兩位穿古裝的人（而他本身的穿著倒是和常人一樣）。他一看到我，就給我磕頭。我想：怎麼擔當得起？馬上站起來。

可是他卻說：「呂小姐，我不是給妳磕頭，我是給妳的佛磕頭，因為阿彌陀佛就站在妳所稱念的佛號聲中。」

他還說：「很感謝妳這幾天念經迴向給我。」

我問他：「我這樣子對你有功效嗎？我跟你完全不相識，你會收的到嗎？」

他說：「會，而且有幫助。我在陽間犯了罪，受了審判，槍決掉了，現在面臨第二次審判。還好，有妳給我念經，可以減輕我的罪業。」

聽他這麼說，我感到安慰。

這時，他忽然問我一句話：「呂小姐，妳是不是有在送善書？」

我說：「有。」（我常常拎著籃子挨家挨戶地送，有

時也送到寺院。）

他就跟我講：「妳應該轉變一個方向送，送看守所、監獄。」

我稍微猶豫了一下。他說：「呂小姐，妳不要認為去那種地方會有什麼忌諱，我們這種犯過法的人其實是更需要看這些書的，因為我們犯的錯比較多。」

我說：「好吧！」答應他之後，夢就結束了。

因為比較忙，我就把這件事情給忘掉了。大概過了兩個月，有一次我送善書到寺院，也順手拿人家送的善書回來看。我看了內容，覺得滿好的，就打電話給出版商。

出版商竟然自己就說：「這善書應該送到監獄、看守所。」這時，我才想起上回的那個夢，還有我答應過的事。

所以我覺得：在冥冥中真的是有不可思議的事情存在的。佛家講的，不要以為陽世間的事情死了就了了，死後真的是有第二次的審判。所以，人要好好珍惜自己。

（呂美琴供稿 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

按：彌陀站在 佛號聲中 眾生稱念 立獲感通
素不相識 為之迴向 亦蒙其益 不虛其功
為自為他 誠心念佛 生前死後 利益無窮

十二、念佛現光 佛從像出

我和母親都不識字，就喜歡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晚上沒事兒時經常坐在那兒一念就到大半夜。

母親今年已八十六歲，起居皆需要照料，平時我們母女同住一室。因老人行動不便，又希望隨時能見到佛，我便請鄰居關信田居士在老人臥室安奉了一張莊嚴的阿彌陀佛聖像。

過了三天，晚九時許，我與母親正念佛時，突然發現滿屋白亮，連繡花針掉到地上都能見到，從來沒見過這麼亮的光，而且不刺眼，全身舒適。我問母親：「您見

到白光了嗎？很漂亮。」

而母親說：「我早就看到了，好半天了，妳才知道啊。阿彌陀佛一會兒走出來，一會兒走進去，總微笑，不說話，真讓我看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們就這樣邊念邊看，一直延續到凌晨四點。可讓我不解的是，我始終見的是白亮的光，而母親還見到佛。母親說佛就在像上。

念佛，佛光來照；念佛，佛從像出。一句佛號真是不可思議！

（河北省高碑店市周尚清口述 關信田記錄 二〇〇四年十月十七日）

按：彌陀分身百千億 泥木紙像即真體
或現光明或出佛 稱佛六字現稀奇

十三、佛光繞頂 病危轉安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五，我父親周開炎已經偏癱（中風）一個多月了。早晨七點，突然滿天烏雲，母親打來電話說父親不行了。我八點趕到，父親的腳已慢慢涼了，人已失去知覺，昏迷不醒。他這之前都沒念過佛。

當時，我和我媽、我姐、我妹四人為父親念佛，念到十二點，父親醒來，吃了一點點飯。我們又一直念到

晚上九點。後來，只有我一人在念，其他人去打牌了。

這時，下面平房鄰居見有白光在我們的屋頂上旋轉（我家住的是樓頂），很是好看，覺得很稀奇，跑過來叫我們去看屋頂上的光。那光持續約半小時，周圍鄰居都出來看，我媽她們也都出去看到了。有人要我也出去看，我說：「我要給我爸念佛呢！」

突然，父親大叫一聲：「你在說什麼？」就醒過來了。現在我父親已經開始念佛了，我們家也設了一個念佛堂。大家都知道念佛好，有一百多人來參加念佛。

（沅江市水利委周建和口述 釋淨宗記錄 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九日）

十四、六字佛牌 放光退鬼

距離弘願寺三十幾公里的蓮洲村上，有一婦人，殺豬幾十年，人們也就習慣稱她為「殺豬佬」。她對佛菩薩、天地鬼神、因果報應之類的事一概不信，並且反對。家妹嫁在此村，與殺豬佬是親戚。因家妹吃素念佛，殺豬佬便譏笑說：「年紀輕輕，吃什麼素、念什麼佛、相信什麼因果報應？如果真有什麼因果報應，早就報應上我了，看我殺豬幾十年，還不是活得很好嗎？」也難怪她這麼說，因為殺豬佬長得身高力大，健壯無比，連男人

們都懼怕她。她自己家蓋房子，可以左右腋下各夾一包一百斤重的水泥，直上屋頂。兩百斤重的肥豬，她可以把後腿一提就提起來。殺豬佬仗著自己身高力大，蠻不講理，與人爭執時，一橫眉，一拍殺豬刀，對方就不敢吱聲了。

但二〇〇四年二月，殺豬佬竟由家妹領著要來皈依了。我一見她的面，嚇了一跳：她人好像矮了一大截，精神憔悴，臉色黑得怕人；昔日的英雄氣概，蕩然無存；今昔對比，完全是兩個人。我當時心中就想：這人恐怕活不過一個月了。

原來，她得了怪病，全身腫得像吹了氣的豬一樣，

必須每星期花幾百元到醫院去抽水；抽完水後就同常人一樣，但一喝水，全身馬上又腫脹。所以有時渴得無法忍受，也不敢喝水，甚至連水果也不敢吃，只能用濕毛巾擦一擦嘴，真是苦不堪言。醫院沒法治，就去找神婆。神婆也沒法治。殺豬所賺的一點錢，全被看病花完了。實在無法，就來求佛菩薩，要皈依了。

我看她的樣子實在可憐，授完皈依後，又特別為她講解阿彌陀佛主動平等救度眾生的悲願：只要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現世自能消災解厄、祛病延年；若壽限已到，也可蒙佛接引，順利安穩往生彌陀淨土。

既免病苦煎熬及六道輪迴，且得永恆生命、身心自在。

但看得出來，她只是求病好，並不太在意往生。臨行前，我送她一枚兩面刻有「南無阿彌陀佛」名號的佛牌項鍊，讓她掛在脖子上，又拿了一串一百零八粒的念珠給她，對她講：「妳這是業障病，求醫求神都無用，回去好好念佛吧！」

二〇〇四年三月，家妹來告訴我說，殺豬佬身上發生了一件奇特的事：

清明節過後的第三天，她大白天正在家中坐著，看見從門口進來三個鬼，一個老鬼，看起來有五十多歲的

樣子，上身穿黑衣服；另外有兩個年輕的小鬼，一個拿著鐵鏈，另一個端著一碗湯藥。老鬼命令兩個小鬼說：「先把她套住，然後把藥給她灌進去。」可是那個拿鐵鏈的小鬼連套了幾次也套不住，老鬼就埋怨小鬼說：「你怎麼搞的，套也套不住！」小鬼抱屈說：「不是我不套她，我一套她，她的胸前就放光（因掛有佛牌的緣故），把我的鐵鏈打飛了。」老鬼說：「那就套她的腳吧。」事後，家妹問她說：「妳當時怎麼不知道念佛啊！掛著的佛牌都放光，那妳念佛不是光更大了嗎？」她回答說：「當時我哪裡想得起念佛啊，我一方面要吐血（她常大口吐

血，旁邊擺了個吐血用的盆子）另一方面我還要招架他們。」因她手裡剛好有我送她的一百零八粒的念珠，她便把念珠當作武器來抵擋小鬼套她的鐵鏈。奇特的是，念珠也放光（這應該是她用這串念珠多少念佛的緣故吧）。鐵鏈數次被念珠擋回，三個鬼也就消失了。

此事真是奇特。為求證詳情，我們派淨安法師專門帶攝像機去採訪殺豬佬，情形與家妹所述完全一致。殺豬佬還把褲腿拉起來，讓淨安法師看她正腫著的腿，上面還有被鬼用鐵鏈打到的印痕。

後來，聽家妹說，一段時間內，殺豬佬念佛還蠻虔

誠精進，身體也就恢復得較快。但事過境遷，漸而淡忘，加之沒有善友隨身，隨時提攜，她也就慢慢放鬆了，偶爾遇到家妹提醒，才又抓緊一點。就這樣時念時不念，現在雖然還保留著一條命，但病體纏綿，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似乎天地鬼神要借她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向人們告示因果報應的真實不虛；也教示人們：必須專修念佛，求生淨土，才是究竟解脫之道。

（釋淨宗 筆二〇〇五年三月）

按：因果報應信不訛 惡人自有惡來磨
苦因已種懼苦果 別無他法唯念佛

十五、六字佛牌 退附體貓

我的一位親戚李福英，也說不出她有什麼病，但一年到頭都是臉色難看、精神萎靡、要死不活的樣子。

今年五月，她媳婦因腦瘤不治，來住我家，隨我們在佛堂念佛，李福英也就經常來看她。可是每次到佛堂時，李福英就害怕，不是身上疼、就是一個接一個地打哈欠，渾身不自在、不舒服，且遠離念佛的人而坐。問她既來串親戚，也在佛堂念佛，為什麼怕？她說：「我也不清楚，就是怕。」我便懷疑她身上可能有別的什麼東西附體，但到底是什麼不太清楚。

有一次，我母親看她臉色很差，有氣無力的樣子，就想上前問問她，結果剛一合十，她就嚇得像動物一樣在佛堂裡到處亂撞，開始躲到她媳婦的身邊，覺得不安全，又「跳」到更遠的角落。她那樣子，不能說走或跑，確實就是跳，像動物的跳躍。見此情景，我便很溫和地叫她叫到身邊，要她不要害怕，並為她耐心開示，之後她才慢慢不那麼害怕了。

第二天清早，我們又到佛堂念佛。拜佛前，我想把我自己脖子上配戴的「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佛牌轉送李福英戴，好讓阿彌陀佛隨時護佑她，消除恐懼。剛這麼

一動念，正想摘還沒有摘，忽然見到了一隻半大不小的黃貓從佛堂快步逃跑。當我看清牠時，牠的頭已經到了門外，只看見了貓的後半部。這時我才想到昨天她的舉動確實像貓。

後來才瞭解到，幾年前她養了一隻黃貓，因冬天怕冷，睡在平時做飯的灶洞裡，被她一把火誤燒而死。因為這樣，貓才附上她的身。

這隻貓因佛牌的威力而退之後，再也沒有來過，而李福英身體也就越來越好了。南無阿彌陀佛！

（湖北潛江李祖章記 二〇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十六、立六字碑 永消車難

湖南省沅江市竹蓮鄉某段公路拐彎處，大約有五、六十米的路段，路邊的樹從來都長不起來，而其它路段的樹都有大碗口粗了。原因是這個拐彎處經常發生車禍，不等小樹長起來，就被撞斷了。附近的村民常聽到鬼叫。一聽到鬼叫，肯定要出新的車禍，多年來都是如此。而緊靠路邊的兩處樓房竟無人居住，因為此地不吉祥，主人怕鬼叫，就搬走了。

這件事傳到沅江市專修念佛的蓮友耳中，他們就集

體出資做了一塊「南無阿彌陀佛」大石碑，於去年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過小年的那天，二、三十位蓮友在法師的帶領下，專門僱車去到那裡念佛灑淨，安立「南無阿彌陀佛」石碑。全村的人知道這個消息，由村長帶隊，上到八十歲的老人，下到七、八歲的兒童，總共一、二百位，燃放鞭炮，趕來參加念佛，浩浩蕩蕩的念佛隊伍有條不紊，有一、二百米長，念了兩個多小時。蓮友們帶來的佛牌、念珠都被村民們一搶而空，大概是多年來他們被車禍鬼叫所擾，無法擺脫，而一心期望佛物能保佑他們平安吉祥吧。

自從「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的石碑立下去之後，當地再也沒有聽到鬼叫，也不再發生車禍了。而村民們因為得了這樣的好處，如果誰家有什麼事，就會帶著水果到「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的石碑前擺供磕頭祈求。

我們是六月十八日在王怡珍居士家聽說此事的。開車從沅江返回長沙時，正好路過那個地段，便一路注意，果然發現路邊有一個很大的石碑，我們都很有興趣地下車察看。只見周圍的情形正和蓮友們說的一樣。石碑高約兩米多，正反兩面都刻有「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大字，

兩邊還有一幅對聯：「世間萬惡當行善，阿彌陀佛度眾生。」下面一行小字「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六日沅江眾蓮友立」，都用紅漆描過，很是醒目。而路邊又整整齊齊地栽上了小樹，長得很好，沒有一顆被撞。只可惜我們沒有帶相機，不能攝下來。

（王怡珍、唐玉蘭口述 釋淨宗整理 二〇〇四年六月）

按：六字名號乃佛心 凡所在處鬼神欽
消災免禍平常事 往生極樂方稱心

十七、佛卡護身 大難不死

羅佛恩居士，成都人，今年廿七歲。四年前（二〇〇一年九月）離鄉背井，遠渡重洋，隻身到南非的約翰內斯堡打工。離家時，信佛的母親給了他一張「阿彌陀佛」的小佛卡，千叮嚀萬囑咐要他出門時一定隨身攜帶佛卡，回來時再恭敬地擺放桌上，這樣老人家每天念佛時，無論孩子身在天涯海角，都會有所感應，都能得到阿彌陀佛的庇佑……。

就為了慈母的愛心，從不信佛的羅佛恩居士把佛卡

放進隨身攜帶的皮夾子，每晚回來則把皮夾張開立著，放在睡覺時頭頂的木箱上；皮夾裡面除了佛卡，還有家人的照片。每當他打開皮夾，都會對著照片向母親說：「娘，我一定會努力，我一定不會讓您失望……」也總是依母親所教對著佛像恭恭敬敬念三聲「南無阿彌陀佛」。

那年的十二月廿五日，適逢耶誕假期，大伙起哄要去遊覽，羅居士心想總不能將來回鄉時說起非洲，居然什麼地方都沒去過，也就跟著去了。於是，一部八人座的廂型車，硬生生地擠進十五個人，在高速路上飛馳。南非的高速路既寬又平，排名在世界前三名。然而，就

在一個大下坡路段，正聽著前座興奮地喊著車速公里數「一七〇、一八〇……二〇〇、二〇五……」剎那間，樂極生悲的事發生了！失控的車子像個鐵桶往前死命翻滾了兩三百公尺！全車十五個人，除了羅居士奇跡般逃過一劫，其餘十四個人無一生還。

事後回憶當時的狀況：「一切發生得太快，就像小時候用棉線綁著石頭在頭頂上呼呼地轉，一圈又一圈，愈轉愈快，突然間線斷了，石頭飛得不知去向，腦子裡跟著變得空白一片……。只記得車禍發生意識到危險的瞬間，彷彿喊了一聲『媽呀！』這時候，一道金光出現，

自己完全被這金光所包住，人彷彿沒有任何重量，也就沒有任何的恐懼……」。

論當時車禍的嚴重性，理應全部罹難，無一倖免，何以羅居士獨免死難，且身無重傷？大家議論紛紛，都認為是他身上所帶的阿彌陀佛佛光攝護，也是他對母有孝，對佛有敬。一時間，好多在南非的華人都在找佛卡，想藉著身上帶的佛卡，以蒙佛護佑，保出入平安。

現在篤信佛教的羅居士有空總會到南非中國佛寺去當義工，幫忙廚房或者打掃衛生。每次見到華人，總是雙手遞上一張佛卡，不斷重複著他親身經歷「蒙佛護身，

大難不死」的故事……。
（羅佛恩口述 賴祥興筆錄）

按：佛卡護身免大難 異國他鄉現光環
若能歸依常念佛 方不負佛保平安

慧淨法師
淨宗法師

編述

念
佛
度
亡

增訂版

前言

有些人平時對死後的世界持否定態度，但一想到亡親故友，則又希望他們仍然活在某個世界，以便表達孝思，甚至能為他們做點什麼，報恩懺過，彌補心中永久的缺憾。

佛門中很多度亡的法事便因此成立，仗佛威神功德，亡者超升，生者心慰，感應昭昭，利益明顯，不少人由此步入佛法信仰之門。其中最簡易、最殊勝的當屬念佛度亡，無需繁瑣儀規，沒有艱深經文，一句阿彌陀

佛，任何人、任何時、任何情況下皆可稱念，念之立即有大感應，獲大利益。

茲錄念佛度亡實例三十餘則，件件不可思議，給人啟發，給人法喜，給人安慰。因其迴超凡情，信不足者難免疑誤。

或疑：念佛度亡如是之易，則生前不必念佛，專等死後請人念佛超度。

不知萬法之成專在因緣，而死後因緣極為不定，若無人為念佛超度，或神識投托異趣，或障深不能前來，或苦逼心狂失亂，或愚癡不生信願，皆不得度脫。縱然

諸緣皆合，幸得度脫，又何必白受一遭幽冥之苦。不如現在生信念佛，一生佛光護佑，吉祥平安；臨終佛自來迎，喜生淨土。

或疑：幽冥難知，無從考證，所記度亡事例自可視為主觀心理意識作用，如何定知能益亡靈？

若論凡心障隔，實無神通往返陰陽兩界，也無他心察知過往今來，但佛大智大覺，無所不遍，既然經中盛談念佛度亡，豈無事實為驗。又古今所載諸多事例，明顯可以斷知非純意識心理，自不可皆以「主觀」視之。

或疑：若所紀載念佛度亡如是靈驗皆是事實，為何我為亡親念佛沒有明顯感應？是否沒有利益？

當知感應有冥有顯，如陽光催生萬物，有現前觸目可見，有海底幽暗不知。根據佛法道理，但為亡親念佛，亡親必獲利益，而自己得益則更大。

願一切人子，尊重己靈，感懷親恩，現在者勸其信願念佛，已故者為之精誠回向，來日淨土永為眷屬。

目錄

一、自己念佛，父母往生	一
二、你佛給我，我就好去	二
三、念佛薦亡，夢中謝別	三
四、佛音響起，母靈求度	四
五、彌陀放光，接引亡靈	一〇
六、盲魂說，我目金要往生	一四
七、臨終念佛，度十餘冤魂	一七
八、彌陀聖號，度九六牛魂	二一
九、解色情怨，附體離身	二八
十、三句佛號，外靈離身	三〇
十一、烹殺墮獄，念佛超生	三三

十二、蟒蛇亦願，念佛成佛	三五
十三、討債冤魂，一齊超生	三九
十四、一次助念，無數往生	四二
十五、清明念佛，普度怨親	四五
十六、念佛中已故廿年父親往生極樂記	五〇
十七、遙隔千里，助念得生	五三
十八、出地獄河，生極樂土	五八
十九、念佛當晚，亡父脫苦	六二
二〇、亡牛超生，不再入夢	六四
二一、念佛見佛，廣度亡靈	六六
二二、念佛感應，亡魂求度	七一
二三、因我念佛，祖靈求度	七四

- 二四、夢中念佛，度脫鬼魂……………七八
- 二五、死後助念，夜空金蓮接引……………八〇
- 二六、「專復專」蓮友念佛超度感應錄……………八四
- 二七、彌陀落座，冥眾生西……………九二
- 二八、應聲佛現，立撮吸歸……………九四
- 二九、念佛五天，度靈無邊……………九九
- 三〇、一句佛名，度脫畜生身……………一〇五
- 三一、本願超度，其力難估……………一一六
- 三二、外靈附體，念佛往生……………一二五
- 三三、陰間眾生歡天喜地打佛七……………一三五
- 三四、助念真鑒（真誠念佛 亡靈離獄）……………一三七
- 三五、播放念佛機超度祖先的實例……………一四四

一、自己念佛 父母往生

清朝，周汪氏，華亭人。夫周文榮，家貧，遊幕遠方，客死湖北，久無音信。女工自活，長齋奉佛，撫子成立，命尋父骨歸葬，旌表節孝。晚年，念佛益虔，願父母翁姑及夫，齊生蓮界。後得疾，閉戶念佛，不問家事。

臨終謂子曰：「昨夢汝祖父母、外祖父母、及汝父，均住蓮華世界。現前有五色雲，擁一蓮如舟，我即乘此往生也。」言訖而逝，室香如蘭。

（染香集、淨土聖賢錄）

二、你佛給我 我就好去

無錫近來念佛者甚多，一人會做素菜，凡打佛七皆叫他做菜，彼日日聽念佛聲。後其子將死，即曰：「我要死了，然不能到好處去，你把你的佛與我，我就到好處去了。」

其父云：「我不念佛，那有佛？」

其子曰：「你佛多的很，你只要說一聲，我就好去了。」其父曰：「那隨你要多少拿多少。」其子即死。

自謂「素不念佛，何以有佛？」明白人謂：「汝做菜時，所住之屋，近念佛處。日日常聽大家念佛，故亦有大功德。」

此係無心聽者，若留心聽，功德更大。念經則無有重文，不能句句聽得明白；即留心聽，亦難清楚，況無心乎？可知念佛之功德殊勝。

（《印光大師文鈔》第五冊三〇七九頁）

三、念佛薦亡 夢中謝別

予嘗與鎮江士人張繼祖言西方事，繼祖信之。其乳母死，多為念阿彌陀佛追薦。一夜，夢其乳母，借背子衣之，來謝繼祖而別去。此念佛追薦之效也。

（王日休《龍舒淨土文》卷八）

四、佛音響起 母靈求度

一九九三年的臘月二十五日，是個下著細雨的日子，微冷的清晨，便被朋友的電話叫醒，要我陪她去佛寺「打佛七」。當下我的反應是：「開什麼玩笑？那是老太婆的玩意，我們這種知識分子，怎會去那種地方？」儼然一副正義凜然的樣子，但我這不去的決心，最後還是在體諒友人初到異邦、語言不通又不會開車的落寞心情下，逐漸瓦解。

到了南天講堂，勉為其難地跟著朋友跪拜、念誦、繞圈子，心裡卻老大不願地嘀咕著：「怎麼總是繞圈圈？虧她還能拜得這麼一臉虔誠！」而就在心裡正不停地嘟囔著

時，抬頭忽見佛殿木門外，不知何時已站滿近百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身上大部分穿著古式唐裝，並且個個念念有詞，聽起來好像是「阿彌陀佛」。我看著看著，心裡不禁竊笑這些人真是「冬烘」。不料，人群中忽然有個特別的人影，深深吸引我的眼光，那手縫的黑頭包鞋，灰紅相間的衣裝，還有那曾被我譏笑「老古董」的唐式布包，如此熟悉的粧扮，難道是……？顧不得眾目睽睽之下，我忍不住地用力推開人群，跳過一排排棗紅色的拜墊，向外衝去。「是她！真的是她！」我內心激烈地喊著，淚眼模糊地大叫一聲「媽！」隨後即失去知覺，倒在木門下。

是朋友的呼喚和額上的刺痛把我拉回現實。睜開眼，只見法師們正忙著幫我壓穴道，朋友則是用一雙被嚇壞卻又關切的眼神望著我。回想起剛才那一幕，我不禁又悲從中來，嚎啕大哭。待這陣傷痛漸漸平息後，法師遞給我一杯溫茶，輕聲問：「妳還好嗎？有什麼事我們可以幫忙？」望著那慈悲的目光，我終於緩緩釋下心靈深處的秘密。

四十年前，當我還是七、八歲的小女孩，我們劉家在村裡是名門望族，後來因時勢不穩，父親才決定舉家遷往新加坡。在人生地不熟的環境下，幸好有父親的友人，介紹他開了間雜貨店，由於誠信經營，生意越做越

大，不到半年，陸續又開了兩家分店，相對的父親也因忙碌而時常晚歸。我們兄妹三人因各自忙著學業，倒也不以為意。不過苦的是母親，自從來新加坡，八年了，從未踏出大門一步，如今父親又忙，她在家就更顯孤單了。

上大二那年，某日晚歸，一進門就見父親鐵青著臉，大口大口地喝酒，房內則傳來母親哭泣的聲音，我納悶地正想詢問，不料父親卻大喝：「沒妳的事，進房去！」於是我只得滿懷狐疑，帶著不安入睡。

次日凌晨，因內急醒來，廁所燈早就亮著，等了十分鐘，還是沒人出來，敲門也沒回應，篤篤的叩門聲

吵醒父親，只見父親似乎想起什麼，衝到樓下，拿了鑰匙，打開浴廁門。眼前，是那熟悉的黑頭包鞋，灰紅相間的唐裝，但母親為何懸那麼高？表情為何那麼痛苦？「天啊！……」看著父親割斷天花板上的白麻繩，抱著母親瘦弱的身子，我心裡從此烙下一生難以忘懷的悲痛，也為此遠離父親來到澳洲。

聽完我的敘述，法師們並沒好奇探問，只溫和地告訴我，可以為母親立牌位，念佛迴向，仗佛光明，使母親早生善道。於是我懷著感恩的心為母念佛，心中也默許一願，每年佛七，必為母念佛。

一場佛事，釋放心中的秘密，也解開了我的心結。回到家中，看著正在做功課的孩子，我終於下定決心撥一個二十年來不曾忘記卻不願打的電話號碼，當話筒那端傳來父親熟悉的聲音，我內心不禁顫抖著，一邊也喊著「念祖、念恩，來和爺爺說話……。」

（一九九五年十月《覺世月刊》一三四八期〈佛音響起〉古玉）

按：現世祖靈 過去冤親 或有跟隨 在我身邊
親而苦者 望我薦拔 若是冤魂 伺機報復
我若念佛 或往聽經 此之冤親 正好得度
聞佛本願 救度之義 能解冤結 能薦冤親

五、彌陀放光 接引亡靈

這是發生在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農曆十一月初九日，因念一句萬德洪名的大咒王而得到不可思議感應的事實。

住在台中市互助新村的一名婦女賴某，年五十四歲，她曾帶她五歲的孫兒到其對門李金芳蓮友家，給加持大悲咒「收驚」。加持大悲咒收驚是有效驗的，亦是一種善巧勸人念佛的方便法門。

初九那天中午，賴某正在廚房做事，忽然間她的頭低

沉了下去，周身抽筋。那五歲的孫兒倒很聰明，見狀趕快跑到對門大聲呼叫：「食菜阿婆，食菜阿婆……快去幫我祖母收驚。」李金芳蓮友立刻就到她家裡廚房一看，嚇了一大跳，只見賴某雙目翻白，已昏迷不省人事。她七十多歲的婆婆正扶著她的右脅，大兒子扶著左脅，二人都嚇得直叫。金芳蓮友教他們要鎮靜一點，大家一同念阿彌陀佛，這樣的大約念了二十分鐘，賴某在昏迷中嘆了一口氣，才開口說：「他站在那裡，要我跟他一同去。」金芳蓮友問他：「他是誰啊？」賴某答：「是我丈夫林某。」金芳蓮友一邊高聲念佛一邊對鬼魂說：「林先生啊！你可不

要帶賴某去，你要好好保佑她身體平安，因為她是個孝順的媳婦，上要侍奉你的母親，下有小孩尚未成年，須要栽培，你千萬不可帶她去啊！」賴某的婆婆這時也說：「兒子呀！自你去世後，媳婦與我相依為命，你不可領她去，你假若領她去，留下我老的老、小的小又怎麼過日子？你就是大不孝。」金芳蓮友再勸鬼魂：「林先生啊！我念阿彌陀佛，你亦要發心念阿彌陀佛！」說完就一直念「阿彌陀佛」，不斷地念，念了差不多半點鐘。只聽得賴某又說起話來了，她說：「三仙金燦燦的，三仙金燦燦的，先生也去了。」金芳蓮友問她：「妳問問看，三仙是什麼名？」

賴某說：「他說是阿彌陀佛放光加被。」賴某在昏迷中即時清醒起來，不幾天身體就平安無事了。（三仙即三尊，因為賴某非正式佛教徒，不知尊稱三尊。）賴某這次受這種苦厄，亦不無原因，事後她的婆婆對金芳蓮友說：「她的兒子林某與媳婦賴某結婚以後，從未吵過一次嘴，是一對恩愛的夫妻。自從三年前林某去世後，賴某天天想念丈夫，在十幾天前獨自一人跑到墓前掃拜，痛哭了一場，所以自那天起，她每夜都夢見亡夫回來家裡，奇怪的是，不僅她一人夢見，家中老幼每個人都夢見。」

（林看治《念佛感應見聞記》）

六、盲魂說 我目金要往生

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二月十三日，淨行腳至東部，知道此地某處是全省牽亡最有名之處，好奇之故，便順道前往觀看；抵達時已是晚上，在此掛單一夜。牽亡是在中午過後進行，靈媒有兩位，各在大殿兩旁招魂。

隔日下午淨在右邊觀看頗負盛名的靈媒林千代牽亡，不知過了多久，忽聞左邊呼叫著：「有和尚嚙？請伊來念往生咒。」（台語）一聞此語，知此時此地除淨之外

別無和尚，於是便快步往左邊走去，見另一靈媒已被亡靈附身，家屬扶著雙手緩慢前行，一眼便直覺此亡靈是個盲者。

淨向前便主動的念起「往生咒」，剛念不到幾句，此亡靈突然雙手略微向上一震而說「我目金阿！」（台語，雙眼復明之意）淨不意有此動作，依然持續念咒。突然亡靈雙手往後一仰說「我要往生了！」此話一落，靈媒也當下往後傾倒而醒轉過來，兀自地回到她的崗位繼續下一位的牽亡。

此時淨及其家屬並在旁觀看的兩位大專青年，不禁

一愣，為這亡靈剛附身前來，一聞咒音便立刻往生而去的突然落幕而訝異、感動、讚歎。

經過交談，知道這位亡靈是位女眾，去世已經五年，在世時是個盲者，自己有間小佛堂在拜佛。

事後回想：平常念往生咒都是至少三遍，然而這次似乎不到一遍，亡靈一聞，立刻雙眼復明，再聞當下立即往生，直接了當，乾淨俐落；此之咒力度亡，因緣殊勝，不可思議。

往生咒在於彰顯「南無阿彌陀佛」之六字洪名的萬德之一，六字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往生咒既有如

此殊勝功能，則稱念或聽聞萬德莊嚴之六字洪名，更為簡易殊勝。是以千經萬論，處處指歸極樂；往聖前賢，人人皆勸念佛。《無量壽經》言：

其佛本願力 聞名欲往生
皆悉到彼國 自致不退轉

（慧淨筆）

七、臨終念佛 度十餘冤魂

普吉尼師，臺灣人。在家時喜歡惡口罵人，與大眾結惡緣。後來，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出家為尼，有一天

忽然雙目失明。

七十多歲，又患病，全身腫脹，前往無上禪師閉關的金剛洞，哭訴請求說：「我將要死了，請師父您救我脫離苦海。」

無上禪師回到寺院，看到她的寮房，屎尿骯髒，臭不堪聞。普吉尼師日夜時常哀泣呼號，說她被十餘人毆打，並且呼叫出冤魂的姓名。

她俗家的弟媳婦來探病，無上禪師問：「妳大嫂所叫的姓名，妳認識嗎？」答：「知道！都是被大嫂年輕時害死的人。」難怪那些冤魂毆打她而使其全身腫脹、

皮破血流了！

無上禪師於是為她打掃一間空房，床中鑿開一個洞，下面放置一個桶子，可大小便。

普吉尼師仍哀泣呼號如前，並將頭面鑽入洞下的便桶。無上禪師便善巧開示說：「妳要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淨土，才可離苦得樂。」普吉尼師回答：「眼前一片黑暗，我不會念。」

禪師說：「妳跟隨我念。」

大約念了一小時左右，普吉尼師忽然出現笑容說：「現前已一片光明，那十幾個冤魂，還站在那個地方笑呢！」

那十幾個冤魂馬上附在普吉尼師的身上，借其口說：「感謝師父您的慈悲，一個罪大惡極的盲老人，竟然度了我們十餘人出苦。」

禪師說：「冤可解不可結，你們也應該隨著念阿彌陀佛，帶業往生，才能脫離生死大苦。」並囑咐普吉尼師再度誠地跟隨他念佛。

又念了一個多小時，普吉尼師說：「現已滿天光明，雲端上有白衣聖眾，接引我們去西方極樂世界。」接著合掌向天空微笑，安詳而往生。全身的腫脹尿血，隨即消失轉為清淨，毫無臭氣。（念佛感應見聞記、淨土聖賢錄）

按：臨終苦逼 冤魂現前 何法能救 唯靠佛緣
但教稱名 佛光照護 身心安穩 自他皆度
若不念佛 必墮地獄 輾轉三塗 求出何期
念佛功德 不可思議 皆是彌陀 大悲願力

八、彌陀聖號 度九六牛魂

九十六牛魂：是四川南部劉淨密居士家的女傭聶嫂宿世以前所殺之牛。聶氏：四川人，自出嫁後，常被鬼怪作弄，每年必定發作數次，苦不可言。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二月，聶嫂幫傭於劉家，

忽然生大病，全身起紅疤，痛癢萬分，心中麻癢想要尋死。於是就要外出尋河投水自殺，被大眾攔阻，好像瘋狂的樣子，大唱殺牛之慘歌，聲音清脆成韻，喧鬧不休。

劉淨密居士前往詢問何故？答云：「老爺寬宏大量，我不是聶氏，是她遠世以前在萬縣為屠夫時所殺的牛。現在來此向她索取性命的，有九十六頭。」

劉淨密告訴牠們說：「你們真是大糊塗，實在是由於你們先殺她，然後變成牛而被她殺。否則，她為何這麼巧只殺你們九十六命呢？現在忘記你們先殺過她，只記得她曾殺你們，如此輾轉尋仇，名曰苦輪。永遠相殺不

休，究竟有何好處呢？」

牛曰：「若是這樣，我們實在錯了。但我們脖子下，血還淋漓，痛苦尚未停止，由此痛苦而想到來源，生起報復之想。」

劉淨密說：「這個不難化解。」即命僕人取茶水半杯，持誦甘露咒三遍，叫她喝下去，她的手無法彎曲，說：「牛的蹄足怎麼能拿杯子呢？」於是叫僕人為她灌下去。

她才喝下去，高興地說：「真是好神妙之水。」

撫摸她的喉嚨說：「已經痊癒了！」

又撫摸她的手說：「蹄已經脫離了！」

再撫摸她的頭說：「角已經沒有了！」

慶幸之餘，向著虛空說：「告訴你們，如再叫我牛王菩薩，將不容你了！」

劉淨密接著為說無明輪迴時痛苦的情況，又讚歎彼極樂世界的安穩快樂，永免苦輪。並問牠們說：「你們願往生嗎？」

回答說：「既然如你所說，為何不願意呢！但我們罪障深重，怎麼能去呢？」

劉淨密說：「你們能發願念佛，欣喜羨慕彼極樂世界，我當為汝等請阿彌陀佛，前來接引你們，好嗎？」

回答說：「很好！很好！但我們長久處於飢餓，願賜

一些食物。」劉淨密就答應牠們，即以潔淨的杯子盛裝清水及飯，誦變食咒七遍，灑在竹林中。沒隔多久說：「我們吃得很飽滿」，而歡喜致謝。

劉淨密隨即於後窗空地燃香燭，恭請阿彌陀佛，再為念〈往生咒〉、《心經》、〈大悲咒〉及佛菩薩名號。

她說：「你們快看，阿彌陀佛一請即到，高立於窗外，金身丈六，諸位快快收拾，隨佛去也！」

此時劉妻汪志西在室內，問說：「你們見到淨土嗎？」答曰：「見！」問說：「什麼樣子？」即詳細地說明其所見到的景象，皆符合於淨土經典。

牠們臨走時至誠地感謝說：「此番盛意，令我們多世的沉冤，一朝冰釋，我們擾亂她多年，使她常常受苦。如今仰仗阿彌陀佛來迎接，往生西方淨土；聶氏她這個人，還希望您慈悲，勸她念佛，同生西方。他日老爺太太往生西方淨土時，我們一定隨佛來迎接，並將今日念佛功德，奉還自受。」說完後就寂靜下來了。

不久之後，聶氏醒過來，問她，她說：「我如同在睡夢中到了城裡，走到西街，看見群牛以凶惡的態度朝向我，群牛的脖子下流著血，尤為可怕。正在緊張害怕之間，聽到老爺的聲音，境界忽然改變，平坦的地面及茂

盛的樹林，清新雅緻適合遊玩，忽然聞到飯香逾於平常，群牛吃飯於樹林中，跳舞歡樂。其他的就不太明瞭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鬼祟，而聶氏也長年吃素了。

劉淨密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春天，在西康出家，法名慧定，這是在出家之前所記載的。

（《皆大歡喜》第一集、淨土聖賢錄）

按：不論善惡 不論諸緣 一稱佛名 佛即現前
凡夫肉眼 雖不能見 鬼有五通 自能明辨
救度苦機 是佛本願 主動平等 絕無條件
願生者生 稱念者生 有此信心 一念即生

九、解色情怨 附體離身

李德華，女，三十歲，遼寧省喀左縣南哨鎮人。二〇〇一年秋在地裡幹活時，見一股黑煙直撲而來，晚上就見到一個男子要折騰她，又不敢對別人講。到幾個寺院辦過佛事，也不起作用，已花了幾千元。

十一月三日，她請我們為她念佛。午餐時，見她面色蒼白，心裡鬧騰得難受。我們勸她念佛，並開示附體說：「無論你是哪位，請先把怨恨放下，跟我們一起念佛。蒙受阿彌陀佛慈悲救度才是出路，才能離苦得樂。」

否則，怨怨相報何時了？」

下午念佛時，李德華覺得渾身麻酥酥的，附體紮紮實實地從腿到腳退下去了！感動得她大聲念佛，連連拜佛，淚如雨下。

再看她，氣色好多了，精神振奮了，有說有笑了。「阿彌陀佛可救我了！」

蓮友們切實感到阿彌陀佛最可親、最可信任，因此不辭辛苦，有求必應，心甘情願到各處念佛，弘法利生，以報佛恩。活這麼大年紀，只有今年值得回憶！

（遼寧省喀左縣大城子鎮 李玉輝記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十、三句佛號 外靈離身

我自小體弱多病，而又早婚，育有三位子女，婚後公婆、丈夫常瞧不起，最後終於協議離婚。

因為我常生病，家中又不和，所以只要聽說哪裡的神廟或神宮有靈驗，便去敬香，但結果總是高興而去、失望而回，最後甚至想了斷自己。

數年前，我又病了。這次病得夠離譜，葬儀社差點都趕來了。本來好端端的人，突然連續數日晚間無法安眠，走路時頭必須歪向一側，無法伸直，只要一伸直，就有

人跟我說話，發號施令。西醫說是腦神經衰弱，中醫說是氣血不足，婦科說是接近更年期使然。這個病讓我痛苦得無法形容，短短二十多天，我被折磨得慘不忍睹，臉色蒼白可怕，體重由四十八公斤掉到三十八點五公斤。

我自小常到神廟燒香問事，不懂得念佛、念經。直到有一天，偶爾又到廟裡燒炷香，流著眼淚訴說著：「我一生對神如此誠心，為何讓我長年身體不好呢？現在又離婚，三個子女又歸我照顧，我該怎麼辦……」桌上放著幾本結緣書，於是我就請了一本回家閱讀。

書中說：想消除病痛、消除業障，只要誠心念阿彌陀

佛，自然會改善。我半信半疑，死馬當做活馬醫，試試看吧。念第一句阿彌陀佛時，無感覺；念第二句時，耳邊有個聲音，聽不清楚；念第三句時，聽得一清二楚，我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告訴我說：「我並非惡意捉弄妳，只是看妳心地善良，我無法找到別的善良的人身，才躲在妳身上。妳不要再念佛了，快帶我到寺院去，我馬上就走。」多麼有力的三句佛號，竟然救了我！

（林麗華記錄侯秋東《活生生的感應》）

按：業障纏身他附體 西醫中藥皆不濟
死馬當作活馬醫 三聲佛號現神奇

十一、烹殺墮獄 念佛超生

我父親一輩子從事殺生職業——熟食加工，幾十年中烹煮動物不計其數。一九八九年，老人撒手人寰（當時由於我們綏芬河市地處邊遠，還沒有人信佛）。

我學佛後，有一天晚上，在夢中見到了父親。他被攔腰吊在一根鐵絲上，頭腳都朝下，地上有一灘血。我突然意識到：因無明而造了無邊罪業的，何止我父親一人？我生生世世的父母何嘗不是如此？我便把彌陀名號的圓滿功德迴向給他們，借助佛力救度他們。

一九九八年的一天夜裡，我又夢見黑龍江齊齊哈爾大乘寺方丈妙修老和尚。他身穿紅色袈裟，坐在法堂上，堂上還有一望無邊的眾生（都是男的）在聽法，旁邊有很多空座位。我走到老和尚面前，合掌念了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老和尚點點頭，給了我一捧荷花籽。當時我想：一粒荷花籽就是一粒成佛的種子啊！一定是讓我結緣給眾生。老和尚又送給我一株荷花，說道：「你爸爸再也不用受苦了。」

再夢見父親時，他已是滿面笑容。他身旁還有一口大鍋（就像生前工作時用來煮熟食的鍋一樣），可是鍋

中乾乾淨淨，什麼也沒有；鍋的後面站著好多佛菩薩。
我想，父親已經往生了，同佛在一起了。

（哈爾濱悲立記錄 二〇〇四年九月）

十二、蟒蛇亦願 念佛成佛

二〇〇〇年我參加台灣慧天法師、體慧法師在黑龍江省佳木斯市佛光寺打的三個佛七。第一個佛七的一天上午，我回到房間時，突然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居士進來，一頭倒在床上大哭。我見她如此不正常，就上前說道：「你是哪一位？同她有什麼因緣？還是哪一位怨親

債主來攪亂她？恩恩怨怨何時了，別纏在她身上了。」這時，這個附在女居士身上的東西不哭了，說道：「我是一條大蟒蛇，多劫前是一位妃子，懷疑心很重，橫死了，因一念的瞋恨墮落成蟒蛇。」

我問牠：「你是否很苦？」

牠說：「墮入畜生道實在太苦了，那就不用說了。我再有八天就可為人。」

原來佛光寺舉辦地藏法會已經二十二天了，再有八天就結束。牠以此功德就能夠轉世為人。《地藏十輪經》中說：十方世界，你要到哪個世界，地藏菩薩都送你去。

那蟒蛇真是有殊勝因緣，佛光寺地藏期就要結束，又趕上打佛七，牠聽說念佛可以往生佛國成佛，說道：「西方三聖殿在打佛七，你們把本寺師父找來，給我掛牌，我要成佛。」

我說：「你剛才還說再有八天就為人了，怎麼又要掛牌成佛呢？你到底想怎樣？」

牠笑著說：「你看我成佛好，還是為人好？」

我說：「當然成佛好。」

牠說：「那就是了啊！快去找師父來。」

一會兒，師父來了。蟒蛇說道：「快把我扶起來，

我躺在這兒太醜陋了。」

我把牠扶起來，牠也坐不起來，一頭躺在我的懷裡，我覺得身上冰涼。

牠從兜裡拿出一百元，說道：「師父！快給我掛牌，我也要念佛成佛。」

法師答應了牠，牠非常高興地說：「謝謝法師！」

（北京回龍觀龍華園小區二十六號樓二門五〇二

徐慶豐、孟立開記 二〇〇四年九月）

按：地藏法會功德深 能轉蟒身成人身
究竟不如念彌陀 攝歸極樂直成佛

十三、討債冤魂——齊超生

周志學，遼寧省喀左縣人，男，七十五歲，年輕時參加過朝鮮戰爭，後回家做農民。

周一生未信佛念佛，臨終前一月，因病重不治，才在老伴勸說下開始念佛，但以念佛機為主，自己念的少。

七月十二日晚九點，我們幾位蓮友去給他念佛。只見他眼窩深陷，骨瘦如柴，口張目睜，氣息奄奄，相很難看。眼珠已不轉動，除一口氣未斷外，全無知覺，他

家人說已半個月不會說話了。

念佛二十分鐘後，周的頭即能左右微轉，手也能擺動了。十一點，周已大清醒，示意要喝水。助念期間開示、念佛交替進行，大意是勸周放下，心中念佛，隨佛往生；並開示怨親債主此時不要妨礙，應隨眾念佛，願生淨土，阿彌陀佛也決不嫌棄。周聞開示念佛，面露笑意。

一夜念佛不止，到十三日早五點半，周完全清醒，喝水，喝奶，還吃藥，家人認為好了，竟又要請醫生來打針，念佛被終止。周再度昏迷，趕緊念佛，五、六分

鐘，周安詳落氣。

下午三點火化，骨灰呈黃、白、綠、藍、黑五彩之色，還有一個蓮花苞。

此後第三天，周的二兒子夢見父親在一個很好的城裡，對他說：「我走了！」跟前有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

事隔五日，我們回訪周家，得知周的哥哥年輕時與人起誓，堵死一個七歲男孩與一個五歲女孩。

（二〇〇一年七月三十日 李玉輝 記述）

十四、一次助念 無數往生

昨日（二月初六）的助念，是最為殊勝的助念。全是佛菩薩的護念，佛菩薩的安排！

凌晨二點四十分，我被一陣念佛聲驚醒，其聲悲壯而苦，縈繞佛堂，整日未停。我直覺：又有老人去世，要我們去助念了。晚七時半，蓮友告知：孔醫生之母去世，尚在病房，請去助念。趕到一見，正是家父十幾年前病逝之病房，觸景生情，子欲孝而親不在的傷感自然而生。我若早早學佛，那多好啊！但願青年們早早步入

佛門。

一張小小的阿彌陀佛接引像，一盤檀香，便是最簡單的佛壇了！我穿上海青，披上縵衣，用白天佛堂裡聽到的悲壯念佛聲，緩慢而莊重地念著，中間分三次給孔母、給在此病房、在此醫院去世的靈魂，及其他有緣眾生，開示阿彌陀佛的第十八願，勸導共同念佛，往生淨土。

一位蓮友因有特異感應功能，在此等場合每有所見。助念中她幾次欲言皆被我阻止。七人一心念佛，助念結束時，問她見到什麼，她說：「剛來時即見佛像旁

有觀音、勢至二菩薩，二十分鐘後，阿彌陀佛至，旁有寶塔幾座，數色蓮花一朵，很大，會轉動，一朵黃色小蓮花；孔母即乘坐黃蓮之上。但是很久寶塔蓮花、阿彌陀佛聖眾等都不走，似在等人。不久，見很多人如螞蟻一樣爬上那朵大蓮花上，大蓮花旁又現眾多小蓮花，每花之上皆有人。還看見地藏菩薩並十幾位披黃袈裟、頭光光的和尚，也在合掌念佛。」

一句佛號，具足無上功德，眾生稱念，皆得往生，有什麼可懷疑的呢？

（佛曆二五四五年二月初七 慚懼人 悲福居士 記實）

十五、清明念佛 普度怨親

賴永福是我們當中皈依最早的老居士。一天，他對我說：「我阿姑想請蓮友去她家念佛。她們村幾年來有二十多人是少年夭亡，最好清明節那天去念佛，超度亡靈。」於是到清明那天（三月二十日），我們幾個蓮友就到他姑家去了。

設好香案，燃燭上香，就齊聲念佛。當賴居士問我是否將兩個已去世的兒子的名字寫上時，就聞到一股屍臭味，陰靈已經到了。隨著佛號聲，這股臭味不久就消失了，大家又聞到奇異的香味，香爐裡的香也在頻頻振顫。

休息時，有蓮友說：「我們念佛時，阿彌陀佛就來了，滿臉微笑，笑得真好啊！」

一位鄉下的老人說：「我也看見了。」

另一位說：「空中有一朵大蓮花，開始有兩個人上去，後來又有五個人上去，最後來了二、三十個，都上去了；一上去，就各人一朵，大家都坐在蓮花上。有一個人走路不便，慢慢地移著步子趕到的；還有一個來時，是頭朝下的，上到蓮花上，蓮花也是倒過來的。但他們並不是馬上去的，而是進到照片裡的寺院，拜佛之後才上蓮台的。」

問當地蓮友：「村裡是不是有走路慢慢移著走的人去世？」

永福的阿姑說：「可能就是我那個『老鬼』（指她丈夫）！」

蓮友問：「為什麼有個人是倒立的？」

我說：「可能是下了倒懸地獄，現在得救了吧！」

一個當地人說：「村裡有個人是頭朝下跳樓死的。」

又有沈湘琴蓮友請我們去她家。一進屋就開始念佛，一個小時後結束。蓮友們就議論所見到的瑞相，說：「已去世的父子倆，在佛台前，各坐蓮花，一邊一個。」

一位蓮友說：「念佛時，我清清楚楚看見極樂世界的八角樓，金碧輝煌，七寶池水清清的，岸上有好高大的樹，空中有很多寶塔。三聖來時，空中有朵會轉動的寶蓮花，有數不清的人進到寺院拜佛後，就坐上蓮台，一人一朵。」

我們又到程佩久居士家，和他家的親眷一起念了約三個小時佛。結束後，蓮友說：「當時西邊山上閃著白色的強光，還聽到程家四位已去世多年的老祖宗在一起議論，『是不是上去？』『還是去啦！』然後就看到他們四人上到蓮花台坐著。念《阿彌陀經》時，觀世音菩薩

手持經書，在我們面前來回走著念。」

最高興的是賴俞芬姐妹，她們都看到自己的父母坐上蓮花，得以往生。

在鄭德娟家念佛時，一位蓮友看見一個老太婆與我們一起跪著念佛，但她並不上蓮台。地藏菩薩勸她說：「你上去呀！」她才上去。當這位蓮友說出老太婆的相貌時，鄭居士說：「是我媽啊！可能是捨不得自己的女兒，在菩薩的勸說下才得以往生。」

（廣西賀州市八步區西灣鎮農機供應站 魏南林記錄

二〇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十六、念佛中已故二十年的父親往生極樂記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早上，我隨濟南的同修到九曲聽法。道場不大，卻也清淨。整潔的小院，親切的蓮友，令我有到家的感覺。

講法者是善知識肖老師。她時而動情時而委婉，真情宣說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諄諄善導我們接受阿彌陀佛的救度，苦口婆心的給我們講解，在未法時期，我們只有靠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才能逃出六道輪迴的苦海。肖老師聲情並茂的宣說，使在座的蓮友信心十足，

個個法喜充滿。

最後肖老師帶領我們唱念「南無阿彌陀佛」聖號。念佛聲中，我看到西方三聖（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閃著金光從天空緩緩而來，阿彌陀佛身旁還有一個碩大的蓮花。就在我為看到了西方三聖而興奮不已時，又看到一個身穿灰色衣服的男性長者，向西方三聖走去。如此親切的背影，如此熟悉的姿態，啊！是我父親！對！沒錯，正是我死去二十年的父親。我狂喜不已，拼命的喊：「爸爸，爸爸，我在這兒……」，父親似乎聽到了我的喊叫，他一隻腳踏在一個碩大的蓮花，

扭過頭對我說：「淨土見」。說完，父親已然是身穿袈裟、雙手合十、坐在蓮花上的出家人了。

「南無阿彌陀佛」多麼殊勝啊！讓我親眼看到去世二十年的父親往生！

「南無阿彌陀佛」多麼慈悲啊！救度十方眾生是您的本懷，也是我們帶業凡夫回家的唯一行門啊！

每每說起此事，我都控制不住自己激動的心情。此時又已是滿臉淚水、泣不成聲。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何蕊）

十七、遙隔千里 助念得生

政府還未開放大陸探親的時候，父親就經香港回大陸了。至今我都沒再見過他老人家。

前陣子，大約在四月初，不知為什麼，突然心裡一直想去湖北看父親，直覺告訴我：他老人家可能不在人世了。但大哥和大妹都不願意去，我先生也不贊成。那段時間，眼皮一直跳個不停，四月十七日下午大約三點半，大妹打電話給我，說大陸來信告知，父親已於三月二十九日過世，很快就火化埋葬了，請了一個戲班表演，還殺了一頭豬（他們讓我父親更造業了）。想到父

親這一、二十年沒有子女陪伴，生病時也沒有子女陪伴，過世、安葬都沒有子女在旁，我心裡好難過。

晚上到書院請問淨音師，我難過得直流眼淚，哽咽許久，無法開口。淨音師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說我爸爸過世了，我問是到父親墳前去念佛比較好，還是在這裡念也可以。淨音師告訴我：人死後神識是無處不至的，可以在這裡念佛迴向，告訴他彌陀本願，請他念佛。我就坐下來隨眾念佛。

當時我非常難過，好幾次都要哭出來，但咬著嘴唇強忍著繼續念佛，我想：我大概無法看到佛菩薩，

父親恐怕聽不到我的呼喚。坐定後才一念佛，眼前出現高大金身的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也是高大金身，我從沒看過金色是這麼得亮，我心想：是不是今天書院燈開得比較亮？睜開眼看燈，並不太亮；合上眼，還是非常亮。我還看到彩色的雲，一朵一朵的，好像花兒一般。又看到好多彩色蓮花，實在無法形容它們的美妙莊嚴。

我心裡叫著父親，沒想到父親就出現在右前方，我心裡跟父親說：「爸！您坐下，我們一起念佛。」話一說完，父親已經坐在男眾的第一排第一個位子了。

我念著佛，見父親轉頭看我。我知道父親沒有跟著念，只好就我僅知的一點點念佛道理跟父親說：「阿彌陀佛有發願，只要你想去淨土，你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以去了。爸！你跟著念佛吧！」

可是，才念了一會兒，父親又回過頭來看我。我又跟父親說：「阿彌陀佛那裡只有快樂，沒有痛苦，母親現在也在那裡。」接著請父親跟著念佛。就這樣來來回回好多次，父親就是沒有跟著念。我好難過，眼淚又流下來，我跟父親說：「你這一生經歷了生老病死苦，一生活在恨意當中，那是多麼的苦！你不要再受

這樣的苦了，不要再六道輪迴了，那是永無止境的。你要相信阿彌陀佛，只要你肯去，不管你過去做過什麼壞事、對不起誰，阿彌陀佛都會原諒你的。」

此時，我看到一朵白色的蓮花緩緩降到父親面前，我從未看過這麼漂亮的白蓮，我祈求父親趕快念佛，坐上蓮花。一轉眼，我看見父親已經站在蓮花上，蓮花旋轉而上。好奇怪的現象是，蓮花不停地轉，可是父親卻沒跟著轉。父親和蓮花越升越高，我見父親微微轉身，跟我揮手道別。

生活和修行的經歷一再提醒我：原來自己真的是

一點兒能力都沒有，一切都是阿彌陀佛的悲憫與威神力，而且一點一滴都如慧淨上人所講：經上說的「一心不亂」是指一心稱念彌陀名號，而不是自己擁有一心不亂的定力。

感恩淨嵩法師為我們尋找到這麼好的上人。

（冠瑛記錄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日）

十八、出地獄河 生極樂土

父親陸通明，一九九九年貴陽弘福寺皈依，常和我一起去龍泉寺聽劉妙音老師講淨土三經，知道一向專

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決定往生極樂世界，十分高興。回老家後，父親經常勸人念佛。

二〇〇三年農曆二月二十八，父親得了重病。我從貴陽趕回老家，在門外喊了三聲「爸爸」，只聽父親應了三聲，一進家門，父親就往生了，享年七十歲。

由於家鄉人不知念佛，所以只有我和丈夫兩人助念，直到八小時後才換衣服；念佛機二十四小時開著，放在父親耳邊，一連七天，直到父親安葬下土。

回貴陽後，我和丈夫就在家中為父母立下了往生蓮位（母親在我一歲多時去世，至今已三十多年了），每次逢

七，就請十多位專修念佛的蓮友前來念佛一天，並開示念佛往生的道理，以念佛迴向給二老，希望他們往生極樂。

五七的時候，蓮友劉新明帶領十多位師兄前來念佛，在蓮位前詳細地為我父母開示阿彌陀佛的悲願，並請我父母隨他們的引磬一起念佛。到了下午三點，在準備迴向的時候（當時我和丈夫跪在佛像前念佛），突然在我眼前地上出現一條長縫，起初尺許寬，馬上擴得很寬，成了一條河；河水烏黑，河中心噴發出一丈多高的水柱，從裡面衝出一個穿白色衣服的女人，頭髮披著，看不清臉，不知是誰。這時，我突然想起蓮位上母親的

照片就是穿著白衣服，這才知道就是母親！母親從一人多高的水面跳到河岸。我再仔細一看，觀世音菩薩就在母親頭頂上。此時，西方放出一道白光，直射母親，像大吸鐵石吸小鐵砂一樣，吸著母親向西方而去，我順光看去，父親在前面盤著腿，望著母親。他們雙雙向西方而去（此時念佛迴向完畢）。

從我看到的景象可推知：母親一定是先在地獄受苦，因佛力故，才得解脫。

第二天，我在佛像前跪著念佛，又看見父母站在空中，身著紅袍，頭上放光，身相與阿彌陀佛一樣莊嚴。

（貴州省貴陽市 陸通燕）

十九、念佛當晚 亡父脫苦

我在東北老家時並不信佛，來上海的頭一天，我二姐王恆梅讓我念佛，我就開始念。大約五、六天後，天夢見我父親在受罪，而且沒錢花。

我父親已去世十多年了，我在東北從來沒夢見，怎麼跑到上海這麼遠，反而天天夢見？我問二姐，二姐說：「你父親在受苦，需要你給他功德，好救他。你以前不念佛，沒有功德，找你也沒用；現在你念佛了，就有功德了，所以他來找你，天天晚上託夢給你，這是感應，不分路程多遠，不管你在哪裡，都能找到的。」

二姐讓我以七天為期，一百零八粒的念珠每天念二十一圈，迴向給父親。我開始念的當晚，父親就不再出現在夢中，直到現在都不再夢見父親。

因為我哥同時有燒紙錢給父親，所以他認為是他燒紙錢起了作用，不一定是念佛的關係。可是如果燒紙錢能起作用，我們每年父親的忌日及清明、冬至都有燒很多紙錢，燒了十多年，為什麼父親還來找呢？經我這麼一說，我們哥倆都認為父親確實是被佛救了，所以才不再來找我了。

（秦艷權口述 釋淨宗記錄 二〇〇四年十月三十日於上海）

二〇、亡牛超生 不再入夢

十九年前，我買了一頭小牛拉木頭，一、兩歲，很可愛。我很愛惜牠，從不願意借給別人使。牠幹活有勁兒，肯賣力，一般再大的牛只能拉七、八十公分的木頭，我這頭牛個頭兒不大，卻能拉一、二米的木頭。套車的時候，只要一掀開，牠自己就進去。每年冬天能為我掙好幾千元。

我和牠慢慢有了感情，就像兄弟一樣，相互能感通。牠即使不在眼前，我也知道牠在哪個山溝、有多遠，一去，果然在那兒。

一晃十多年了，牛老了，不能幹活兒了，走路都沒

精神，我便把牠賣給了殺牛的，當晚就夢見牠掉眼淚。第二天我去看牠，心裡挺不好受，餵牠一些吃的，牠一口都沒吃，知道晚上就要被殺了。

從那以後，我經常夢到這頭牛。牠有時在夢中追我、頂我，有時警告我。一夢到牠，第二天準不順，多年都形成規律了。所以，後來一夢到牠，第二天我就不出去幹活兒了。想來這頭牛還一直跟著我，可能對我又愛又恨吧！

我來上海還夢見幾次，二姐王恆梅讓我念佛七天，每天一百零八粒的佛珠二十一圈，念完迴向給牠。從此，牠就再也沒來到我夢裡——應該是乘佛功德超生了吧！

（秦艷權口述 釋淨宗記錄 二〇〇四年十月三十日於上海）

二十一、念佛見佛 廣度亡靈

遼寧大石橋的王居士有一天晚上和她母親在念佛，念著念著，老人家就看到了自己家的屋子裡面擠滿了人，有王居士已經過世的姥爺、舅舅，以及很多怨親債主，他們都是穿著死時的衣服來了。這些亡靈來了之後就和她們一起念佛號，表情很歡喜，手臂向前伸展著，每念一句佛號手臂就伸展一下，像要抓住什麼東西似的，等念完佛，他們就跟隨著阿彌陀佛向著西方去了。期間，阿彌陀佛的眉間放射著佛光，照

射著這些眾生。

還有一次，母女倆在屋子裡念佛，老人家看到兩尊佛，慈祥地站立那裡，眉間放射著佛光。她只認識其中的阿彌陀佛（因為自己家供奉的就是阿彌陀佛，所以老人家認識），另一尊不認識。王居士說，那一尊可能就是釋迦佛吧。老人家非常激動地說，那地方（指極樂世界）門啊、地啊什麼的，非常漂亮，都是黃金的，那地方可好啦！

老人家念佛時，經常眼淚一個勁的止都止不住的流。老人家還問王居士說，我什麼教理教義都不懂，

只是念佛，就能看到這麼多境相，妳懂得比我多，妳應該看到的比我多才對啊！王居士說：「媽媽，那是您宿世因緣所致，不在於懂得多和少。」念佛後，由於老人家經常和王居士講在念佛過程中看到的景象，王居士提醒母親，讓老人家不要執著於這些，老人家說：「我什麼都不想，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

老人家是一個大字不識、老實忠厚的念佛人，是在王居士的指引下走進佛法的。不懂教理教義，只是念佛，卻有如此多殊勝的念佛見佛的經歷，不僅說明了一向專念、十念必生，彌陀大悲、不捨救度的道理，

更是在在旁證了西方極樂世界和佛菩薩的存在。

今天下午從二叔家坐車回來，在車上要睡著的時候，接到了佛淨姐姐的一個短信，姐姐說，今天她和她母親，還有另外一個新來的蓮友，在她們的道場敲木魚念佛。她母親看到天空中來了很多佛菩薩，佛菩薩們都穿著金黃色的衣服，披著袈裟，踏上金色的臺階，走到她們面前，和她們一起念佛，並且放光加持著她們。她們每念一句佛，就放射出一道光芒！我接到這個短信後，興奮的不得了，也沒法睡覺了，在車上這一路就念著佛回來的。

這讓我們堅信：念佛人，觀音勢至菩薩，都來做我們的朋友，二十五位菩薩日夜隨行保護，十方諸佛都來護念我們。南無阿彌陀佛，不管我們看得見，還是看不見，這都是客觀存在的。在這個世上，還有什麼比稱念這句無所不能的名號更安心、更幸福的呢？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明子居士記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日）

二十二、念佛感應 亡魂求度

母親信佛多年，雖身患疾病仍然一直不輟念佛。

聽聞陳桂蓮居士說有法師提倡發願念佛三萬聲為一張卡，可以超度冤親債主往生、求世界和平，並將此卡寄往台灣放在佛陀舍利塔下。母親聽後，便歡喜受持誦念。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晚，母親發願誦念的三張念佛單九萬聲佛號即將圓滿，預備第二天送寄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令我全家深信念佛救

度之神力。

當晚七點左右，表弟來我家看望母親，我和愛人坐陪。正閒聊時，愛人忽然感覺痛苦萬分，難受至極，呼吸也開始不對。母親上前詢問，愛人忽然變了音調，緊緊拉住母親的手不停地求母親救她。她用微弱而急切的声音說：「救救我呀！妳救救我呀！我不想再受了，我真的不想再受了，我真的不想再受了，太苦了……」母親和表弟從她的言談動作猜到了是三十多年前服毒自殺的表弟的四孀。母親勸說讓別人日後到寺院救她，她立即緊緊拉住母親的手，說：「妳救我呀！」

請妳救我呀！我沒有機會了，妳救我呀！我不想再去受了……」母親問如何救她，她說：「妳念的那個卡也給我念一張就能救我了，我沒有機會了，妳救救我呀！」母親答應後，愛人睜開眼說她看到一個背影，身上血肉模糊無皮，戴鐵鐐銬，被兩名鬼差拉走。

我們不由得齊聲感嘆，佛說自殺之罪過真實不虛，陽間造業陰間地獄受刑真實不虛，同時讚歎阿彌陀佛光明神力可以救度陰間人亦真實不虛，佛力不可思議啊！

（江蘇省徐州市李剛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二十三、因我念佛 祖靈求度

二〇〇七年，我在自己新建的房子裡，安了一個佛堂，請來西方三聖像，還有阿彌陀佛接引像，早晚念佛。那時候湖北潛江張港的念佛堂請來許多張弘願寺寄來的祈願單，每念完一張要三萬多聲佛號，一張要畫三百多個圓圈。師兄們積極響應，念了很多張祈願單，但他們年紀大，負責人郭師兄很忙，就讓我來畫念好的祈願單。

每到中午時，我便一邊聽淨宗法師唱的佛號，一邊

恭恭敬敬畫圓圈，不敢弄污一張單。一天夜晚，睡得正香，突然看到過世多年的奶奶（我們老家叫婆婆）出現在我面前，披頭散髮，衣衫襤褸，愁眉苦臉。婆婆對我說：「琴琴，你怎麼給我喝這麼髒的水？」我一愣，說：「您找我爸爸去，是他埋您的。」我就跑掉了。

第二天，我對爸媽講了夢到奶奶的事。爸爸買了點紙錢，點了幾炷香，祈禱了幾句。兩天後，奶奶再度來入夢，一樣的淒涼模樣。在奶奶墳墓的附近，破爛的房子，一地泥濘。奶奶惶惶顫顫地追著我……

我又去找爸媽，告訴他們奶奶又來找我了。我對爸

說燒紙錢沒什麼用。爸媽講述奶奶臨終時已八十多歲了，她一生有潔癖，擔心死前臥床不起，屎尿不淨，又恐拖累體弱多病的媽媽。在她還能活動時，偷偷準備了老鼠藥，在感覺自己不行時，吞了……那時我在外上學、打工，奶奶逝世也沒回來，我黯然淚下。

恍惚中，我想起祈願單。原來，奶奶是來找我幫她的！一次兩次，只因為有此祖孫因緣，只因為我念佛，只因為我念的南無阿彌陀佛能救她啊！

我請爸爸找出奶奶的照片，放到家中佛像前，心中發願為奶奶念一張祈願單，願奶奶離苦得樂，往生極

樂。又對著奶奶相片起了一念：奶奶，您到好地方時要來告訴我。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在念到二萬多聲佛號時的一個夜晚，奶奶來了。頭髮梳得光滑整齊，挽成一個小髻，穿著合體乾淨的新衣服，面帶微笑，對我說：「我要走了，給你爸去說一下。」

感恩阿彌陀佛，讓掙扎在苦海二十多年的奶奶離苦得樂。感恩阿彌陀佛，讓我們每個眾生都能得救。感恩阿彌陀佛，還有多少親人，苦苦等著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

（湖北潛江法晴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日）

二十四、夢中念佛 度脫鬼魂

我是湖北省潛江市園林辦事處深河村四組人，現年三十六歲。二〇〇〇年入佛門，二〇〇〇四年拜淨宗法師為師，皈依三寶。

二〇〇〇六年二月的一天夜晚，我在夢中好像去到一個很荒涼的地方，見到了已去世二十年的堂兄李海年（他去世時只有十八歲）。他引著三個同伴，年齡和他差不多，他見到我就驚奇而大聲地喊我：「玉平！玉平！我終於找到你了！我們好苦啊！我們專門來找

你，救救我們啊！」我說：「我有什麼辦法救你們呀！我只有教你們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大慈大悲，平等救度一切眾生，只有念佛才能得救。」當時給他們講了六道輪迴之苦，西方極樂世界之樂，他們聽得很認真。講完後，我要他們合掌和我一起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念著念著，忽然看見他們身上發光了，念了不一會，他們就都不見了，我正在高興時，就從夢中驚醒了。

（李玉平 二〇〇六年三月一日）

二十五、死後助念 夜空金蓮接引

湖北省潛江市漁洋鎮，有一位八十四歲的老人，名謝喜安，在一〇〇五年冬月二十八日，早晨五點去世了。

老人和我是遠房親戚，早上接到電話，聽說她死了，心裏很不是滋味。覺得在她生前我沒能勸她念佛，很對不住她，為了能讓老人有一個好的去處，我就想一定要念佛超度老人。

於是我約好幾位蓮友來到她家，我們到的時候，老人已經走了十二個小時了，全身硬梆梆的像樹木一樣，臉色和樣子都非常嚇人。

看到這種情況後，我們只有大聲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大約念了十來分鐘，李慎傳和冷和清兩位蓮友，就喊著她的名字，跟她講極樂世界的清淨莊嚴，講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講六道輪迴和地獄的恐怖。告訴她：「儘管生前未念佛，但妳現在已是無路可走了，也許妳正在接受審判或者在接受刑法。只要妳現在能跟著我們念佛，阿彌陀佛一下子就把妳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只要到了極樂世界，妳就可以成佛了，妳就永遠永遠脫離了這輪迴的苦海。」

就這樣邊念佛邊開示，不到一個小時，只見她的眼角流出了淚水。漸漸相貌變得有紅潤了，像小孩子一樣

漂亮。全身變柔軟了，胳膊和手的皮膚還有彈性。見到如此的變化，我們是越念越感動，越念越興奮。

在晚上的十點二十五分，冷和清蓮友好好像聽到外面有人叫她，她循聲來到門外，只見門外比屋裏亮堂多了，心想：今天又沒有月亮，怎麼會這麼亮？她不由自主的抬頭一看：啊！一朵金蓮花金光四射。她激動的高聲喊：「你們快來看呀！好漂亮的金蓮花！」

在場有念佛的人，也有謝喜安的孩子，還有一些在打牌的親戚，總共十多人，聽到喊聲都一起跑出來看稀奇。有的人看到了金蓮花；有的人看到了蓮花上還有好多佛菩薩；有的因激動的淚眼模糊，只是看到了很強的

光。總之在場的人，個個都親眼看到了，只是景觀不同而已。

特別是那些從未念佛的人，說：「這次我們看到的這兩個奇蹟，還真是讓我們開眼界了。原本硬梆梆的死人，不到二個小時變得這麼柔軟漂亮。夜晚空中又現出那麼大的金蓮花。要不是我們親眼看見，你們說破嘴皮，我們都是不會相信的。真是太神了，我們以前還真沒聽說過念佛，從現在起我們也來跟你們一起念佛。」

通過這次助念，使我們已經念佛的蓮友，又一次體悟到阿彌陀佛的慈悲，更加堅信阿彌陀佛的救度真實不虛。謝喜安活著的時候一句佛號沒念，死了十二個小時

都能助念往生，何況我們現在就在念佛，還用擔心臨終不能往生嗎？南無阿彌陀佛！

（廖玉蘭口述 佛定整理 二〇〇〇六年三月）

二十六、萬州區「專復專」蓮友念佛超度感應錄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二日，雲陽夏岩寺的果利師父的舅舅，因意外而亡。晚上，果利師父打電話給萬州「專復專」的蓮友劉永瓊居士，要求為他的舅舅超度亡靈，劉居士爽口答應，立即組織蓮友火速前往萬州區三根莊火葬場，由於當天下著雨，未能進入，只好回轉到張仁

珍居士家，為其死者開示超度，蓮友們念佛直到十三日凌晨四點多鐘。十三日上午，她們再次到火葬場，看見果利師父的舅舅臉色發黑，劉居士立即給死者開示，祈請阿彌陀佛迎接，隨後蓮友們一起念佛。

到了中午，果利師父叫蓮友們去吃飯，蓮友們仍然鏗鏘有力地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劉居士想，今天果利師父在這裡，蓮友們又非常虔誠，要是能為我們顯點瑞相，該多好啊！於是劉居士就打電話去湖南超度道場尋問，一會兒，湖南超度道場回電話說：「下午一點半，阿彌陀佛準時來迎接。」蓮友們聽到這個消息後，信心更足，

不吃不喝，一聲接一聲地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等待慈父的到來。「南無阿彌陀佛……」。

下午一點半到了，這一時刻，對在場的蓮友們來說，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時刻，是無比激動的時刻，是最幸福的時刻，也是最終生難忘的時刻。這時，就有一位蓮友大聲地喊起來：「來啦！來啦！在對面的山上。」大家隨著她所指的方向望過去，只見空中有各種色彩的蓮花，大的、小的，不同的顏色，放出不同的光芒，透明亮麗，一點兒都不刺眼睛。由遠及近，來到蓮友們念佛的上空，佛光慢慢照射到每個蓮友的身上。蓮友們激動得熱

淚盈眶，全部跪拜，有四位蓮友看見了阿彌陀佛。

過後，有幾位蓮友給我講述了這感人的時刻，我很後悔沒有去，此情此景，我深受感動，也沉浸在這無比的幸福之中。她們的敘述，我不一一寫下來了，就寫了三位蓮友的敘述，以供我們沒有在場的蓮友也來享受這幸福的情景。

劉永瓊蓮友的敘述：

最開始，在我所站的左上方，看見很大一朵菊黃色的蓮花，慢慢向右邊移過來，金光閃閃的光芒，一層一層地向四周閃耀出來，有各種色彩，紅色最多，透明亮

麗，金綻綻的，一點不刺眼睛。隨後就看見阿彌陀佛站在佛光的中心點，踩著紅色的蓮花，由遠到近。阿彌陀佛漸漸變大，我立即跪下，激動的淚花奪眶而出，右手指著阿彌陀佛大聲呼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左手便去抓身邊的蓮友也跪下，看阿彌陀佛。當我站起來時，又看見樹上有一朵朵紅色彩亮麗的佛光，樹的上空還有很多大朵大朵的蓮花，並且還看見佛光照射在何小玲、龍鳳英兩蓮友的臉上，呈淡綠色和粉紅色，以淡綠色爲多。

在場的果利師父也看到一串串的蓮花往上升，各種色彩的佛光，立即跪下，他直說：「這是真的，瞞不過我

的眼睛。我們要了脫生死，只有靠阿彌陀佛這一尊佛。真是不可思議！」

張仁珍蓮友的敘述：

此時，我聽到牟師兄在喊：「來了、來了！山上、山上！牆上、牆上！樹上、樹上！」我什麼也沒有看見。隨後，我一轉身就看見五光十色的佛光向四周閃耀，慢慢地照射下來。我立即跪下，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激動得熱淚盈眶。當我抬起頭來時，多彩的佛光已照射著我們在場的每個蓮友，上空一片大朵大朵的蓮花往上升，越來越多。

羅心芝蓮友的敘述：

羅心芝蓮友是一位七十歲的老蓮友，老實念佛，常與蓮友們一同到農村去弘揚淨土法門，不怕苦、不怕累，她在電話裡聲音很洪亮，很激動地給我講述她所看到的情景：「開始，我看見對面山上有很大一團紅色的祥雲，有二、三張桌子那麼大，放出光芒，來到我們念佛的上空，隨後又出現很多紅團，像蓮花，放出不同的光彩，大家一齊跪下，激動得流出了幸福的淚花。」

以上是蓮友們的親眼所見，親口所述，是真實不虛的，學佛之人不可打妄語，因為我們深信佛法，懂得因

果。我們超度亡靈，讓有緣眾生得到彌陀的救度。這是我們佛弟子，僅能為慈父所做的一點小事，我們心裡非常歡喜、激動。今天慈父的到來，堅定了我們往生極樂的信心，堅定了我們弘揚六字洪名的信心，讓我們堅信，只有靠彌陀慈父，才能得到救度，了脫生死。蓮友們啊！我們老實一句佛號念到底吧，慈父看見祂苦難的兒女，在六道中恐慌地輪迴，心裡悲切不已，祂老人家悲憫地站在家的門口，呼喚著我們，等待著我們，回到我們清淨、極樂的家裡，從此告別無始劫的痛苦流轉，享受天然之樂！南無阿彌陀佛！

（袁珍秀記）

二十七、彌陀落座 冥衆生西

二〇〇九年農曆七月十五，在河北保定秦居士佛具店二樓，與眾居士念佛超拔家親眷屬及一切有緣眾生，當時四五十位信眾中，有三位具靈異功能。他們三人都是隨喜參加的，非專修念佛人。其中一位侯居士法會結束後講：「我們早上沒來時，龍天護法早已到了。冥界來的眾生黑壓壓一片見不到邊，擠得窗戶一絲光亮也沒有。在剛念〈超拔文〉一心奉請阿彌陀佛時，當下阿彌陀佛金身放光，帶金幢寶幡徐徐垂降道場，真金佛身進入了三聖立像中間的彌陀像中，顯現的就不是塑像了，

而是無比殊妙的真金色身」，侯居士稱之為「彌陀落座」。「下面剛要念奉請觀音、大勢至菩薩時，二菩薩已隨彌陀不請自到，也是金身放光，落座於彌陀左右。」還說：「就連寶幢上面細微的造型和鑲嵌，及上面的金龍雕飾，龍鱗、龍鬚都看得很清楚，莊嚴無比。」（另一位有靈異功能的楊居士看到文殊、普賢、地藏菩薩皆上座。）她說最後在我們升（燒）超拔牌位時，看到火中生起像泡沫那麼多的白蓮花，由小變大，大小不一，冉冉升西，蔚為壯觀，真是火中化白蓮！所來的冥界眾生一位不剩。

（張川記 二〇一〇年元月）

二十八、應聲佛現 立撮吸歸（節錄）

二〇〇九年七月五日，侯居士來保定已近一月，要回東北吉林老家，一位法師與我及丁居士為她餞行，在一飯店小雅間裡共坐。言談間，法師看到我放在桌上的手機，便問我圖元高不高，我邊介紹邊打開讓他看效果。開啟拍照功能時，誤把幾天前為黃秀英老居士助念時拍的遺像打開了。法師看了遺像照片後拿給侯居士看。因侯居士有靈異功能，當她看第一眼時，就一愣，說面相太可怕了，她想用她的功能查查

黃居士現在何處，這時就渾身難受，突然！侯居士看到亡者黃秀英出現在她身體右側。（冥界中陰身現形，她能看到）這一出現，可把身為女眾的侯居士嚇出了一身冷汗，馬上發火說：「妳跑到我這幹嘛？離我遠點，妳身上煞冷、煞冷的！」我勸侯居士：「千萬別發火，要理解她，她處境太苦，有此因緣到此，甚為不易，問問她怎麼來的？」黃秀英亡者對侯居士說：「我與妳宿世有一段天人的因緣，所以才有緣來到妳身邊。」然後就對侯居士訴苦，埋怨我們這些為她助念的人，說：「他們那麼多人給我助念、送我，都沒送走

我，妳通知我兒女吧，讓他們去寺院給我做兩堂佛事，超度我吧！」這時我就對黃居士說：「黃居士，別再耽誤了！妳趕快發願往生，我馬上請阿彌陀佛來接妳走！」侯居士傳過話來說：「她不信你說的了，因為怨你們沒把她送走。」侯居士與她心與心感通後發現，她根本就不想現在往生極樂，還對兒女、老伴有強烈的掛念和不捨，因為她是突然死亡，沒有準備。當時我也非常急切，事不宜遲，一再勸她立刻發願跟佛走。侯居士又與她做了一兩分鐘的溝通，真不錯，最後勉強答應了。說了一句：「你們既然這麼說，那我就走吧！」

（指往生極樂）「極不情願，但還是答應了。侯居士講：「嘿，她還挺勉強！」

當時飯店雅間只有我們陽上四人，我立刻面西而跪，合掌祈請：「一心奉請大慈大悲阿彌陀佛立即放光垂慈接引黃秀英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南無阿彌陀佛！……」當念至第五、六聲時，侯居士就說：「走了，別念了，在你祈請時，阿彌陀佛已顯現在你頭頂上方一點，現的是一尺半左右透明琉璃身。當念到第二聲時，「嗖」的一下，我感覺到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像光洞漏斗一樣，從我身邊吸向佛處。這「嗖」的一下，

當時我太法喜激動了，讓我永世難忘。以前見過坐蓮花徐徐升空走的，從來沒見過這樣走的，太不可思議了。」（整個來迎過程只有數十秒鐘，無任何儀式，簡單乾脆）

當晚黃秀英的丈夫（不信佛）就夢到了極樂世界。對女兒說：「妳媽真的帶我去了天堂，黃燦燦的地，到處都是寶貝，還有好多蓮花放著光，妳媽真去了那好地方，是真的，不是夢。」

（張川記 二〇一〇年元月）

二十九、念佛五天 度靈無邊（三項合輯 簡述重點）

1. 木魚佛聲 徹破諸天

二〇〇九年農曆八月十五前五天，因某種機緣，冥界地獄眾生附體在楊居士身上，祈求為他們眾多苦難眾生超度。我與丁居士應緣答應在楊居士那裡念佛超度。他修學密宗，很尊重我們淨土宗專念佛，與我們一起專念一句佛號來超度，連祈請儀規都用我們的。

以下簡述五天中部分瑞相、靈異。

因楊居士有靈異功能，能看到一些一般人看不到

的。他說：「這幾天每天阿彌陀佛都親自現身接引，我以前做那麼多次超度都是觀音菩薩、地藏菩薩來現身，從沒見過彌陀親自現身來接，太殊勝了。每天願往生的眾生像沙牆上的沙子粒一樣多。五天中每天阿彌陀佛的接引方式也不相同。」

他有時看到，彌陀在孤寂的大沙漠上空垂下一長串椅子，靠背用鏈條連在一起，下面無量的眾生都坐椅子徐徐往生。一會兒下面有的眾生著急，突然又變成直上直下的電梯飛速上升。次日又顯現一把大寶傘，下面的鉤，鉤住無數眾生冉冉生西。還有時落下

百千蓮花令眾生飄飄往生。

還見到我在敲木魚念佛時，顯現出上下雙頭金剛利箭（射箭的箭頭），力大無比地上下飛竄，上徹衝破層層諸天，下徹衝破冥界地府、地獄，佛聲響徹法界。他講：「真來勁！」（白話）。

2. 十八願偈 地獄門開

另有，丁居士鏗鏘有力，至誠無比地稱念第十八願成就偈：「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此時還見到，厚達半尺多，帶鏽跡的

地獄鐵門嘎吱吱地應聲打開。在地藏王菩薩引領下，無量有緣眾生飛湧而出，來此超度道場，全部往生得度。

3. 十五圓滿 諸神換防

十四日那天下午五、六點鐘，普通人肉眼都能看到，道場上空有祥雲顯現的瑞相——地藏王菩薩騎坐騎「諦聽」，手持金錫顯於空中。

更為殊勝的是，最後一天八月十五日圓日，不但冥界眾生往生情景壯觀，楊居士還說：「更奇特的是，所

有諸天善神、地府神祇，乘佛力超生的超生，往生的往生，還有個音聲告訴我，這叫『諸神換防』。（「換防」字典解釋：移交防守任務，由新調來的部隊接替。）

（張川記 二〇一〇年元月）

念佛名號加持水、米、念珠所得感應

念彌陀名號加持念珠，楊居士接手一感應，有的放光，有的化為彌陀正覺大寶蓮花。

念一聲佛加持幾粒大米，在冥界即變很多，米上還放光。

在楊居士佛供桌上按密宗儀規供了七杯淨水。我隨手請下一杯已供過佛的淨水，讓他感應一下，他說：「沒感應，只是一杯水。」我拿過此杯，只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後，再讓他感應，他說：「變了，此一小杯水，變得像大海一樣寬廣無邊。」我又拿第二杯直接給他，同樣沒感應，只是水。我接過念一聲佛後再給他，他馬上感應到說：「像深邃無底的千年古井，噴湧出清涼甘泉。」真是神奇，妙不可言，彌陀佛力不可思議。

（張川記 二〇一〇年元月）

三〇、一句佛名 度脫畜生身

1. 一句佛名，度脫畜生身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日晚，我俗家九歲的兒子大澳做了個夢。

夢中再次重現幾日前，他中午上學時，如何拿著飯、如何下的樓、如何走到樓底地下室，把塑膠袋打開，把飯放在那，等著讓附近的老鼠來吃飯，結果發現門口躺著二隻已經死去的老鼠，其中一隻還斷了尾巴，他趕緊對著牠們念佛，願牠們往生西方。沒想到那情景在這天的夢中又重演一遍！

他講：「我不是在夢裡又在給牠們念佛嗎？也不知怎麼回事，我的身體就向上飄起，一直飄到咱家窗戶這兒（我家住六樓），我就輕輕地飄落在床上，睡著了。也不知睡了多久，一睜眼（依然是夢中），嚇了我一跳！把我嚇得渾身都一震：那二隻老鼠也不像人也不像鼠的，因為長得樣兒明明是老鼠，但動作就是人那樣，就那麼跪在我床前！把我嚇得立刻坐起來，雙手合十又為牠們念佛！只見牠倆的膝蓋慢慢直起，轉眼間變成一身潔白衣服的人，雙手合十，騰空而起！（兒子說，牠倆的頭要比我們的大一些）便醒了。」我說：「兒子，那

是牠們來求你救救牠們的，你做得很好！」

奇怪的事又發生了，十幾天以後又在夢中再次見到牠倆。兒子說：「多有趣，我又夢見那兩隻老鼠了！」我問：「牠倆是老鼠樣嗎？要不你怎麼知道是牠們？」他說：「不。牠們就是穿白衣的樣兒，雙腿盤坐著，雙手合十。牠倆一字一頓地對我說：『謝謝你，救了我們！』說完便離去了……」

南無阿彌陀佛！這句名號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議！今生我真是太有福氣了，竟能得聞釋尊所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念佛法門！我太慶幸了、太開心了，

身為畜生道的牠們，在死後都能借助別人為其稱念彌陀名號而得以往生，何況我們這些現在就自知念佛的人呢?!……

2. 念佛一聲，地獄化蓮池

說來也奇異，從不做神奇夢的兒子，竟在我聞信淨土念佛法門後，接二連三地做著這些神奇的夢。

最先是地獄走一趟，從頭看到尾：鬼卒差役如何催促眾生往紅、綠等幾個像空洞的大圈裡跳，一路上眾生受苦的哀嚎聲及血流成河的慘狀，直至最後見到了唯一一位衣冠最整的官樣人（他不知道那是誰，經他敘述我

知他是第十殿的轉輪大王，他正在對跪在下面的眾生宣判投胎去向。

還夢到佛對他說：「你本身信佛，為什麼還要吃眾生肉呢？」兒子答：「我嘴饞唄！」佛說：「你若一年不吃眾生肉，你會有福報的。」兒子說：「不行啊，我饞啊！」

他說他前世是我的哥哥，我是他小妹。他死後即為仙人，由於我在他墳前痛哭，懷裡還抱個小孩也在哇哇大哭，他就從天上下來，到我身邊，拍著我的肩頭說：「妳別哭了，妳這樣哭會搗亂我修行的，我會墮落的。」

結果我像一點感覺也沒有，繼續哭著，他瞬間墮落……

關於這句阿彌陀佛的名號，在佛教書中有講解說：把這一句名號帶到地獄，地獄可化蓮池！以前只是看過這樣的話，事實上那時的我對這句佛號的不可思議威德沒怎麼相信。結果兒子的這個夢，在我深信念佛必生的今天，深深震撼了我的心！

他講道：「我不是信佛嗎？可怎麼在夢裡又不信了呢？因為那裡有很多人都在講『念佛有啥好的……』所以我就不再念佛了。結果被地獄的小鬼兒抓住打我，我很痛苦啊！心想：管它好不好，我念聲佛吧！於是就張口念了一聲佛。」

「這聲佛號剛出口，地獄一下子就變成了蓮花池！朵朵的蓮花盛開著，空中有水自然流下來，流到池子裡，也看不到水的源頭啊，反正就是從空中向下流著。噢，那些小鬼兒啊全都往蓮花上爬呀……我的蓮花最大，它慢慢地帶著我向上升，可並沒把我帶到天上去，還是回到了人間。我就想：『我得度人吶。』所以我就到處對人說：『念佛吧，念佛好啊！』可是沒有一個人聽，結果一個人也沒度著。」說到這兒，兒子還嘆了口氣。

南無阿彌陀佛！真是不可思議！這看似輕飄飄的幾個字，竟蘊含著如此不可思議的威神力！

3. 他的夢，傳達了彌陀慈父對我的叮嚀

兒子九歲那年，也真是成就我全心全意走入念佛法門的一年，他是我一位難得的善知識。

二〇〇〇六年四月七日晚，我做了一個夢。晨醒後便對我述說……

夢中他在佛前上香，家門突然不啟自開，只見西方三聖大放光明、並排而立直入家門！兒子說：「咱家門框也不知怎回事，自動地變得又高又寬，所以他們並排就進來了。」他們的光芒把樓梯的地面及扶手全都映成金光一片！

阿彌陀佛直向坐在沙發上的我走來，對我說：「你好好念佛吧！」停了一下說：「不要說謊。」說完就轉身向我的右側走去，在客廳窗子處停下，回身又面朝我，慢慢回到原位。站定後，阿彌陀佛、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腳不沾地，直向後迅速退去，就在離去的這瞬間，留下最後一句話：「必成正果！」

兒子說：「他們走了，我轉過頭，一眼瞧見咱家窗外有一道美麗的彩虹從地面直通天空！」

兒子問我：「佛要是只想跟妳說話（因為佛沒對他說一句話，也沒看他一眼），那為什麼不到妳的夢中對妳說呢？應該去妳夢裡才對呀！」

我摸著他的頭，說：「你是個孩子啊！小孩子在夢中見到佛，別人不會認為他在說謊，但如果是我，說給不信佛的人，像你姥爺那樣的，他也許就會說這是因為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的結果，所以是佛想讓人們這樣相信吧，所以你會見到佛、記得清他說的每一句話呀！」

這是在我抱定一顆心，此生念佛念到底、終不改變的不久後兒子做的夢。也正是我的決心，我對彌陀慈父堅定不移的信心，終於使得我那身患肺癌、骨癌二種絕症五十九歲的父親（堅定的唯物論者），因對醫學的失望、病苦的折磨，才在半疑中聽信了彌陀的誓言，僅念佛一月又五

日，便預知時至往生西方！而此一月又五日中，再也沒吃過一粒嗎啡（在此前，每二小時一吃嗎啡也抵不住病苦）。

父親往生後的第九天夜裡，兒子夢中見我的父親一身白衣端坐虛空中，身後放射著像彩虹一樣的光芒，兒子說父親的臉是那麼年輕，一點皺紋都沒有，連一顆痣都沒有（父親生前又黑又醜，且滿臉黑痞子），身下是一大片數不清的蓮花，正對著他的是朵粉白色蓮花，還在緩緩地一開一合呢。只見他用手指著大澳，一字一頓地說：「願你和你的媽媽將來都到極樂世界再相見！」

南無阿彌陀佛！

（真慧記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四日）

三十一、本願超度 其力難估

時值末法，諸宗混雜，淨土真義之不顯久矣。今眾生福業相感，幸有安徽弘願道場，淨宗等諸位法師，光闡彌陀弘願，唯說念佛，續淨宗善導流之法脈，引無量眾生於西方。

弘願叢書法寶，徹露本願心髓，顯明淨宗真義，約事約理，皆備無遺，可謂本本精華，字字放光。真堪末代眾生往生西方之津梁！神州大地，廣為流布，各省各市，靡不蒙益。

廣西首府南寧，亦不例外。近來法寶於此地弘通日廣，有緣睹者莫不如獲至寶，大眾於彌陀弘願深納於心，了知專修必生之理，故紛紛捨雜取專，老實念佛。

近日，眾居士超度亡靈會時，一改往昔超度之通法，不摻咒語，不雜誦經，唯以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超度亡靈及冤親債主，功效非同凡響，大出意料，茲加以詳述。

超度佛事自早九點始，眾蓮友填畢牌位，貼於佛堂，跪地祈求佛力加被，攝受亡靈至此法會現場，先作一簡易唱讚，後大眾即齊聲念佛，不令間斷，直至午後四點

燒牌位。如打佛七，大眾統一步調，或繞佛，或坐念；如為人助念，念久疲勞則可輪流續念。總之，一句佛號，徹頭徹尾。其間感應甚多，今略舉大類，以饗蓮友。

1. 瑞相紛呈

感應每以終末燒牌位之時，最為強烈，最為奇特。居士念佛完，迴向畢，即從佛堂摘取牌位，於堂外空地以火燃之，大眾面西而立，合掌高呼：「西方接引，阿彌陀佛！西方接引，阿彌陀佛！」一時，西方空中瑞相紛呈：或見蓮花漫天，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黃朱紫，

光色亦然；或見彌陀、觀音、勢至展露尊容，慈悲顯聖；或見烏雲乍開，日光迸出，直射現場；或見亡者蒙佛接引，乘蓮升空……景象繁多，不勝歷數，唯每人每次所見不一，現場氣氛熱烈異常，感人肺腑。有人喜極而泣，有人長跪不起，有人聲嘶力竭般呼喚彌陀慈父。筆者則每每佇立不語，於心底默默流淚，萬千感慨：彌陀宏恩，施予我等，已歷十劫，今日方肯領納，亦愧亦喜！

2. 真實超拔

有一居士，名周菊仙，家住南寧新陽路，凡有超度，皆來參加。一晚，夢其母親從地獄出，浮於津頭邕江水

面，周即划船靠近，抱母上船，至對岸，又抱母置於白沙祖屋，母忽不見。夢醒即知其母已得佛救度，夢境喻義乃同登彼岸。

又浦北一居士，燒牌位時，親見空中現一人，將軍模樣，胸有一彈片大窟窿，流血不止，鐵鎖鏈緊銜其雙手，又見阿彌陀佛，現其人前，右手輕輕彈指，一剎那間，鎖鏈即斷，胸前傷口即癒，其人隨佛而去。

又浦北另一居士，作佛事時，念佛間，忽暈不止，上樓臥床而眠，半睡半醒間，眼前現幾十人，分作幾排，前排出家眾，後排居士（其中即有上文之戰亡將軍），

各自於佛堂向佛恭敬禮拜。

筆者每欲攜牌位予同修填寫，或前或後，眾多蓮友夢見先亡之人，或親或友，始未留意，後見者多，思之，蓋亡靈遙知有殊勝因緣，可得超生，故托夢陽間。

3. 德化鄉夷

一偶然機緣，南寧居士至浦北鄉下，此地乃窮鄉僻壤，人皆知有神有鬼，唯不知有佛，當地有一祠廟，內供土地、王母等神，道公、仙婆常活動於此。居士教其淨土宗超度法，初道公、仙婆頗不以為然，疑眾居士乃為搶其生意而來。居士遂領眾超度，為其示範。第一日，

天空現瑞，村民有緣睹者心大悅服，輾轉相告。第二日，參加人數轉倍，瑞相頻作，村民紛紛索要法寶，居士所攜佛像、掛件等所有法寶，一搶而空。道公、仙婆亦轉為客氣，詢問願用何齋，熱情招待之。第三日，與會人驟逾三百，無分村夫、村婦，上至八十老翁、下至三歲孩童，皆來繞佛、念佛。感應殊特，至於高潮，為未曾有，大眾歡喜無量，道公、仙婆亦以魚、肉相待，居士婉言謝絕。臨行，道公、仙婆忽問：「你們此門，我們可否加入？」居士笑答：「佛門大開，無論何人，無論何時，皆可進來！」阿彌陀佛，威德巍巍，念佛之處，

佛光注照，光來暗去，冥頑亦化。

回觀以往通法超度：一者因其依附於聖道諸宗理念，以陽間人自力心之有漏功德力超薦亡靈，故效力微；二者因其儀軌蕪亂，經咒繁多，眾人有能跟從有不能跟者，心力頗難集中，故效力微。而今此本願超度，念佛人深知阿彌陀佛本發深重誓願，誓願度盡阿鼻苦難眾生，故陽間人特為仲介，引佛力於亡靈，佛以其圓滿無漏功德力超薦亡靈，故效力大；又依經文：「阿字十方三世佛，彌字一切諸菩薩，陀字八萬諸聖教，三字之中是具足。」一句佛號，所有經、咒功德賅括無遺，萬

德洪名，才舉便圓。以其薦亡，故效力大；又一句佛號，簡單易學，八十老翁三歲兒童皆可稱念，眾人力歸一處，故效力大，今正有此理，故有此事。無怪乎昔者印祖曾有言：「無論何種佛事，皆可以念佛代之，所有功德，念佛為上！」

彌陀弘願末世傳，眾生聞者心了然。
一句佛號薦亡靈，捨雜歸專期淨土。
瑞相紛呈勵會眾，真實超拔濟三途。
彌陀威德化鄉夷，本願超度力難估。

（佛楷謹記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三十二、外靈附體 念佛往生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我突然接到南寧一老居士周軍老師的電話，說是大沙田（以前我們經常去放生的地方）的謝居士被外靈附體，且那附體的眾生說好今天下午就要往生，需要我去幫忙助念，我在電話裡應允，又打電話叫另外兩個蓮友，通知他們一起去。

由於之前我也曾接觸過好多次這種附體揚言某時要往生的事，結果卻每次都以附體出爾反爾，耍賴皮，不往生而告終。所以我對這個附體能否往生並未抱肯定態度，

也沒有當即放下手上的事趕到現場，而是下午二點多才和同修過去。很湊巧，也很遺憾，我們到的前兩分鐘，附體剛剛往生，所以只能從目擊者的蓮友們口中得知當時的場面。並且問過謝居士本人才曉得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

謝居士，女，今年三十歲，家住大沙田金象三區。二〇〇一年就開始接觸佛法了，並且家裡丈夫、家公、家婆、都信佛，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佛化家庭。不過據她自己描述，起初學佛學得很「瘋狂」，經常是請假，把工作撇在一邊，跑寺廟供養，參加法會、佛事等等。直到二〇〇四年偶然認識周軍老師，受其啟發，方懂得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道理，學佛也不再盲從。由於家裡新起的房子很寬敞，附近又有山林，所以定期會在這裡舉行放生活動，很多蓮友來參加，平素護持佛法可謂不遺餘力，自修則以念佛、念經為主。

大概也是福業相感，本來婚後一直沒要成小孩的謝居士，意外地發現自己懷孕了，二〇〇六年，順利地生了個女兒。可就是生了這個小寶寶以後，謝居士發覺自己心理發生了一些說不出的變化，經常無端地會從心裡冒出一種對家婆的瞋恨心，這種心生起時自己都覺得有點莫名其妙，有時家婆幫忙照顧小孩，她都會覺得是家

婆不願讓她靠近小孩；有時甚至會惡口罵家婆。

謝居士的家婆也是素有修養，而且也覺察到兒媳言語舉動有些反常，一向都能寬容忍耐。

後來情況發展愈發不妙，謝居士心情變得越來越壓抑，不僅僅是對家婆的瞋心，看見什麼人對自己都不好，滿心的委屈，似乎有一肚子的苦水無處去倒。精神從早到晚都是恍恍惚惚。念佛也念不下去了。

一次放生時，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子突然指著謝居士說：「妳是一個老太婆，又老又醜的老太婆，沒有手……」。當時旁人都聽得莫名其妙，都以為是小孩子

胡亂說著玩的。現在看來，大概是小孩心地純真篤直，看見那個附體了吧！

時間到十二月份，這一段時日以來，謝居士都感覺身心極其難受。在與周老師的交流過程中，周也發覺是有外靈附體的。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謝居士在一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煎熬中，撥了電話叫周老師過來，見面後，周老師問：「妳怎麼樣」？

「難受！」那附體答道。

「是想往生嗎？」

「是！」

「什麼時候往生？」

「我不知道，你們來定！」

「那就下午吧！」周老師把時間定在了下午二點半。到了下午，有八個蓮友趕來助念。助念前，周老師

問：「妳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妳是哪裡人？」

「不知道」

「妳是誰？」

「我是黃某某（謝居士的家婆）前世的母親，今世是她的女兒……」

言語間、眼神裡似乎對謝居士的家婆露出一種忿恨。

「妳願不願往生？」

「願意！」

「能不能往生？」

「能！」

周老師開示完極樂世界的美好，替那附體起好法名，叫「妙音」，帶她懺悔、發願，然後隨眾念佛。她也很快配合，一直照周老師說的去做。

大眾念佛的聲音越來越高亢，速度也越來越快，那附體也隨著念得越來越快，聲音也越來越大，邊念邊哭。

念至大概一個多鐘頭之時，突然見其兩手忽抖動不止，後整個人一下倒在了地上。

當這一剎那，有居士見一柱極其強烈的光從耳邊閃過，亦有更多居士自覺全身汗毛乍然豎起，後謝醒來，詳問其情，知其倒下前一剎那，感覺有一股很強的吸引力，把什麼東西從自己身體中拔出來一樣，後即什麼都不知道了。

這是我親歷的第一個念佛超度附體而往生成功的案例。從心底為那附體往生成佛高興，也為謝居士平安無事而高興。在旁的蓮友也都欣喜不已，且深深受到了

啟迪教育，加深了對因果輪迴的信仰，對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信仰。

和我以前見過的其他附體比起來，這一個似乎走得特別的乾脆，特別的殊勝。細審其由，附體的緣分非常好，謝居士舉家學佛，自身也肯定隨陽間人瞭解了西方極樂世界的好，且能得到那麼多蓮友的幫助。其次她自身善根也很深厚，從始至終都是一口咬定要去西方的。再有就是不論是被附體者謝居士，還是家人、蓮友等都是以一種慈悲的態度希望附體能生善處，脫離輪迴，而非僅僅從身上趕走而已。附體也是有良心的，知道別人

的好，怨恨之心消除了，自然想了結了這段緣，所以心態不同，效果自然不同。

又通過此例亦略可知，阿彌陀佛，四十八願，願不虛發，首願即是以三惡道極苦罪深眾生作為救度對象，所謂「諸佛大悲於苦者，心偏愍念常沒常流轉眾生」。此類眾生雖身入惡道，惡業纏身，然但能信得及，願往生，願念佛，則乘佛願力，無不往生，無不成佛，此正彰顯彌陀弘願之不可思議。三惡道眾生乘佛本願尚得往生，我等善道眾生又焉有念佛不得往生之理耶？

南無阿彌陀佛！（佛楷謹記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三十三、陰間衆生歡天喜地打佛七

我是嚴映芬，我們浙江慈溪的蓮友，每逢佛菩薩的聖誕，都喜歡找我和他們一起到弘願寺來打佛七。

由於我們的方言重，每次都給師父們增加了很多麻煩。為了減輕寺院的工作量，我們這次在家就把要寫的牌位登記好。因為我去的次數多，登記工作就責無旁貸地由我負責。

就在我整理好登記的牌位，準備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我清楚的看到好多陰間的人，他們都笑容滿面的向著我合十，口中連連說：

「謝謝妳，謝謝妳。」夢中納悶，我問他們：「你們謝我什麼？」他們說：「謝妳帶我們去。」

過了一會兒，又看見好多胖乎乎的小孩。他們一個個光著膀子，赤著腳丫，也是雙手合十，又蹦又跳說：「謝謝妳，謝謝妳。」我又問他們：「你們也謝我幹什麼？」他們說：「謝謝妳帶我們去。」我心想這可能是那些流產的小孩吧，特別痛心就脫口而出說：「你們快念南無阿彌陀佛！」

他們馬上就大聲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並且還有節奏的左右搖動著雙手。他們那種歡天喜地的樣子可愛極了。

我醒來後，就再也無法入眠了。阿彌陀佛的力量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我們還只是在登記牌位，那些亡故的人就都受益了。都高高興興要和我們一起去打佛七了，這些苦夠了的人就都能成佛了。

南無阿彌陀佛！（二〇〇七年一月三日 嚴映芬記於弘願寺）

三十四、助念真鑒（真誠念佛 亡靈離獄）

佛名及佛說之任何經咒，字字皆具足無盡無量不可思議之福慧功德，只要真心持念，皆有奇驗。

《雜譬喻經》上記載：有一出家人證道後，勤於度生，但見自己的母親墮在地獄，苦極慘極。他在定中看到一位弑父篡位的國王七天之後壽終入地獄，受罪處與其母同一處所。一天晚上，使用神通在王宮牆壁現出半個身體，國王驚駭十分，持刀砍去，刀自落於地，羅漢仍不動聲色。國王知是遇著有道高僧，倒頭謝罪。

「你可是弑父篡位者嗎？」羅漢問道。

國王誠懇回答：「是的！」

「你性命僅剩七天，死入地獄，我特來告知。」羅漢見國王苦苦哀求，接著說：「七天時間要做大功德已來不

及了。假如在這七天時間裏你能專心念佛不斷，大難即可免除。「國王聽後，一心稱念佛名，七日中未曾稍有間斷。死後神志不昏，在地獄門口趕緊念佛，才一句「南無佛」剛出口，烈焰地獄頓然清涼，種種刑具化為烏有，獄內眾生盡皆脫苦，羅漢又為大家說法，他們一起終得解脫。

佛在《地藏經》上講，即使善人在臨終時，多生多劫種種冤家債主，都將變現家親眷屬模樣，騙使亡人墮入惡道，何況平時不積福德，不力求善舉，不至心念佛修道者啊。

慧覺法師俗家鄰鄉閩門村，今多居閩馬二姓，地理

惡劣，人心不古，性多凶慘，一言不銜，刀杖相往，時有人命死於是非之間。

有一閩姓老嫗，守寡有年，雖說雙目失明，卻能自己下廚，又可摸針穿線，幸有一孝侄照顧。

前兩年忽心絞痛引發心藏病卒死，好在侄兒一片孝心，請來居士晝夜助念。三日後忽然復生。居士們見其甦醒，竟相誇功：妳可不知啊，我們為妳念了三天三夜佛名，累壞了！熟料這老嫗非但不喜，反而不屑地抱怨道：「你等根本沒有念，只有我侄是真心的。他雖未持佛名，僅誦《大悲咒》，可我就是靠他逃出地獄的。」接著

她繪聲繪色地講出了三天三夜去往地獄的真實經歷。

黑白兩位無常，相貌畏怖，體高數尺，用鐵鏈鎖鎖著她的脖頸，強拉硬拽，崎崎嶇嶇走了好長時間的路，進入一個大黑洞，陰氣森然。不一會兒，忽見前方有奇高無比的黑大鐵門，好像有五道一樣沉重高大的鐵門，她只跨過了三道。每到一門前，其門自然張開。而且見往來押解和受刑的鬼卒與罪人無數，鬼卒們拿大狼牙棒照罪人腦門頂上猛擊，血如噴泉飛濺，或是把罪人倒插於石磨裏邊推邊聽慘叫。等等，應有盡有。與《地藏經》裏形容地獄相狀一般無二。當她嚇得毛骨悚然，進入第

三道門檻之際，忽見一十分兇惡大鬼指著一高不見頂，廣無四邊，大似須彌之黑山厲聲道：「瞧妳造下的罪業！」話音剛落，一巨石碾從空飛旋，沒頭沒腦砸輾而來，根本無處躲閃。正在她淒慘嚎叫時，她侄兒手拎大銅錘突然出現，一錘就將黑山砸碎一半去。這時有一位法相十分莊嚴的和尚，身披金光閃閃的袈裟，用金色錫杖一指，另一半黑山像蒸發了一樣，一下子不見了蹤跡，並告訴鬼卒們說：「她現在是個好人，放她走。」誰知這話音剛落，她就醒了，而且還哀哀地叫喚腳痛。她告訴大家說三天後彌陀會，她要在這一天走。果然，

法會間她往生了，很自在。

這一天眾居士們助念很真誠，再也不敢有邊念邊沖殼子侃大山的人了。同時都在暗暗地思地獄苦，發菩提心呢。

經言：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假使眾生所做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不能納受。居士所見須彌山之相有何奇異？佛說，羅漢得道後，見到以前曾在地獄時的狀況，尚且渾身冒汗，汗珠儘是血所凝成。

聞者焉能不為己道業勇猛精進，為他助念真切用心呢！

（《棲月廬筆記選》，智行法師）

三十五、播放念佛機超度祖先的實例

台灣南投縣草屯鎮有位居士，是虔誠的佛教徒，從事電腦軟體相關的工作；常常在工作之餘，義務幫出家法師製作CD光碟片！

其家中佛堂整天都用電子念佛機播放佛號聲，佛堂的一角也供奉有祖先牌位；每逢初一、十五時，這位居士都會備以素齋來祭拜祖先，並且在祭拜完之後，以擲筊的方式來詢問祖先們用齋是否滿意高興！有一次在祭拜完之後，居士照例用擲筊來請示，

結果再怎麼擲都擲不出聖杯（編註：正確答案），都是笑杯（編註：沒有正確答案）！居士心裡頗感到納悶，想說是否祖先有所指示？便一再的擲筊詢問，但想遍了所有能想到的事情，又一再的擲筊，而得到的結果依然都是笑杯！

居士莫可奈何，卻也實在是想不到該問什麼事了，便將事情暫且擱置，想說等過幾天之後再來請示看看吧！沒多久，居士突然想到佛堂裡鎮日播放著佛號聲，會不會是有祖先往生淨土了？於是趕緊去擲筊請示，果不其然，這一擲就出現了聖杯！

彌陀世尊以四十八大願接引眾生，只要善根、福德、因緣具足，無不隨願往生的！平常我們多是聽說某人臨命終時，眾人為其助念佛號而得往生極樂淨土，從來沒想到竟然用電子念佛機，也能使得過世多時的先人因為聽聞佛號而往生淨土，只能說彌陀世尊的悲願及佛法真的是不可思議！

（佛陀教育中心——地藏觀音佛弟子願網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七日）

按：此祖先能得後世子孫為其播放佛號，由此因緣而生淨土，也是他的一種善根福德，但推根歸本在於阿彌陀佛名號本身。

慧淨法師 編

瀕
死
體
驗

【目錄】

◎前言

瀕死體驗 壹

一、賴朝河	瀕死體驗	1
二、林莠芳	瀕死體驗	11
三、許志明	瀕死體驗	14
四、趙翠慧	瀕死體驗	16
五、河村敏子	瀕死體驗	19
六、瀕死體驗	九件	20
七、陰間遇到	死亡丈夫	36
八、陰間遇到	死亡姊妹	44
九、昏迷垂危	院婆救命	49
十、孝婦產難	關公救活	52
十一、白衣觀音	救度死厄	59

十二、心存正念

脫離豬胎

62

瀕死體驗

貳

65

一、寶光和尚

入冥所見

66

二、倓虛大師

陰府問辯

69

三、恒巖法師

地獄見聞

79

四、心樂法師

地獄來回

90

五、傅鶴岑記

病中入冥

97

六、女傭毛子

病中入冥

99

七、奈何地獄

親身經歷

101

八、火海地獄

親身經歷

104

九、念佛一聲

地獄火滅

115

十、念佛一聲

火化紅蓮

120

十一、念佛一聲

地獄獸退

122

十二、魂遊地府	念佛獲救	125
十三、夢下油鍋	念佛彈回	128
十四、冥刑停止	念佛往生	129
十五、佛聖保佑	女兒還魂	130
十六、陽壽未盡	城隍放回	136
十七、四人借壽	逃出鬼門	140
十八、誤抓錯人	死而復生	142
十九、車禍昏迷	神遊冥間	144
二〇、念佛退卻	黑白無常	147
二一、念佛一聲	陰曹現光	151
二二、念佛救命	放射光明	152
二三、昏迷念佛	佛光護身	157

前言

人皆有生死，然有「前生後世」嗎？若有，則生從何來？死往何去？

若死亡不是結束，那死後是什麼世界？死後又將如何？有天堂地獄嗎？有善惡報應、三世因果、六道輪迴嗎？

生必有死，但一般人對死後的有無，死後將會如何，一無所知，一旦面臨死亡，往往驚慌恐懼，不知所措。人若能了解死亡的真相，而且知道死後另有永恒安樂的歸處，便可安心面對死亡，不憂不懼。否則對死有懼，

則求生畏死；然死既難免，則生亦有怖。

所謂「往者已矣」，死後一去不復返。若有人死而復生，告訴我們死時的意識狀態及死後的種種歷程，讓我們有生之年做最好的選擇與充分的準備，則能身心安穩，生死安然。

人生在世，誰能免死？今生之事，故當營務，後生之事，更須預備。若能預備而安心，佛讚為智者，不知預備而惶怖，佛嘆為愚者。

「瀕死體驗」指的是醫學上已宣佈死亡，或非常接近死亡，在意識已脫離肉體的情況下，所見、聞、覺知

的清晰體驗。這種體驗雖非盡人皆有，但若詳加調查，尤其是在醫院裏面，卻也有相當普遍的事例。

透過「瀕死體驗」的各種事例，讓我們明確知道，並非人死如燈滅，一了百了，而是死後尚有善惡報應，六道輪迴；也有但受諸樂、無有眾苦的極樂世界與彌陀救度。

人死後的神識，非常靈敏，尤勝生前。由於人死後神識已經脫離肉體，不再受肉體所限，故能發揮神識的功能力用。譬如生時為殘障者，其神識脫離肉體之後，立即恢復完整形體，盲聾啞啞，可以見聞說話，並知道

他人的起心動念。亦可依自己心念立即前往任何地方；心念何人何物，何人何物立即現前；無論何人何處想念他、呼喚他，不論距離遠近，他也都能即刻知道聽到看到。

神識無時間空間之隔，無上下左右前後之分，故亦無過去和未來，此時正處超越時空的永恆當中；若業力現前，剎那之間，立刻前往，投胎轉世，故亦是升沉交關之緊要時節。

人生在世，惡多善少，是故死後，投生惡道受苦者多，投生善道受樂者少；但不論善道惡道，皆仍在六道

輪迴中。如佛於《正法念處經》說：「從天生地獄，從地獄生天。」又於《涅槃經》言：「雖復得受梵天之身，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終還墮三惡道中。」因此，凡往生淨土不定之人，至少應把握其臨終時機，為他開示彌陀救度，助念彌陀佛名，使其神識往生彌陀淨土，永離輪迴之苦，徹證涅槃之樂。

臨終者一旦體會彌陀大愛，就會有意想不到的心靈轉變：一者對身體的執著與世間的依戀會放下，面對死亡不再驚慌恐懼；再者內心頓感安穩平靜之餘，對所有人也充滿寬恕、關愛與感恩。他的心結已被解開、撫

平，不再有生和死的不安與掙扎，內心備感安寧平靜，所以容貌也因之顯現端正祥和而有光彩。在這樣的心境下斷氣，其人神識，即蒙彌陀接引，往生彌陀淨土。

「瀕死體驗」的各種現象，印證佛法的真實不虛，亦能啟發念佛人「專稱彌陀佛名，必生彌陀淨土」的無上信心；故樂為集結，編成小冊，方便有緣者，隨身閱覽，期能身心安穩，生死無懼。

釋慧淨 謹識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瀕
死
體
驗
壹

一、賴朝河 瀕死體驗

賴朝河居士於民國四十五（一九五六）年出生於台灣南投縣信義鄉，六十六（一九七七）年在馬祖服兵役時，因擔任彈藥士，整日與砲彈為伍。有一天在清算砲彈數量時，一顆硫磺彈爆炸，被灼傷了整個臉部及正面身體，痛倒在地打滾；連上兄弟見狀，急忙為他沖水，並立刻將他送醫急救。

由於痛徹心扉，難以忍受，遂即昏迷。不久，他的神識出竅離體，浮現在身體上方，看著醫護人員不斷為他沖洗傷口，看到自己的身體被包得像木乃伊。此時既沒有疼痛，也沒有喜樂、沒有哀傷，一切似乎平常，那

個木乃伊彷彿跟自己無關。而每個來看他的弟兄他都清楚知道，他來去自如，沒有空間的隔閡，能看穿桌子背面，能透視牆壁外的一切事物，隔壁的開刀房醫師為病人在動手術，他看得一清二楚，樓上樓下，左右隔壁，無有一物不在他的視線之內。而營區的長官及弟兄只要談論與他有關的事情，他馬上到場，知道他們所談的內容；每天有弟兄輪流著為他悉心照料，他都看在眼裏。外島的醫院因設備簡陋，曾有醫官建議送他回台灣治療，但另有醫官持反對意見，認為以他的情況撐不到台灣；每一次醫官討論如何醫治他，他都在場，也很清楚討論的結果。大約一星期左右，院方將他送回台北三軍

總醫院治療；而外島馬祖營區的長官及同袍，只要聊到他的名字「賴朝河」，他的神識馬上到場，台北至馬祖似乎沒有距離。有一次營區弟兄正在包粽子，有位同袍提起：「這些粽子包好，要送幾粒給賴朝河吃」，他馬上到場，聽到並看到。這期間醫院有陌生醫生來會診，討論他的傷勢，他都參與其中，只是無法表達意見；以致日後他清醒時，能熟悉叫出所有參與治療他的全部醫生的名字。曾經有兩三次處於虛空中，眼前的世界空無一物，沒有肉體的包袱，那特殊的境界有說不出的舒服、自在，那種感覺讓他永生難忘。又有一天，聞到一股清香的香味，連續三天這股香味一直瀰漫在他四週；

之後開始有知覺，感覺全身疼痛，神識不知何時又回這軀體之內；而從神識離體至回來，這期間長達二十幾天。自恢復知覺開始，身體逐漸康復；當然，往後經過長時間一次又一次的整形手術，才復原至現在的面貌。

這一事件之後，賴師兄體會到他與母親之間心心相連。他出事之時，軍方封鎖消息，並未立即將此不幸事件告知賴家，但母子連心，母親那時似乎知道兒子出事，心痛如絞，一直要求他的大兒子賴明喜，去打聽二弟賴朝河的消息。賴師兄有一位伯父，於年輕時就出家修行，賴媽媽因掛念兒子，前去求見法師想尋求解答。法師告知：「回家念佛自然就會逢凶化吉」。賴媽媽回家後便

虔誠念佛，祈求阿彌陀佛救救她的孩子。賴師兄因不願讓家人操心，一直不敢回家，也沒有和家裏連絡，而賴大哥因為母親要求，積極的連絡二弟，過程也因難重重，等連絡上時，部隊已遷回台灣，而賴師兄也已經出院重返部隊，兄弟見面恍如隔世，賴大哥見二弟面目全非，甚是心疼。賴師兄日後才知道，當時他連續三天所聞到的香味，是母親為他念佛求佛所供的檀香。（陳晚居士記）



我收集了很多篇所謂的「瀕死體驗」，這些故事裏的人，看起來好像是昏死或是僵死了，但其實並沒有真的死去，他活過來之後，把昏死這段期間的經歷訴說出來。我蒐集了好多篇這一類的真人實事，準備將來要出書，這是其中一篇。

我為什麼對這類經驗關心而去蒐集呢？因為這些是極其珍貴的。死去的人往往不會活過來告訴我們他死後的情形，如果有這種經驗的人，可以回來跟我們訴說他在那個世界的情景是什麼，讓我們現在就能多少了解到未來，而為未來做準備，這是一點。

另一點是，我們所謂的身體，所謂的人生，有精神體跟肉體兩層面，它們似是合在一起的，但是肉體會生病、會死亡，甚至會腐爛，最後與萬物同朽；但由這些事蹟可以證明，我們的精神體卻跟肉體是兩碼事，它可以在另一個空間存在，雖然看不到，但依然存在，同時不受生老病死之肉身的束縛，一方面是要來印證這一點。

再一點是，有的人認為，這個人都已經死了，就是一塊

死肉，你在旁邊把他當作活靈活現似的跟他講話、跟他念佛，有什麼用呢？這些故事可以證明的確確有用。賴朝河居士是中部人，他曾經到台南找過我，這篇是他所敘述，旁邊的蓮友記載下來的。由這篇我們可知道幾件事情：

第一點，他的神識脫離了肉體，神識感覺到很平常，而且沒有病痛，自由自在的。為什麼？因為有身體就有神經，有了神經就有痛不痛的感覺，而神識離開了身體，既然沒有這個肉體，沒有神經，也就無所謂病痛不病痛了。同時他的神識確是存在於另外一個時空當中，超越了我們的時間、空間；我們經過了一天、二十天、幾個月，但是他還是在那種境界當中，無所謂過了幾天。這當中不必吃飯，不必特別穿衣服，不會覺得餓，也不會覺得冷。除此之外，他有透視力，而且有神足通，

也就是說鬼的五通他都具足，因為他不受牆壁的隔闕，既能夠看透牆壁，也能夠穿牆而過；同時不受空間的隔闕，在台灣念他的名字他立刻到台灣，在馬祖念他的名字他立刻到馬祖。這也可以證明一個死去的人，只要他還沒有投胎轉世，那麼我們在另一個空間呼喚他的名字，他就能夠立刻到達，來接受我們為他講經說法，為他助念。所以對亡靈是有這種超度功能的，因為他都知道。還有在那種境界的人，他只要起一念要到哪裏，就立刻到那裏了，現在台灣呼喚他，他一聽到，想到台灣，立刻就到台灣，想到馬祖立刻到馬祖，想到那個地方，甚至有緣的地方就能夠前往，由這個故事也可以了解到這些現象。

再來，《念佛感應錄》裏面也有好幾件事蹟典故是屬於「自己念佛，他人免難」一類的。剛才所談的內容也可以說

是「自己念佛，他人免難」，也就是母親念佛，兒子免難，甚至起死回生。因為母子連心，兒子出事了，並沒有通知母親；但那時母親心中有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安之感，特別殷切地想念遠方的兒子，好像他出事了，其實正是出事了。結果經過請教之後，他的伯父告訴他媽媽，回家念佛自然就會逢凶化吉，如果壽命未到，就能夠早日消災解厄、逢凶化吉；如果壽命已到，一方面能夠延長壽命，不然的話，也能夠超度他離苦得樂，甚至往生極樂，這就是一個證明。證明在哪裏呢？……那個時候她媽媽點的是檀香，這個檀香是供養阿彌陀佛的，阿彌陀佛在接受之餘，也回饋給對方，所以賴朝河之所以醒過來是聞到檀香味，而這個檀香味正是他母親所供養的。（摘錄自《慧淨法師講演集》（二），一八九—一九三頁）

二、林莠芳 瀕死體驗

約一九九六年夏季間的一個晚上，我和我的丈夫及大兒子正在客廳看著外國影集，趁著廣告時間到廁所，但就在剎那間覺得自己的身體極度不舒服，疾呼同修的名字之後，即昏倒在廁所外地板。

我在廁所外昏倒後就不省人事，全身包括臉及嘴唇都已呈現黑褐色，無絲毫的氣息、心跳微弱並已脫肛，我丈夫先替我做簡單的CPR人工呼吸，並請隔壁健康教育老師幫忙，但皆不見起色，於是二人合力將我載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急診處進行急救。

當時的我只覺得自己的身體相當輕盈的飄浮在急救台上方，看著自己的身體被許多醫生及護士忙進忙出地為我急救並實施插管動作，也看到我丈夫在急救台旁一直念著佛號，而大兒子則是哭紅了雙眼在我的身體旁叫著媽媽。但此時的我覺得我人好好的站在這裡，為什麼你們要替我急救呢？

醫生與護士經過十多分鐘的急救後，沈重地告訴我丈夫要有替我作後事或變成植物人的心理準備，我同修並也同時通知我的台中娘家家人下來高雄見最後一面。

除此之外，當時被認為已不省人事的我，也可清楚看到我二哥、四姐在接到丈夫的通知，而焦慮不安，

驅車前來高雄的過程。加上其他一些超越軀體拘限的種種奇特經驗，讓我親歷沒有時間、空間隔閡，隨念來去自如，透視週遭情境的現象，情形彷彿類同於蓮友所說南投賴朝河居士的神識出竅離體一般。

在隔日接近凌晨三點，我漸漸地甦醒過來，替我搶救的醫生及護士幾乎都異口同音的跟我說：「妳能甦醒過來真是奇蹟，一定是妳家信奉的神佛保佑。」由於身體還相當虛弱，因此仍在醫院待了近一個星期才出院。

回溯發生這事之前，平日心神相當不平靜，直覺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似的，因此每天持佛珠不斷稱念著「南無阿彌陀佛」，求能化解，不敢稍有懈怠，那

種驚慌與恐慌情形持續了一個多月，緊接著發生的情況過程，簡略情形就如上方所述。感謝彌陀的慈悲加持，讓我現在對於念佛法門深信不疑，且勸人一定要念佛方能消災免難、增福延壽。（林莠芳）

三、許志明 瀕死體驗

「死」是人生最少的經驗，因為它是每一個人最後的一次經驗，大家經過了這一次經驗以後，就一去不回頭，所以很少有人將「死」的經驗留下來；因此，活著的人對「死」都是茫然無知的。

我非常幸運，因為我曾「死」過一次。

在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金門「八二三」砲戰時，……在一次訓練中，一顆炸彈爆炸，現場僅我一人，轟隆一聲，我就應聲倒地，「死」掉了，那時，我的神識沒有死，好像一個旁觀者一樣，站在我軀體不遠的右上方，看著我那躺著的軀體說：

「許志明！你三十九歲就死了。」
當時我沒信任何宗教，所以既沒有叫「阿門」，也沒有念「阿彌陀佛」。

我聽見同事往外跑的腳步聲，但也聽到一位同仁說：「快去救呀！」聽到他衝上前來，與另外一位同仁，一人拉著我一隻胳膊，倒抱著離開現場。因為我腳上穿著很厚

的皮鞋，他們拖我時，雙腳在地面「喀！喀！」地響，一經振動，我的心臟又跳了起來，停止的呼吸又恢復過來。呀！我又「活」了，睜開眼睛看看自己的雙手，已成了如烤熟的乳豬腳一樣，內面的脂肪透過皮膚，亮滑滑的。

他們將我送去省立馬公醫院，……在醫院住了一年多，……當我的傷痊癒時，我興奮的走出醫院的大門……

（節錄自《天華月刊》第一一五期〈我死亡的經驗〉許志明）

四、趙翠慧 瀕死體驗

趙翠慧居士是佛光會北區協會的會長，因罹患肺腺癌而臥病在床，經常會咳出帶血濃痰，身體虛弱乏

力。一九九九年八月初她又經歷了另一場刻骨銘心的瀕臨死亡經驗，她說：

「那一天，我整個人突然覺得全身冰冷，軟弱無力，但心情卻很平靜舒服，油然而生起大限已到的感覺。」

略停頓後，她接著說：「當時的我，聽覺變得異常靈敏：只要有人在附近走動，聲音聽起來就如大象在走路一般；同時也感覺到皮肉和骨頭正在不斷地分離，膝蓋、脊椎也一一漸次拆解離散；只要有人稍微拉動一下我身上的棉被，瞬間就宛如刀割似的難受；有時親人用水來回敷洗我的腳踝，感覺就像聽到海潮起落的音聲一般。另一方面，淚水、鼻水直流得滿臉都是，切身鮮明

經歷到了佛教所說的「地水火風」四大分離的過程。

在這種情境下，別人看來我是昏迷不省人事的，但其實我的神識相當清明。不但如此，我整個人不知不覺浮起來，輕輕地飄浮於天花板上，俯視著自己躺在床上，身軀及圍繞在床側的老公、好友秀美和吳太太在不捨地哭泣；又飄到房間外，看到女傭把拖把擺在地上也在哭泣。又飄到室外，看到老公離開房間趕往超商購物；看到所有人的反應，看到整個大樓，看到樓下游泳池、花園、整個中庭，那時候全部都一覽無遺。又飄到遠方，看到金黃色光芒，光中出現一片雲海，聽到悅耳的樂音；看到一群穿著優雅的隊伍，

佇立在雲海那兒，看似在等著接引我，觀察我是否即刻同行似的。直到我警覺這一幕情境不同尋常，尚有願心未了，再深吸一口氣的當下，這一些現象才散失不見，隨之又逐漸回魂，恢復體溫。」（趙翠慧）

五、河村敏子 瀕死體驗

我在二次腸癌手術後的第二天，瀕臨死亡的危篤狀態。血壓一直攀升，無法排尿，全身浮腫。當時，我的意識相當清醒；可是，想要睜開眼睛卻睜不開；想要說話，嘴巴也張不開，我體驗到這種情況。周圍說話的聲音都聽得一清二楚，大家七嘴八舌直叫著：

「不好了！不好了！」從醫師開始到大家慌張騷動的情形，我都非常清楚。雖然清楚，可是眼睛就是睜不開，想要說話，嘴巴就是張不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聽到了念佛的聲音，自己雖然無法出聲，可是念佛的心意卻極為堅強。「無論遭遇任何事情，只要一心念佛即可」，我在當時想到了這句話。（河村敏子）

六、瀕死體驗九件

以下九則，節錄自慧律法師《臨終備覽》。

1. 日本人小堤德行先生二十七歲時，因脊椎受傷併發肋膜炎，致生命垂危，以下為其脫體經驗：「我

感覺頭很暈，背部似被蜘蛛網纏住且欲將我拉進地底般，雖極力抵抗，卻力不從心。此時，我感到自己突然從肉體中掙脫，只剩下如氣體般的心。家人及醫師表情凝重，有些人在哭泣，有些人對躺在病床上的我說話，說話內容我在旁聽得一清二楚。」

（慧律法師：）就醫學上而言，小堤先生已瀕臨死亡，眾人認為其已回天乏術，故在病床邊討論善後事宜。小堤先生聽了，心想：「別開玩笑了，我不是好端端的在這裡嗎？」回復意識後，告訴家人方才他們的一舉一動，證實所見確非幻象。由此可見，靈魂（神識）是確實存在的。

物理學第一法則為「能源不滅」，意指能源不會突然

生成，亦不會突然消滅，故人類死亡時，生命能源並非消滅，而是改變形態，繼續存在於某處。

2. 日籍醫師松本曾罹患肺結核，遂於橫濱醫院接受肋骨切除手術。手術過後，以沙袋置於胸部止血。由於其自行取下沙袋至化妝室，不意胸部竟大量出血而陷入昏迷。

松本醫師憶及當時情景，謂：「我自病房天花板向下俯瞰，見一瘦削、蒼白男子，奄奄一息躺臥於病床上，似已回天乏術。該病患身旁有一頭頂微禿之老婦哭訴道：『你亦欲棄我而去嗎？』凝神細視，竟是外婆。我心中正感狐疑，復發覺該患者竟是自己。」松本父母雙

亡，由外婆撫養長大，倘松本不治，外婆勢必孤單度其晚年。松本冷靜旁觀，但見外婆哀傷啼泣，甚感不忍，遂極力安慰外婆，外婆似彷彿未聞。松本自天花板緩緩降落，與自己色身合而為一，始回復意識。

事後，松本向外婆求證：「外婆，您頭頂是否有一處禿頭？」外婆甚是驚訝，道：「你何以得知？為不欲人見，我以周圍頭髮覆蓋禿處，若非由上方近處俯視，絕無法得見。」

（慧律法師：）一般患者之瀕死體驗，或可斥為無稽之談或幻覺，以松本之科學素養及所受之醫學訓練，自具極高可信度。而哭泣致令亡者不安，乃必然之事。

3. 芭芭拉·哈利斯：「我因背部脊椎障礙接受手術，手術完，全身被固定於電動旋轉床上。二日後，血壓驟降至三十以下。朦朧中，聽到周圍一片混亂，醫護人員於忙亂中進行急救措施，我由於飽受病苦，遂大喊：『不要管我，讓我死了吧！』隨即昏迷。當晚，我睜開雙眼，發覺置身於醫院大廳，天花板上之擴音器橫在眼前，低頭一看，自己正飄浮於半空中。回至病房，見自己色身躺臥電動旋轉床上，插滿管子。忽然周遭變暗，有人拉起我的手，靠近一看，竟是十四年前過世的祖母。祖孫二人不需語言，即可彼此了解，猶如心電感應。須臾間，周圍漸亮，黑牆般的物

體籠罩著我，開始激烈迴轉，裡面發出金光，且愈來愈強，最後將我團團圍住。和風徐吹，低沉的嗡嗡聲陣陣傳來，祖母已不知去向，我亦回至自己色身。

一週後，我又再度發生脫體現象。當時，自己猶如置身於巨大肥皂泡中，黑暗中，無數泡泡從四周飄來，每個泡泡裡是不同時期的自己，我的一生全在數不盡的泡泡裡。此際，我感覺到神就在我身邊（我本是無神論者），那是無形的，只能說是一種能量或力量。從泡泡中，我再次體驗自己的人生。旁觀的我，只是以意識形態存在，無所謂形體。

我又溜進護理站的洗衣間，看到我不慎尿濕的墊

子在乾衣機裡旋轉。原來護士未經清洗，即直接烘乾。兩名護士正在談論我的病情，我才知道腰間至胸前的石膏，須六個月方能拆除，但醫護人員為了安慰我，都騙我說，只要六周即可拆掉。聽到這裡，我便回到病房，進入自己體內。

後來，我把石膏和墊子的事告訴那兩名護士，她們都嚇得目瞪口呆。」

4. 菲莉絲·愛德華的瀕死體驗是：「遇見死去的親友，其中包括素未謀面的祖父。還見到耶穌，我們互相擁抱，拍拍肩膀，相視而笑，然後他就在瞬間消失了。接著，我開始人生的回顧。」

愛德華另一次經驗則是：「感覺自己飄浮在宇宙間，除了我，尚有許多不同國度、不同人種的人，該處完全無時間及空間的感覺，無上下、左右、前後之分，亦無過去和未來，因為是在脫離時空的永恆當中。」

5. 北肯塔基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懷德·史東：「我也是無神論者，只相信眼睛所見的事物，並且極端的自我主義。西元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因十二指腸穿孔而住院，在等候開刀時，劇痛難忍而昏迷。等睜開眼睛，發現自己站在床邊，色身猶臥於病床；我極度不悅，原以為死後一了百了，詎料既能看得見東西，也聽得到聲音，連自己站在地板上的感覺亦十分清

晰。伸手去摸床上的自己，亦有觸感，乃至病房裡的味道、空氣中的氣息全然存在。我向妻子吼道：『這是怎麼回事？我快瘋了！』但妻子卻毫無反應。我又對妻子身旁的友人怒吼，對方亦毫無反應。

此時，門外有人喚我，一看，皆是素未謀面者。我聽從陌生人的指示，隨他們而去。室外霧氣瀰漫且愈來愈濃。途中我屢屢問及：『要帶我去哪裡？』彼皆不答，只言：『到時候就知道了，走快一點！』約莫走了幾十英哩，霧氣完全籠罩四周，伸手不見五指，我不安又疲倦，遂站在原地不動。彼即對我拳打腳踢，撕裂我的皮膚，啃噬我的肌肉，我寡不敵眾，終被按

倒在地。我不由自主地向神祈禱，彼等竟消逝無蹤。遠處出現一光點，且愈來愈亮，將我圍住，緩緩上升，適才打鬥的傷痕也完全不見。前方出現許多星星，我們相互致意，毋需語言，以心電感應即可交談。接著開始回顧我此生所作所為，一切皆依序出現，所有行為皆被提出討論。結論為：我必須回至地面上。經過一番爭執，我只得同意。睜開眼時，醫護人員已開始為手術做準備了。」

（慧律法師：）上述三例之共同點為，在瀕死狀態中，皆曾經歷生命的回顧，故一生所作所為，在臨終時將一一浮現，可由此得證。

6. 芬蘭籍醫學博士魯卡內·奇魯戴，因急性腹膜

炎，被送至急診病院，接受緊急手術。其時，彼因全身麻醉而失去意識，後始驚覺自己飄浮於天花板，目睹自己色身接受手術，並可知悉此刻正在進行手術之醫師心中所想。自天花板所見一切，與平日眼見事物時無異，但無法感受到「時間」，亦即全然無「時間」之概念，此可謂背離日常世界之精神性體驗，因已由三次元世界進入四次元世界。由於將存在系統由三次元世界推進至別次元，脫離色身者本質之存在，並無任何變化，在另一次元可繼續存在、思考、感覺，是以，毋需恐懼死亡。

奇魯戴醫師，於脫體狀態中思及死亡，不禁心生

恐懼，大喊：「媽媽！」即此一瞬間，神識飛至位於千里外之赫爾辛基的娘家。由此可知，在此狀況下，意識可瞬間到達自己欲往之處。

奇魯戴醫師述及自己回至家中所見情景：「客廳裡，我母親正在縫製一件有花朵圖案的長袍，我姊姊五歲的女兒則坐在地板上畫圖。我心想：『不知姊姊到哪裡去了？』突然，場景改變，我已置身一雞尾酒吧，見姊姊正與一名男子相談甚歡。我四下張望，卻未見姊夫，頗覺無趣，遂興起回家之想。此念才動，即已回至千里之遙的拉普蘭德家中。當一思及己之色身，意識隨即回至色身內，始覺色身冷而僵硬，隨即睡著。

翌日，打電話回家，證實昨日所見並非幻覺。復致電姊姊，問及昨夜行蹤，姊姊支吾其詞，我說出雞尾酒吧之事，姊姊至為震驚。」

7. 美國亞歷桑那州高速公路上，一印第安女孩發生車禍，被一男士救起。女孩告訴男士：「請讓我安靜一下。」隨即閉上眼睛。約莫十幾分鐘後，復張開眼，交代該男士，盼彼至印第安保護區，將自己死訊通知母親，並請彼轉告：「我雖走了，但請母親放心，因我已與父親在一起。」

男士至遠在千里外之印第安保護區，將遺言轉達，其母領會地用力點頭，將男士領至一置有棺木之

房間，原來，女孩之父甫辭世不久。

（慧律法師：）就實際情形而言，女孩無由得知父親死訊，倘欲解釋此現象，應是於另一確實存在之世界中，人類能如光速般移動至念頭所到之處，因其所處之空間，非吾人目前所處之三度空間，故可於一瞬間由甲地移動至乙地。

8. 瀕死體驗研究之先驅穆迪有一女性朋友維依，曾因急性膽囊炎開刀。手術進行當中，其心跳突然停止，彼時，維依脫離體外，自天花板得見醫護人員忙亂情景，雖欲與彼交談，卻無人察覺自己存在，亦聽不見自己聲音。維依輕飄飄走出病房，至醫院會客室，見女兒凱西肩披二條不搭調之披巾，對女兒之

怪異裝扮頗為不滿。復至另一室，見乾弟與朋友言及：「本擬於今日前往雅典探望亨利伯父，但得知維依病危，欲留下幫忙，故取消雅典之行。」

維依本視此皆為幻覺，經求證，果確有其事。女兒係因乍聞母親入院手術，慌亂間隨手取一披巾即奔赴醫院，不意竟多取一條。至於乾弟取消雅典之行，亦完全屬實。

9. 西元一九七六年，醫學教授金芭莉於醫院擔任社工時，遇到一瀕死案例：「瑪利亞為心臟病患者，入院第三日，心跳忽然停止，彼時，院方將其安置於醫院北側二樓之加護病房中，身上滿纏膠布及管線，

病床周圍有各種裝置及螢幕。醫護人員為其施行心臟按摩、輸送氧氣及注射。見其呼吸、意識回復，我始安心離去。是夜，護士來電通知我，言瑪利亞急欲見我，且情緒似極激動。我趕至醫院，瑪利亞一把抓住我手腕，將自己脫體而上升至天花板，眼見醫師急救之過程一一敘述。由於稍感無聊，欲至病房外。方一動念，即自動移至病房窗外，醫院大門口正上方。瑪利亞說明所見景物，後經我求證，絲毫無誤。瑪利亞復移至另一側，於三樓某扇窗戶外，見窗框稍偏外側處有一隻藍色網球鞋，鞋之小趾部分已磨損，鞋帶繞至鞋跟下。瑪利亞自認所見絕非幻境，遂請我代為尋

找。我果於醫院西側三樓某一病房窗邊尋獲此鞋。」

（慧律法師：）由上述四例可知，自肉體脫離而出之某種主體（神識），能對外界有所感應，並能自由自在移動至各處。多數體驗者脫離肉體時，欲由某處移至另一處，中間並無移動過程，只須動念，即可於瞬間抵達。即令有移動過程，亦可任意穿越牆壁及緊閉之門窗，乃至穿越他人色身。

七、陰間遇到 死亡丈夫

1. 媽媽回來了

「唉唷！」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住在巴西·里約的F馬利亞。當她在樓梯口眺望遠方的時候，一不小

心，從樓梯滾下來。這一摔可真非同小可，人立刻昏迷不醒，口吐白沫，可能是腦震盪。

當人送到醫院後不久就離開人間了。為了辦出葬，因此將屍體從醫院移到家裡。她的兒子在新棺材旁，哭得死去活來。

馬利亞的先生，於二年前因車禍去世，現在母親馬利亞又離開人間了，他變成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馬利亞在死後的世界，一定很掛念她的幼子吧！」鄰居們都很憐憫的說著，並對於馬利亞的死感到惋惜，也許是上天有意的安排吧！

但是……「啊！……屍……屍體在動了！」準備出

葬的人，打開棺蓋後，所看到的並不是一具毫無血色的屍體，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在動，頓時被嚇呆了，圍觀在四周的人被此情景驚住了，大家的臉上都浮現著恐懼。只有幼子驚喜而毫無畏懼地大叫著「媽媽！媽媽回來了。」在一旁的人都稍微鎮靜了。並為這不平凡的奇蹟歡呼著。死後九小時，又復活過來的馬利亞，迫不及待地向她母親訴說她這九小時所經歷的怪事。

下面的故事是馬利亞親自所目睹的「死後世界」，以及和她先生相見的情形。各位讀者看了之後，必定感到毛骨悚然。

2. 丈夫帶路回到人間

冥冥之中，馬利亞小姐好像被某種東西一直帶引著，像隧道的暗路。她感覺到，隧道的周圍好像有眼睛在監視著她，令她全身都不對勁起來。平常遇到這種情形，她必定被嚇得不敢走路。但非常奇怪的，這一次她對這種陌生的眼光毫無畏懼。甚至，反過來瞧清楚他們是何等人物，為何窺探她的行動。

好不容易的走完隧道後，前面又展現出一條鐵礦般的岩石路。她毫無猶豫的繼續走著，這好像一條走不完的路。有時候，山上的落石會從頂上崩下來極為驚險，她躲避著落石，然後又繼續的走著。突然間，有一大塊人頭般的落石擊中她。

「唉唷！」馬利亞在毫無警戒中大叫一聲。但奇怪的，雖然落石擊中她，卻一點也不感覺到疼痛。而且身體也並沒有感覺到石頭的碰撞，難道她只剩下一副軀殼而已？真是奇怪的很，儘管無數的大落石擊中她，對她都毫無影響，她仍舊照樣的走路，並在落石中繼續的趕路。

在走路的期間，她的全身是僵硬的，她的腳所以會自動的走路，好像是有股力量在拖著她走。「喔！那是什麼？」看到前面恍恍惚惚的怪景。

馬利亞在尚未看清楚什麼東西之前，立刻暫停走路。細瞧之下，前面是一個像麵粉糊樣的泥沼。馬利亞

看到這樣的情景，她的意志告訴她，還是停止前進。

但她的腳都不聽從她的指示，自動的起步走出。當腳踏進粘漿裡後，走起路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實在難以行走，但腳卻不停的走著。

當她在前進中時，突然有人拍著她的肩膀，她感到很奇怪，在這個陌生地方，會有誰認識？

轉過頭來，令她大吃一驚，原來是兩年前，因車禍不幸死亡的先生。他的樣子非常的可怕，鮮血淋淋，外形還留著當時車禍受傷的情形。臉上傷痕累累，右臂折斷，實在慘不忍睹。

「這是什麼地方？你不是已經死了，為什麼還會

在這裡呢？」

馬利亞感到很驚奇，怎麼會在這裡碰到自己的先生呢？因而，迫不及待的質問著。突然間，臉上的表情有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轉變，非常生氣的說：

「妳為什麼到這裡來？」

「因為，我從樓梯上摔下來，醫生研判我已經死了。」她回答其所記憶的，一五一十的告訴她的丈夫。

「媽媽的身體還好吧！」

夫妻兩人太久沒有見面，好像有綿綿的情話訴不盡。一面在泥沼中行走，而且互談了相離後所發生的事。

從丈夫的話中，馬利亞得知丈夫生前曾經偷偷地

買了不少的股票，這是她生前所不知道的。

「若是這樣的話，那我們以後的生活可以改善不少哪！」

「這件事我一直不敢告訴妳，我怕妳會反對這種投機事業。雖然，在生前想告訴妳，但是，為時已晚，現在，總算有機會告訴妳了，這大概是上天有意的安排吧！妳趕快回去，將我所收藏的股票全部賣出去，然後將所得的款數，用在孩子的身上。」

「但是，我已經死了，不可能回去了。」
「沒關係，跟我來吧！」

她形影不離的跟她先生走一段路程後，不知怎麼

搞的，她先生突然間消失了。然後，非常奇怪的，她竟然活過來了。對於死去的丈夫，她更加的愛他，於是，她按照先生所說的話，在抽屜裡找到不少的股票。（原載《神秘雜誌》第三七期）

八、陰間遇到 死亡姊姊

「由於煤氣中毒，最後臨終了。」住在墨西哥——阿喀布爾各市的若娜，於一九七〇年一月八日逝世了。經過二年的糖尿病後死亡的。但是，經過四小時後——

「大……大夫……不得了，屍……屍體竟然會動了。」太平間的管理員，看到死人復活的情形後，臉

色突然變成鐵青色，迅速的衝進大夫室。

醫師飛快的趕到太平間後，看到死過的若娜，屍體確實開始慢慢蠕動了。醫師摸動脈，聽心音後，發現死去的屍體確實活過來了。

「這……這是怎麼回事呢？」難道醫師將病人判斷錯誤，將奄奄一息的活人誤斷為死人。雖然醫生有滿腹的疑問，但救人第一，十萬火急的把若娜送回病房，重新開始治療。經過醫生緊急治療四小時後，她終於慢慢甦醒過來了，這實在是一個意外的奇蹟。

「妳死了以後，當時的心情怎麼樣？是否目睹了死後的世界？」家裏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充滿好

奇的詢問著。但是，很遺憾，這次她並沒有看到死後的世界。她在死後的這段時間裡，毫無知覺。

此後的五年內，她再死了十二次，每次經過數小時後，死去的屍體都再一次的復活過來。但在第二次後，確實看過「死後世界」。在第三次和第十二次死後，對於所看到的死後世界，印象最為清晰，這些經過真是駭人聽聞。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這是她第三次所經過的死亡。在印象裏，這次的死亡經驗最為深刻。當她的腳踏進死亡世界後，聽到有個聲音在叫「若娜小姐」。是女人聲，然而卻看不到半個人影。

「是誰？」若娜莫名其妙的向四周環視，最後看到一棵樹木時，忽然叫一聲「嗨！」從那樹木浮出一個女人。此刻，眼前呈現一片模糊，沒有瞧清楚那女人的輪廓，只知道溶在樹裡。若娜正摸不著頭緒的時候，「若娜，清醒一點，不要怕，是我，妳還知道我嗎？」雖然，若娜有一點懼怕，但認清她的臉，出乎意料的驚叫起來。

「妳是姊姊！沒有錯，是姊姊吧！」

「嗯！」這個女人淺淺地微笑，並不停的點點頭。當若娜出生的那一年，她的十二歲姊姊剛好去世。自從若娜懂事以來，對這件事感到非常內疚，總覺得她

的出生，是姊姊的性命換得的。

「家人都還好吧！」「嗯！全家人都很好，妳不用掛念。妳可知道，我好想念姊姊喔！自從我蒞臨這個世界後，妳就已經過世了，我只有在照片看過妳的音容。」

「姊姊也很高興看到妳，妳不曉得姊姊心裡有多興奮。」

恐她一鬆手，姊姊就會像輕煙般消失得無影無蹤。姊姊堅決的搖頭後，撇開若娜的雙手，很不情願的擺出一副絕情的樣子。「我已經不在妳所生存的世界了，妳應該回去好好孝敬爸媽才對，這樣才是好女兒，好妹妹。再見！」

若娜畢竟是陽間的人，這次所以能來到陰間，完

全是由於她的呼喚。「噯！」瞬間若娜頭昏目眩，感覺上好像一直墜落黑暗的空間裡，並突然清醒過來。這時若娜奇蹟地復活過來，自她離開這世間後，已過六小時了。（原載《神秘雜誌》第三七期）

九、昏迷垂危 院婆救命

病中奄奄一息的他，只見一位老護士來替他打針，奇蹟從此發生了……

那年大姐夫三十九歲，因肝病住院開刀，同期入院患者有八位，但相繼死去了七位，只剩下大姐夫一氣尚存，奄奄待斃。

切開的傷口因肝內膿液淌流不止難以縫合，只能插管子夜以繼日的排放，每天用最好的針劑和營養食品維持生命，可是養分一到肝內卻又化成膿流出，醫生早已打算放棄救治，挨不過家屬懇求才勉為其難繼續收留。

有一天，大姐夫陷入昏迷，不省人事，醫師通告家屬準備後事，守候病榻照料的大姐和嬸嬸一邊哭泣著，一邊替大姐夫梳洗更衣，那知道此時大姐夫忽然大叫一聲醒轉過來，嚇了大家一跳，他喊道：「別讓她跑了！」

他問大姐有沒有看到一位老護士，長得醜醜的，剛才

拿了一支大針筒前來替他打針。他說：因為看她不是醫院裡的護士，不肯讓她打，兩人爭執不下，老護士說是院公派她來的，堅持打了他一針，他不甘心便吵起來。

奇蹟就在這裡，自從大姐夫昏迷中挨了一針回魂後，流了兩個月的膿止了，肉漸漸長出來，肝逐步痊癒，傷口也可縫合了。

當大姐夫可以起床走動時，問院長醫院裡可有安置院公、院婆？因為是一家基督教徒開設的醫院。沒想到院長說：「有呀，患者中很多是拜佛的，為了順應家屬要求而供奉，就安放在入口大門的後面。」大姐夫走去一瞧，怔住了。那尊院婆長得跟冥冥中替他

打針老護士一模一樣。

這段三十五年前十分神奇的舊事，如果當年的院長仍然健在，一定可以作證。（秋禾一九九四·十一·十四）

十、孝婦產難 關公救活

常言道：「生死有命」，每一個人的壽數，在冥冥中早有注定，不可強求，所以「命中注定三更死，不能強留到四更」。

但是如果是此人命不該絕，即使瀕臨死亡之城，也會出現一線生機，轉危為安。

李梅女士與年老的母親及兩個未滿十歲的兒子，

同住在基隆。先生是個海員，長年不在。早幾個月她丈夫放船回來小休，不出一月就歸船了。

後來李梅發現有了身孕，心裏不免有些擔憂。

母親今年八十多歲，年老多病，自顧不暇，自然不能照顧懷了孕的女兒，兒子年幼，每天須送上學、接放學。家裏細務，都須她獨力承擔。

初時李梅還能支持，直到大腹便便，不免力有不逮；況且她又是一個勤勞而能幹的家庭主婦，把家裏打掃得乾乾淨淨，一切打點得頭頭是道，有條不紊。人畢竟是血肉之軀，體力過分透支，健康也就愈來愈差了。

最近一次去醫院定期檢查，因預產期將近，所以

醫生囑咐她入院休養待產。李梅回家安排好家中一切，並收拾一些必用物品，準備入院待產；誰知竟在這個時候，母親舊病風濕復發，腰酸背痛，行動不便。

李梅不放心母親及兩個年幼兒子無人照顧，又以為肚子裏的孩子不會太早出世，所以決定遲幾天才入醫院。

天上降下密密的微雨，地下一片濕滑。

李梅如常一般拖著大肚子到街市去買菜。左手一包，右手一袋，結果一不留意，滑倒在地，果菜跌滿一地；她覺得滿天星斗，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想要爬起，但是四肢軟弱無力，再次跌倒。

她腹痛如絞，滿頭大汗，非常痛苦，唯有高聲呼

救。途人見狀，便立即報警。

當時李梅雖然十分痛楚，但神志仍然清醒，知道自己被救護人員抬上救護車，然後送到醫院的急診室，醫生馬上為她急救。

躺在床上李梅感到十分疲倦，視力開始模糊，靈魂像要脫離軀殼，她慢慢地闔上了眼睛……

四周一片雲海，李梅像騰雲駕霧般，輕飄飄地到了另一個世界。

前面傳來陣陣喧鬧人聲，只見人群在爭先恐後地排隊輪候，趕著要去什麼地方似的。李梅昏昏噩噩地走過去，想看個清楚，卻被後面擠上來的一個女人撞了一下。

李梅正想責問那女人，為何走路如此匆忙，誰知她反而惡人先告狀。

「還不走快點，軟手軟腳的，過了時辰妳便後悔莫及了。」那女人不耐煩地說。

李梅腦子裏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唯有跟著她走。走不多遠，便被一座圍牆堵著去路，李梅抬頭一望，原來這並非牆壁，而是一個魁梧碩大的身軀，英明神武、莊嚴不可侵犯。

那人滿臉紅光，長有一把及腹的美髯，手上拿著的一把閃閃生輝的大關刀。

李梅心頭一凜，那不是關帝老爺嗎？怎麼會在這

裏擋著去路呢？正在滿腹疑惑的時候，只聽見那女人帶著哀求的口吻說道：「關帝爺爺，求求你讓路吧！我要趕這個時辰，否則便遲了。」

關帝眯著雙丹鳳眼，左手撩起美髯，洪鐘般的聲音緩緩地道：「那就讓妳走吧！」

「多謝關帝爺爺，大慈大悲。」那女人連忙叩頭道謝。「但是不能讓她過去！」關帝指著李梅道。

「為甚麼呢？」那女人不明地問。

「因為她還要孝順年老多病的母親，照顧兩個年幼無知的孩子，如果她走了，就會有很多人失去依靠，為她傷心，這樣太殘忍了。」關帝爺憐憫地說道。

那女人聽了之後，無限感慨地對李梅說：「可能妳平日做的好事多，所以得到關帝的同情，救回妳一命，希望妳以後開開心心地過日子吧！」

關帝老爺對著李梅笑了一笑，突然就煙消雲散地消失了。

李梅由始至終一直糊裏糊塗，不知發生了甚麼事。終於忍不住拉著那女人問道：「到底這裏是甚麼地方？妳又趕著去哪裏啊？」

「原來妳甚麼都不知道？」她驚奇地說道：「這裏是地府，我趕著去投胎呀！」

李梅一嚇之下，昏了過去……

當她醒來時，是躺在醫院的病床之上。

那時正值醫生巡房時間，醫生在護士陪同下進入了病房。巡到李梅床位時，見她醒了，很是欣慰。

「恭喜你已度過了危險期，而且生了一個健康的女嬰。」醫生恭賀她道。

她後來得知自己入院的時候，情況十分危殆，現在能保母女平安，也可算是個奇蹟，雖似夢非夢，卻真如實有。（原載《神秘雜誌》）

十一、白衣觀音 救度死厄

小妹結婚早，雙十年華即為人妻，妹夫家中有親戚

是婦產科醫師，生產時原以為應較無後顧之憂。怎奈年輕又素來健康的小妹，與胎兒歷經一天一夜纏鬥，仍無法自然生產，親家醫師只得宣布難產，要趕緊剖腹。

手術一個鐘頭後，胎兒平安誕生，然而小妹卻因血崩而香消玉殞，親家醫師急救長達半個鐘頭仍無效。妹夫遭受此悲喜交替的事故，早已哀慟得說不出話來，小妹的婆婆則在院中附設的佛堂不斷跪祈觀世音菩薩，希望保佑媳婦平安……。

十分鐘左右以後，小妹竟然睜開了雙眼……。

事後小妹述說當時情形：「不知為什麼，我覺得自己一直飄向天花板，我低頭看下面。看到好多穿綠

衣的醫師，拿著許多器械在『我』的肚子上弄來弄去，我想要看清楚一點，可是身不由己。繼續『飄浮』，飄了許多地方，最後看到面前出現一位穿白衣者對我微笑，用手上瓶子的水灑向我，然後我就醒來了。」

小妹描述穿白衣者的特徵，居然就是醫院的觀世音菩薩像！

如今小妹已有一子一女，並已皈依三寶，且在該醫院擔任行政工作。「復活」也許可視為「奇蹟」，但家父家母以身作則數十年來為地方公益之事不遺餘力，是我們八個孩子引以為傲的明燈，使我永遠深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小草）

十二、心存正念 脫離豬胎

曾經有個修行人，有一次在打坐中出了陰神，沿著齋房後面的小路，往林子裡走。一路走去，就是平常散步的小徑。再往前走，是平常沒有進去過的地方，那裡有座房屋，大紅色的門。他看得奇怪，這個大紅門是從前一直沒見過的，到底怎麼回事？好奇的走上前去，開了紅門簾，往裡探頭一看，有個女的躺在床上，張著兩腿，正在生孩子。

這個修行人一看，陡的一驚，覺得自己太不規矩，趕緊縮回身子。裡面一個產婆模樣的婦人，看到他，

笑嘻嘻的招呼他進去，他卻怎麼也不肯，急急忙忙的趕緊往回走。

這麼一急，回過神來，自己竟然在屋裡打坐。

回想方才的境界，不像一般的妄想。下了座，往屋後那片林子走去。沿著平常散步的那條小路，清清楚楚，方才出神時所走的，就是這裡。路的盡頭，擋著竹籬，平常不讓人進去的，所以他一向也不往裡走。但是由於剛才坐中的境界，實在奇怪，所以這次他就繼續往裡走。守園子的人看見，大聲叫嚷著，怎麼也不讓他進去。理論了半天，後來他把打坐中奇怪的景象說了出來，那個人總算勉強放行。進了竹籬，沿著

小路繼續走，哪裡有什麼大紅門的屋子，那個地方正好是個豬圈。聽守園的人說，方才母豬生了窩小豬，其中一隻生下來就死了。

這個修行人聽到這裡，嚇得一身冷汗。修行這麼多年，差點變成了豬。要不是當時心存正念，如果對著女人的下體，動了一絲邪念；或者昏頭昏腦的，被產婆拉進房裡寒暄，那麼他就鑽進母豬肚子裡了。

這是近代人的一則公案，發生在抗戰時期（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由此，我們同時想到古德大師曾經說過，修行人常入無想境界，而以此為滿足的話，來生果報很可能會是豬。（作者：無名·台灣·二〇〇四年）



瀕死體驗貳

一、寶光和尚 入冥所見

紹興樊江鄉廣仁寺，有一寶光和尚，俗姓陳，名幼清，家住紹興城朝東坊，很有善根，十四歲受人勸化，喫長齋，幾年後，道心增長，十九歲開菸葉店，叫店裡人都喫長齋，另給葷菜錢。

這年秋天，兩眼忽瞎，第二年，頸項害瘰癧，又害鶴膝風，聽說觀音大士靈感，臘月初一日起，每天五更時，跪在庭前露天中禱告，禱告了四十九天，沒有效驗，那時冰凍寒冷，家裡人怕他加病，勸阻不止，說大限到來，情願快死；壽數未盡，願賜快好，病好願出家作和尚。又許願放十萬生命。

第二年正月底，五更時，正哀苦禱告，忽昏倒，見一男子來，叫道：「陳先生，你有病麼？」又對他說道：「病是前世罪業的果報，你跟我來。」幼清跟了他走過大路，兩邊都是黃沙灘，房屋很多。走了一里多路，到一地方，有大廳七間，中一間設有公案，椅子兩張，一白髮婆坐在左邊，一黑髮婆，坐在右邊，黑髮婆起身走進裡面去。白髮婆叫幼清坐在右邊椅上，說道：「你要修道，曉得道字怎樣寫法？」幼清說：「首字加走字。」白髮婆說：「不是，我說的道字，是三個直字。」幼清聽了，不懂；漸漸有些明白，說道：「我作生意，尋錢不少，怎樣沒有積聚？」白

髮婆立起身，向左右看看，又坐下。引路人說道：「太太的意思，說轉眼是空。」白髮婆指廳外月洞門，叫幼清去看。走入洞內庭中，覺寒氣徹骨，庭後屋中，人聲嘈雜悽慘，有羊鴨雞鵝種種的聲音。裡面又有大廳五間，外有紅色木柵，中間放一公案；有一穿黃褂的人，坐在上面，一人跪在下面。又見兩人拖一赤膊大漢到柵內跪下，命將舌頭伸出，有兩個，一同常人一樣，一紫黑像豬肝，拖大漢的人，在袋中拏出鐵鉤，鉤了大漢的舌頭，又一人，拏小刀割大漢的背脊，幼清嚇得不敢看。忽一人很快跑來，要捉幼清，幼清嚇了逃走；前面有大河攔住，拼命跳過，驚醒。

作夢的第二天，身上發寒熱，有半月久，病漸好，一隻眼復了明。他要出家，老母不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八月，老母死了，第二年二月出家，在廣仁寺剃髮，那年二十六歲；從此一心真誠修淨土法門，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今年四十四歲。

寶光師親對我說這事實，叮囑我記錄了，登在靈感錄中勸化，報菩薩的恩。（陳寶慧居士）

二、倓虛大師 陰府問辯

1. 到陰間去了

在當時，鬧時令症的人最怕鬧肚子，只要肚裡一

響，瀉幾回肚，不幾天就要死！這種病在當時好像有邪氣一樣！

我在金同學家裡回去之後，到了天黑，就覺得肚子痛，內裡咕嚕咕嚕的響。我心想：「壞了！恐怕我也要死。」又怕母親知道了擔心，沒敢言語。於是把小褂脫下來，將腰圍上，就睡覺了。這時我心裡又害怕，肚裡又痛，不一會兒，就像作夢似的，把我痛過去了。其實，並不是作夢，而是自己死了還不知道呢！

雖然是死了，可是迷迷糊糊像作夢一樣，見來了兩個鬼把我架著，飄飄蕩蕩的，過了好些山，又過了很多的水，覺得在水面上，就飛過去了。

後來，那兩個鬼把我架到一個廟門口，像一個衙門樣子，裡面有很多的房子，那兩個鬼把我往屋裡一推，他說：「進去吧！」一副很兇惡的面孔，說話很憤憤的，「在這裡等候過堂！」

這時，我才明白我已經是死到陰間來了，心裡非常懊惱，非常難過！因憶起我母親的話，說我不好養活，這時才證明是沒錯。

我在那裡等候了一個時間，胡思亂想的想了半天，四周陰沈沈的沒有一點兒聲息。回頭一看，屋子裡有一個管帳的先生，在那裡拿著筆不知寫些什麼東西，餘外更無他人。我想：死了不要緊，在我母親跟

前，就我這麼一個人，如果我真的從此死了的話，我母親哭也哭壞了，這該怎麼辦呢？於是我慢慢的走到寫帳的跟前，想法子與他套交情，說近話：

「先生！」我很和藹很客氣的問：「我犯什麼罪，叫我來過堂？」

「不知道哇！」他答。

「在什麼地方過堂？」我又問。

「從這裡往後去，就是過堂的地方。」

「是誰管著過堂？」我一句跟一句的往下問：

「嘆！」他很驚訝的說：「你以為你還在陽間嗎？你現在已經死了的鬼，過堂的時候要由閻王來問

案，這點事情還不知道嗎？」他一邊說，一邊頭也不回的繼續往下寫。

後來我沈思了半天，又問：「我能轉生嗎？」

那位先生，對於我問他的話，囉哩囉唆的他已經聽膩了，當我問他「能不能轉生」時，他心裡很不耐煩的就順口答應了一句：「我不知道！過完堂你自然明白了。」說這話時，他依然低著頭往下寫。

在那裡又待了一會兒，我忽然憶起外道裡，誦經招魂一回事，究竟這事是真是假？有用沒用？就拿這話去問他，他忽地停住筆，回過頭來說：「這事不假，陰間確實有這回事。」同時他又指著牆上的木板說：「這些

板上的位子，就是剛死過不久，提出來，等他的後人誦經超度的，如果過的日子太多，就不容易往外提了。」我看看他指的那些板子上，果然有很多名字，還有香紙經卷等，接著我又往下問：「什麼時候過堂？」他說：「你等著吧！閻王正在後面剃頭呢！」因此我又聯想起小時候看戲，有胡迪罵閻，記得那位閻王是古衣古冠，前後冕旒，為什麼陰間的閻王也留辮子也剃頭呢？

2. 與閻王的問辯

在那裡待了一個很長的時間，那兩個鬼，又來架著我從甬路上走過去，到了一所殿堂裡，那兩個鬼用力把我往裡一推，摔了一個跟頭，我便進去了，裡面

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只聽有人問：

「你是王福庭嗎？」

一種很陌生很粗暴的聲音傳到我耳朵裡，本來我的學名就叫王福庭，我知道這是閻王爺開始問案了，我便隨口答應了一聲：「是！我是王福庭。」

「你知道吧！你已經死咧！現在該送你轉生。」
閻王繼續往下說。

我想：「轉生還不知道轉到哪裡去，既轉生，再想回家也回不去了，我母親不掛念我嗎？不哭壞了嗎？」事急智生，我又反問他：

「我有罪嗎？」

「你無罪！」

「我既無罪，何必費這事令我轉生呢？我母親就我這麼一個孩子，從小嬌生慣養，恐怕我死，我要不回去，她不惦念我嗎？她不哭壞了嗎？況且人生學好不容易，我今生也沒做壞事，剛剛知道要學好，如果讓我去轉生學壞了，還不如今輩子，這有多麼冤枉啊？」我這樣的辯駁著。

「壽限有定數，不能只依你！」閻王說。

「我在世的時候，聽說誦經增壽，我的經白誦嗎？」我又反問。

本來在原先我見過我舅父死過的時候，我怕死，曾經

想過不死的法子。那時候有施送《高王觀世音經》者，說誦一千遍可以免災不死。我請了一本，那時候想：「大概是一氣誦完。」就用兩天一夜的工夫，把一千遍誦完了。自此以後，每天有工夫就誦幾遍，然亦不知死不死。

閻王說：「誦經不白誦，你本來壽限已到，現在給你增了五年壽，活到二十二，這不是誦經的功德嗎？」

「既然誦經有好處，請你放回我去，我再繼續去誦經；再延長我的生命，這不很好嗎？」

「嗯——」他有點不贊成的樣子說：「只誦這種經不成！」

我聽了他這話以後，心裡一沈思，大半還許能通融，

既是誦這種經不成，必定誦別的經能成，我就應聲的說：「如果放我回去的話，我每天念十遍《金剛經》。」

本來在我們那個村裡，有施送《金剛經》的，我只聽說這個名字，究竟這部經有多少字，內容怎麼樣，我也不知道。閻王聽了我的話，就答應了。於是又命那兩個鬼，把我送回來。在路上走得很快，過山涉水，還是去時所走那條路。

回來之後，我很清楚的看著我們家裡的那座南屋，大門向東，進大門之後，聽我母親正在哭得很哀痛。我們家的三間堂屋，是一明兩暗，我內人正在當中那一間屋裡涮鍋，我的屍首在炕上順躺著，我母親

守著我的屍首哭得要死要活，那兩個鬼，把我送回原來的屍首跟前，從後面一推，「你還陽吧！」

這時，我像做一個夢似的醒了，回頭看看外面，已經紅日三竿。（倭虛大師《影塵回憶錄》）

三、恒嚴法師 地獄見聞

在日本侵華戰爭時，日本飛機亂炸我的家鄉——湖北省鄂城縣周圍。我年廿二歲，父母帶著我們兄弟姊妹媳孫等，本擬趕到賀勝橋站搭火車至重慶，但母親終因不堪驚恐疲勞於途中而亡！父親離散，我與兄嫂等躲在金牛鄉下，日日思念父母，不知他們身在何處？故

於每晚望月對空而拜，思惟如何才能得知父母所在！

三天後的一個晴朗下午，因思念父母，悲哀愁悶而昏沉！忽見一位莊嚴的出家人，手執拂塵對我說：「走呀！」「去那裡呀？」那位出家長者說：「你不是想看你的父母嗎？我帶你去呀！」並且叫我前行，我請長者前行，可是長者必叫我先行，我不好再違長者意而前行。只見路兩旁綠草如茵，整潔清新，不久面前現出一城，城門大且高，要仰頭而望，其鐵門上排列若干碗大的鐵釘釘著。

我與長者走進去，在門後有個大玻璃窗的房子。長者叫我稍等，他去登記，我問：「為什麼登記？」

他說：「你還要回去呀！」在他登記時，我看見一位穿白府綢藍條對襟開領短衫長褲的青年為之登記，一看那不是姨表兄嗎？我歡喜的叫「表哥！表哥！」奇怪！他為什麼如同不見不聞、不知不覺，若無其事，長者辦好，回頭又帶我走。

走不遠，看見一大片草原，臥著牛、馬、豬、羊、鹿等各種四腳獸類，無能計數。在路邊的牛都瞪著牛眼看我，我怕怕，不敢走，長者用拂塵一揚，牛頭就皆轉向裡面。我心想，這些動物都是活的呀！又往前行，見一片大叢林，樹上有許多各色各類，花色美麗的鳥，樹下則是許多雞、鴨、鵝等兩足禽類。再前行不久，看見

姑表姐光著身體，僅在腰臀之間圍著一塊白布，坐在石頭地上，懷前抱著一個小嬰兒，長髮散在背後腰際，面上如同初醒未洗臉的樣子，而眼角仍留有眼屎。我叫「表姐！表姐！」她也同樣的不聞不知，頭亦不抬。

我無可奈何的又向前行，長者依舊在後。續行不遠，看見一大熱鐵煙囪上，有人緊緊抱著，已經如同石膏人粘在其上。我一看，這不是我們鄰居紀家少爺嗎？他為什麼在這受罪呢？長者答：「他壞了人家的女孩子（即是誘姦女孩子），所以受此罪報。」啊！在上他家是做木材生意的，很有錢，據說整棟倉庫裝的都是銀元，也常接濟窮困的人。那個少爺詩文都

很好，為人做事也很洒脫，可是不為人知的色欲惡行，還是要自己接受果報的，可不慎哉？

再放眼前看，唉呀！青面鬼拿著大鐵叉，又著人往刀山甩，其人身首破裂，腹破腸流。又有夜叉鬼破人腹的、挖心的、挖眼睛的，有鐵鉤鉤舌頭的，大油鍋炸人的，用鐵鋸把人從頭鋸開分兩半的，還有把人倒栽在大石磨中，磨得血漿溢流。其中更有叫喚、哀嚎、淒烈慘痛之聲發出，看得我眼睜不開，耳不忍聽，心中直顫抖。我沒有問長者，自思惟這是作惡眾生在接受慘痛的果報。唉！眾生！眾生啊！可悲可嘆！

我實不願看這些了，正好側面有條路，於是很自

然轉過去，走、走，走了一條路，順著長老的指引，走進一棟房屋裡面，啊！赫然看見母親坐在床上，妹妹坐在媽媽身邊。我歡喜異常，叫著媽媽！奔向母親，想貼著母親坐。可是總是落空，沒有貼上，而母親亦是若無其事，不知不覺。心中很難過，以為母親只愛妹妹，好似沒有我這個女兒，不知我的思念！

此時長者又叫我向前走，只好無可奈何走吧！長者對我說：「看你哥哥去。」我問：「他不是坐在坐牢嗎？」長者說：「他無大過，只是對於妻之不孝沒有加以教導，失去為夫應盡的責任。」過不久我們到一辦公所在，是棟樓房。心知哥哥在樓上，上了樓梯，

即見哥哥坐在桌前撥算盤。我高興的叫著：「哥哥！哥哥！」。可是哥哥亦如前所見：表哥、表姐、母親、妹妹們一樣，不知不覺，不見不聞，不能通達。

長者又叫我走、走、走，似乎走了不算短的路程，感覺其境非常清幽廣大祥和，我自己也舒暢自在起來。到了一間黃色光亮的大房子裡，周圍是透明的門窗，只見父親在其中禪坐。看見我來了，說：「你來做什麼？」尚未答話，長者對父親頷首示意，父親亦點頭領會其意。我對父親說：「我不走了！」隨即歡喜的坐在父親右側，而父親雖未言語，似已知我的去處。不一刻，長者又示意要我走，無可奈何的又走出來了。

不久來到一橋前，橋寬約四、五寸，腳才踏上去，又縮回來，怕！怕！長者輕動拂塵，說：「不要怕！」於是我再踏上，似乎橋很堅固，不搖不動，也就向前直行。向下一望，唉呀！在紅紅的血水裡，有許多分不清楚是男是女的人頭蠢動著，人人都未穿衣，又有蛇纏繞其身，蠕蠕而動。我問長者：「這是怎麼一回事？」長者答：「這是淫欲、生產、血污池呀！」「那該怎麼辦才好呀？」長者說：「修呀！」我問：「要怎麼修呀？」長者：「不要生孩子！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我似乎明白的「噢」了一聲。又向前走，不久，再看下面，呀！藍藍的，是水？是天？抬頭仰望，水天一色，

就如同萬佛聖城的夏日，晴空萬里，藍而透明。正看得神往，長者推我一把，我身如皮球滾、滾、滾得心驚肉跳眼睛睜開一看，原來靠在床頭上，衣服給汗濕透了。心還在猛跳！原來是夢，回憶夢境，歷歷如真！

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世界和平。我乃返鄉回故居，進入第三重的客廳上，所供的靈牌果然有表兄、表姐、胞兄三個靈位，姑媽和嫂嫂拉著我的手，哭訴戰爭別後的經過。先是安慰她們，待她們停止哭泣時，我問表兄死時是否穿白府綢藍條子的對襟短衫長褲呢？姑媽緊張的握著我的手說：「孩子你不會死吧！你怎麼知道呢？」我

說：「我看見他們哪！為什麼不給表姐穿衣服呢？」姑媽又一遍的說：「孩子！你不能死，你不會死，神明保佑孩子平安無事啊！」我告訴他們我去陰間看他們的經過！「已經是兩年多前的事了！我現在不是好好的回來嗎？」姑媽心神稍安，告訴我表兄斷氣時是穿藍條白府綢短衫長褲。「表姐產後十幾天，天氣很熱，要我給她洗頭擦身。剛洗完頭，將髮梳好，正待洗身時，發覺好不對勁，急忙找塊布給她蓋著下體，就在此時斷了氣，過數天後，孩子也死了。不過裝棺之前，我都給他們穿著壽衣袍，棺內鋪蓋得很好哇！他倆夫妻在同一个月中去世的！」

表兄表姐原來是夫妻，也是姑媽的女兒、女婿，家中雖有錢，可是死後的穿戴、鋪蓋已無益於亡人了！生前雖是夫妻，死後由於業報不同，各居異地，互不相知了！母親與妹妹好像在陰間過生活。唯有父親生前念《金剛經》，並且打坐，秉承儒家精神教育女兒——「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以恕己之心恕人，以責人之心責己」等甚多，因受父母之教誨，耳濡目染已成習慣。今日學佛雖無成就，但這些道理皆令我感覺自在，受用無窮。又因父親生前學佛，故能與我相見相通，此與其他人尤為不同。

又學佛後，念誦《地藏菩薩本願經》，乃知道那水天一色原來就是鹹水海，而帶我至陰間探望父母的那位出家長老，同修們都說那就是地藏王菩薩。（1992·11·10原載《智慧之源》）

四、心樂法師 地獄來回

【原編者按】此篇係作者心樂法師親身經歷，發生於一九三三年的浙江省睢陽縣。

驀然，竟也匆匆又走過了五十個年頭，埋在底層裡的記憶，已嵌上無數歲月的痕跡；寒暑易逝，卻嘆日子的短暫，而夢裡的一段也是如此……。

1. 慈航渡苦

那一剎那，我像一隻蛻不了的蟬，在蟬殼中哀哀的叫，懦弱的蠕動，在窒息的空氣裡掙扎；海水的沖擊、侵蝕，壓迫形成翻騰的波濤。我呼嘯著，嘶吼著耶穌、耶穌來救我，無論我如何的喊叫，卻得不到四周一絲絲的回響……。

路旁觀音菩薩的形象，迅速閃過腦際，我又重新叫出觀音的聖號；隨著叫聲，眼前的海面，出現一艘載有許多不知名菩薩的船。菩薩救我！菩薩救我！觀音菩薩甩了甩手中的楊柳；霎間，我已來到船上站在菩薩旁，脫離了那場生死的爭奪戰。

2. 親歷業海

無形中，我被一個老婆子（我直覺地如此認為），帶進一個周圍如鉛顏色一樣，昏暗濁重的地方，有數不清的隔間，傳來許多苦楚的啼哭聲……斷斷續續，淒涼萬分。

首先，看到一個正方形的大隔間裡，刑人被綁於中央，交替被來自四個角落的尖型刑具撞擊鞭打；身上的肉裂開條條，鮮血斑斑，只聽到無力瘖啞的呻吟。再次看到身體兩邊繫有鐵繩的人，被左右的獠牙鬼差如拔河似的拉，慘聲連連……。

儘管老婆子一直告訴我他們的業報，我卻一句未曾入耳，只感覺心力交瘁，懼怕退縮不敢目睹。緊閉

雙眼，深深在心靈烙上一道不可磨滅的痕跡。

3. 十殿閻王

睜開眼睛，不知什麼時候，堂上坐了一位眼神極冷，一付冷酷輪廓的青面閻王。鎮定情緒，我趕忙下拜，求他讓我回去。閻王沒有理我，也沒開口。殿堂的相貌，卻一殿又一殿輾轉出現在我眼前；我就這樣一殿又一殿一直拜下去。直到第九殿時，殿上閻王開口對我說：「再賜予妳五十年的壽命，回陽後，把妳所見警戒世人。」我叩頭拜謝之時，突然想起兇悍的嫂子；再抬頭望閻王。閻王似乎洞悉我的心事，又告訴我說：「妳將有一位好丈夫。」此時，我才安心舒了一口氣。

4. 登臨淨土

不知不覺中，我又來到一個柔和安詳的地方。人臉上都掛著微笑。周遭充滿鳥語花香，清流激湍，令人怡然陶醉。聞不到車馬的喧嘩聲，這份寧靜，使我忘了前面的恐懼及震撼。

遙遠望去，眼端出現好多蓮花。蓮花上出現好多各種不同姿態的菩薩。站著、坐著、蹲著……，佈滿了眼線中的世界裡。溪畔垂柳飄揚，翠綠的蓮蓬烘托粉紅的花瓣；菩薩的英姿，色海變幻，天樂繚繞，我已忘了置身何處？

更有那用七寶飾成的塔，金光閃爍，莊嚴無比，

裡面阿彌陀佛的金像，塑立在闊大講堂的前方。我欣喜的叫出——我要在這裡，我不要回去了。聲音的彼落處，出現一位拿龍頭拐杖的老夫人，說道：「妳！現在還不能留在此地。這裡都是皈依三寶的佛弟子，妳以後再來吧！妳母親還在家裡等妳哪！」聽到母親，執拗不肯的態度才軟下，低頭默肯。

5. 得遇亡父

抬頭之際，我又躊躇站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正當我滿臉疑惑時，我看到已逝去的父親。爸爸來到我的面前，我們彼此高興寒暄著，也同時遇到許多已逝的親朋好友。我跟他們講了好多話，覺得又渴又餓，

我向爸爸要水及東西吃。爸爸說：「我們這裡沒有水喝，水源有鬼吏把守控制，我們只能飲溝裡的污水，只能吃人丟棄的食物、祭品，更有時偷取雞鴨及糞屎吃。此地不是妳應該來的，趕快回去吧！」我正想再開口問爸爸時，一位金人對我一指，只覺得眼前一黑，我又回到世間，重拾回生命的氣息。

6. 後語

十九歲那年，因意外而亡；三天後，我又奇蹟似的活過來。其中的轉變，使我把信仰三年的耶穌否定掉！五十年來，也歷經人事滄桑；世間的榮華富貴，榮辱、憂寵也如船過水無痕跡，遠了！遠了！一切也

如鏡花水月的虛幻而不實……。夢中的極樂，促引我剃下三千細髮，放下塵勞求歸佛界。

倚仗佛菩薩的力量，五十年的歲月，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我仍然健康康活著。感念菩薩的加被，在法味溫馨中，拋掉塵俗的齷齪，心中清淨無垢。願此感言與一切有情，同求淨土，同歸極樂。

（一九八三《覺世旬刊》〈七十回首〉心樂）

五、傅鶴岑記 病中入冥

光緒丙午（一九〇六年）秋，我病溫瘧，醫生誤用柴桂。九月初八日，覺心腹如火燒，求死不得；午時後

恍恍惚惚到一衙門，有許多囚犯跪階下，形狀可怕。一官坐堂上，呼我到案前，命差役拏一本冊子叫我看，冊面寫「德渡」二字，內有我的名字，下註：「事多明察，中少誠實」八箇字，其餘不及細看。差役取呈案上，送我出衙門，聽得遠遠有哭聲，忽覺近在耳旁，睜眼一看，只見收殮的物件都備好了，我已死過多時了，由游敬山、王煥章二君，用大承氣湯治好。

後聽妻子說，氣絕的時候，面色蒼黯，身體僵硬，不料活轉。

我想此事當它是夢，但是那時氣絕多時，神經已失作用，決不能作夢，這樣清清楚楚，分明是鬼神的境界，實在無疑了。（傅鶴岑自記）

六、女傭毛子 病中入冥

甲子年（一九二四）十月三十夜一更時，女傭毛子病重，昏迷中，看見三個鬼差來，前面拏蠟燭的鬼差，用力拖她手臂跑，毛子大哭不肯跑；回頭看見兩個鬼差在後面，嚇得跟了跑；像喫醉酒，身體飄蕩，自然行動。燭光照在路上，有泥，有石子，稍遠黑暗如漆；不多時，到一條河邊，有橋幾丈長，一尺多闊，下面流著黑水；毛子害怕，鬼差馱了她過去。跑了一刻，看見都是石頭路，很平正寬闊。不多時到一大殿，前門很高大，紅色牆，進去有庭，約一畝多田大，照樣有三進，才到裡面。堂上有大案桌，中坐一官，六

十多歲，戴風帽，著黑衣，鬚髮雪白，很威嚴；案旁立著三個差役，像在訊囚。三鬼差跪報到了，那官查看簿冊，問姓名，毛子哭說叫陳毛子；另取一簿有紅字有黑字，陰官一面翻小簿看，又時時看大簿，寫字很快。寫完，拏了竹簽一拍，發怒罵鬼差，鬼差磕頭不止；罵了許久，陰官說送她去。又很溫和對毛子說，不要怕，送妳回去。喝叫鬼差將毛子帶去，毛子跟鬼差到一家門口，鬼差在她背後一推，就醒了。

又說陰間森嚴可怕，有許多情形，大半忘了。大堂下，有一六七尺高的大鍋，下面火光很猛，還有一大鐵叉，不知鍋裡是什麼。陰官同鬼差們說話很多，我那時嚇暈聽不清楚，不能細說。（陳曼居士）

七、奈何地獄 親身經歷

一九九八年六月，六十六歲的姜金蘭，講了她的
一段親身經歷。

姜居士八、九歲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有一次
附近唱大戲，她背著弟弟到戲台跟前去玩，不小心讓
弟弟在戲臺上拉了屎。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得罪了神
靈，唱戲的名角大怒，把小姑娘訓了一頓，還不依不
饒。有人從旁邊勸解，你別嚇唬她，她是姜善人的孫
女，叫她爺爺給神上禮賠罪不就行了。有人把這事學
給了姜居士的家裡人。

姜居士回家後，她母親對她說：「妮，過來幫娘

搓根線。」小姑娘剛走到跟前，她母親就用一根布條勒住了她的脖子。用姜居士的話說，她當時是一掙就往外跑。

跑著跑著，沒有路了。只見一條大河，黃泥漿水翻翻滾滾，水很黃很混，有很多男的女的光著身子披頭散髮在裡面「洗澡」，一邊洗一邊還亂噉噉叫。小姑娘害怕，一扭頭，看見一位老婆婆頂著棗花手巾在賣糊辣湯，這才感到又饑又渴，偎到跟前問：「叫我喝點不？」老婆婆說：「去！沒有你的事。」「叫我喝一點。」「一點也不叫妳喝，趕緊走趕緊走！」姜居士再往其他地方一看，只見一些人，正把有的人往油鍋裡面扔；

把有的人掛在鐵架子上，像殺豬一樣用刀砍；還有兩人把一個人的頭往磨眼裡塞；還有把人大卸八塊的；還有把人往石臼裡塞……小姑娘嚇得直往後退。

這時過來一位老頭，雪白的鬍子到胸口，紫袍白領，黑口雲頭紫鞋，拄著一根龍頭拐杖，見到姜居士就說：「妳這個小閨女，怎麼跑到這來啦？到處找不著妳。」姜說：「我上哪去，那邊還有炸人（烹的意思）的、還有殺人的。」老頭說：「上您爺那去。」姜又說摸不著家，老頭讓她拉著他的拐杖，閉上眼。她一拉老頭的拐杖……只覺得忽地一下子，醒過來了，發覺自己躺在自家的西屋裡，脖子上還纏著根布

條。這才明白是她母親因為生氣，把她勒死過去了。

她跑到爺爺那裡，前後一學，姜善人掉淚了：「我苦命的乖乖，妳去的是鬼門關呀！」後來，她爺爺為了感謝「土地爺」搭救（他們認為是土地爺），還燒了一大盤香。（節錄自《淨土季刊》二〇〇三年冬季刊〈奈何——一位居士的親身經歷〉徐冉）

八、火海地獄 親身經歷

1. 死了十一小時

當大家在為工作而忙碌時，「哇！」在中國上海市某工廠做工的王建先生，在操作機械時，由於一時

的疏忽，皮帶竟然被轉動的機器捲入，整個人飛出掉在數米遠的混凝土上面，掙扎了一會兒後就斷氣了。然而為了慎重起見，先將屍體搬進醫院後，確認人已經死了，然後送到家人所為其準備的位於郊外的一間房子。唯恐身體放久了會發出臭味。於是立刻準備出葬，並請和尚唸經，同事和鄰居們都來參加此次追悼會。

大家對於王建的為人非常的敬愛，因為他平時做人很好，做起事情也非常盡責，外人託付的事更是辦得盡善盡美。因此，沒有一個人不憐惜他的死亡。到了夜晚時刻，來參加追悼會的人都一個個回去了，場

面變得非常冷清，只剩下家人守在旁邊。

當家人正在感傷時，王太太忽然說：「大家節哀一點，有人的呻吟聲。」王太太朝黑漆漆的窗外望去，此刻夜已深了，除了颯颯的風聲外，並沒有什麼動靜。「這就怪了，難道是我的耳朵聽錯了嗎？」王太太以為自己傷心過度而聽錯了。

「不！沒有錯，我也聽到了。」此刻，家人們都停止哭泣了，彼此對看著。這個時候又聽到「唔唔唔……」這次的聲音比較清楚，而且並不是從外面傳進來的，而是從旁邊……。

「唉唷！」大家異口同聲，不約而同的驚叫著，

這真是天大的怪事。逝世的王先生正在呻吟著，並像打哈欠般的伸出雙手。王建從死神的手中脫逃出來，整個人完全復活了。這是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日所發生的事。

「啊！爸爸。」籠罩著的憂愁頓時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全家的歡樂。大家合力的將王先生抱起來，並高聲的歡呼他的再生。這驚人的消息，馬上傳遍整個上海市。

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很多人都抱著許多疑問來詢問王先生所經過的「死後的世界」。

臉泛著蒼白，好像心有餘悸似的。他約死了十一小

時，然而對他所經歷的另一個世界，仍非常深刻。每一個情景還歷歷在眼前，下面是王建所看到的死後世界。

2. 通過山崖？

當我醒來後，看到自己躺在很熱的砂地上，我感到很陌生，竟然不曉得身處何地。心裡想要爬起來，但全身疼痛。「喂！這裡有人嗎？趕快扶我起來，有沒有好心人來救救我吧！」

儘管我的聲音喊得變啞了，仍得不到一絲絲的回答，看來這附近沒有人的蹤影。此刻身體越來越熱了，我心裡想著，若是不設法離開此地的話，必定會

被這高溫給灼死。我作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死在這炎熱的沙漠裡，這實在太可怕。

正在苦惱時，忽然有人在觸摸我。抬起沈重的眼皮一瞧，是個全身裹著白布的老人。

「你是誰？」我很好奇的詢問這神秘的老人，然而這老人只望了我一眼，又沈默了。對於我所問的，完全不加以理會。正在疑惑不解，為何在沙漠中會出現這個古怪的老人。奇怪了，剛才全身的疼痛完全消失了。

這真是奇蹟，整個人解脫了束縛，全身輕鬆起來。「謝謝您，老公公。」當我很感激的要向老人道謝時，他已經不知道在何時就已消失了。都怪我一時得意忘

形，竟忘了救我一命的老人。

由於全身恢復了體力，於是我又振作起來，在沙漠上不斷的走著。當走到一段路程時，前面有崖擋住去路。正在猶豫不決時，忽然從後面來了個人影像，毫無阻擋的一直穿崖過去。眼前的山崖並不能擋住他的去路。

「唉喲！天底下怎麼會有這種事，難道他是精靈不成？」王建簡直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情景，然而在走投無路之下，最後下定決心走過去試一試。

於是鼓舞起勇氣把身體向崖一碰，奇怪他也像別人一樣，一下子就通過了。這可把王建嚇了一大跳，

想不到自己的身體竟然能穿崖，難關總算過去了。

但是此刻卻叫了一聲「哎唷！」立刻停止腳步，動彈不得。

3. 人一個一個掉下去

過了懸崖後，本想是一條平坦的大道，然而卻出乎意料之外，前面竟然是一片熊熊的火海。——「地獄的火海」

王建看到眼前一片地獄的火海，立刻停止腳步，全身不能自己的一直發抖。旺盛的火焰，一直向上衝，把眼前染成一片火紅。附近都是火，並不時的發出哄

哄的燃燒聲音，那種火勢熊熊逼人的樣子，好像要把整個人吞噬掉。火焰猖獗的場面實在令人怵目驚心，根本不敢越火海一步。

正在危急的當兒，他的背後出現了一個男人，並跟王建擦身而過，臉上毫無表情的走向火海。正感到懷疑的當兒，仔細一瞧，原來火海中有一條窄橋掛到對岸，這是火海中唯一的生路。

這一窄橋上，有許多人正戰戰兢兢的走著，他們一面用手擋住火焰，唯恐身體被燒到，一面十萬火急的通過火海。但是，橋太窄了，旺盛的烈火都撲到橋上。正通過的人，有的被火觸傷而掉進火海裡。儘管這

也是一條坎坷的道路，順利通過的機率實在是很小。

王建靠著本能思考著：「若能通過這一條窄橋，那我就能再生了。」在這死後世界的死人，雖然他們已經來到另一個世界，但是為了求得再生，儘管機會非常的微小，可以說是毫無希望。但仍不懈怠的努力著。

掉進地獄火海的人陸續在增加。王建看到這種驚險，恐懼的鏡頭，簡直不敢逼近一步，唯恐掉進火海後，就萬劫沉淪，永不復生了。但是，後面的人陸陸續續的湧上橋上，想要退縮也不可能了。在這不得已的情況下，唯一的辦法也是唯一的生路，只有前進而已。

「好！試試看吧！」王建拋開一切的顧慮，頭也

不回的往前衝，腳下的火焰愈來愈旺盛，好像無數隻的野獸在怒吼著。太熱了，王建全身好像被火烤著，頭髮也引到火，不停的燃燒著，整大片的皮膚也被燙傷了，他像一隻瘋狗似的不停地往前跑。

他的前後，陸陸續續有人掉進火海中，使得他的意志力大受動搖。「振作一點！」他無時無刻不在勉勵自己。

在筋疲力盡之時，雖然有幾次很想休息，但一想到家中的妻子，便提起精神，繼續的跑著。「哎！實在不行了。」當他心裡正在頹喪的時刻，忽然他的眼睛一亮，橋的對岸竟然在不遠的前方。還剩下一點點

的路程，就可以脫離這片火海了。

然而，過橋後，他的疼痛及傷痕竟然消失了。而且還有種很虛幻感覺，整個身體一直往黑暗的洞穴墜落著，不知過了多久，才落到穴底。這時精神立刻大振，他很驚喜自己竟然活過來了。（原載《神秘雜誌》第三七期）

九、念佛一聲 地獄火滅

「一句阿彌陀佛具有不可思議功德，不論知不知、信不信，只要稱念，當下蒙受佛光攝護，災障消除；若當下命終，決定往生極樂世界。因為彌陀名號即是彌

陀光明之本體，又是彌陀本身之存在；現世安穩利樂，命終超生淨土，是名號功能的自然運作。」當劉妙音老師在貴陽龍泉寺依經文祖釋這樣說明時，有些蓮友一時還難以接受，以為：對佛法既無深入理解，也沒有「一心不亂的功夫，也沒有所謂信心決定的體驗，就這樣念佛也能消災免難，往生淨土嗎？然而余竹居士卻深信不疑，而說出她的一段親身經歷，許多蓮友聽後對這一句名號不可思議功德都信受不疑。

貴陽地區有念佛將佛號存起來死後用的風俗，余竹居士因此知道有阿彌陀佛，但她自己當時並不念佛。

一九九三年夏季的一天，與丈夫吵架，一怒之下，拿

起一根鐵棒把丈夫當頭打倒，鮮血遍流。她想：人既然打死了，自己也活不成了，便拿出平時備好的安眠藥共一百二十粒，聽說伴酒喝下效果更好，便以酒和水服下。

她發現自己一個人來到一片大沙漠，整個天昏地暗，旁有樹林，也是昏昏暗暗的。有二個高大的男人，好像公差，中間押著一個女人走過來，原來是她死去的母親，穿的衣服、髮式等等和她死時一模一樣，只是面無表情。知道這是她母親，但彼此很陌生，並沒有母女之間的親情感。她母親好像見如未見一樣，從她身邊經過，未講一句話。兩個高男人兇狠地說：「跟我們走！」她即隨後。前面有一條約一米寬的水溝，

水黑而臭，他們三人輕輕一躍便過去了。余竹不敢跳，也不想過去，想到還有二個小孩在家，便折過頭往回走。

她一人在沙漠中漫無目的地走啊走，這時四周突然起火，燃燒的火焰形成一座漂亮的四合院式的屋子，有一個人要把她往火房裡推，她感到非常恐怖。記不清是聽到有人念了一聲佛，還是自己念的，還是有人提醒她念的，反正是恐怖驚慌當中念了一聲「阿彌陀佛」。當一聲「阿彌陀佛」一出，立即著火的房子等，一切恐怖境界，當下消失，遂醒過來，發現自己竟躺在醫院病床上。醫生對她洗胃、灌腸、做人工呼吸等，已經三個多

小時了，在她感覺當中只是在沙漠中走了一會兒。

原來丈夫的血流到樓梯，被鄰居發現，撞開門把她二人送往醫院。這一切她都渾然不知，完全在另外一個時空當中。

後來學佛，印證「獨生獨死，獨去獨來」、「三界火宅」等經文，她比一般人體會更加深刻。

以有如此親身經歷，余竹居士信佛後修學淨土，尤為虔誠，專稱佛名，雷撼不動。

余居士當時並未學佛念佛，對佛法毫無理解，談不上信心，也毫無修行；因瞋恨心，造兇殺業，魂遊地府，身陷烈火，隨口稱佛，以壽未盡，眾火消滅，

從冥轉陽；若壽終盡，則必如《觀經》所言：「轉地獄火，為金蓮花，一剎那頃，往生極樂。」念佛往生，斯有何疑！（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劉妙音居士述 釋淨宗記）

十、念佛一聲 火化紅蓮

昔，天竺，阿輸沙國中，有一婆羅門，愚癡不信，惡業嚴身。其婦淨信，解念佛定。

婦每勸夫曰「汝可念無量壽佛」，夫不隨。此婆羅門多欲愛婦，情深染著，不知厭足。

時婦曰：「夫婦如雙羽，汝如何不似我行？既不隨我心，我亦汝不隨，眾不順情。」

時婆羅門曰：「我愚癡故，不能持汝行，將如何？」
婦曰：「汝定一時，我修念佛定訖，擊金鼓時，將
唱南無阿彌陀佛，入寢屋方交臥。」婆羅門如言而行。

三年後，依微疾而卒；脅下尚暖，婦疑不葬。

五日方活，悲泣謂婦言：「吾死入鑊湯地獄，羅
刹婆以鐵杖打罪人，打動鑊緣，即謂汝金鼓聲，不覺
高聲唱『南無阿彌陀佛』。爾時地獄如涼池，蓮花彌
滿其中，聲所及罪人皆生淨土。羅刹白王，王放吾還
曰：以此奇事，傳說人間。即說一偈云：

若人造多罪 應墮地獄中
才聞彌陀名 猛火為清涼

婆羅門憶持而再說，聞者歡喜矣。

（《三寶感應要略錄》引《外國賢聖記》、《淨土聖賢錄》）

十一、念佛一聲 地獄獸退

人道也有到地獄中去工作的。大約在數十年前，在蘇州有一位洪居士，他在十幾歲時，有一次昏倒在地，他家裡的人，急請醫生來治療，醫生在他身上打針灌藥，但是不能發生效果。在他身上仍是熱的只是昏迷不省人事，家人不敢收殮；經過了三天，他自動的醒轉來。

在他倒下的時間，他就被二個陰差請去，到地獄

去辦公；醒回來以後，亦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家人。但是，從此以後，一年至少要去十多次，每次都是三兩天。因為常常如此，他家中人也認為常事，知道他是個陰差，也不十分驚惶了。

他對地獄眾生中的痛苦，十分明瞭，他有時與大德高僧請益之時，就有透露一點，但在講的時候心裡仍有餘悸。

他是個虔誠的念佛修行者，他有一次告訴家人，一句「阿彌陀佛」在陽間似乎是極平常的，可是在地獄中卻能發生很大的效力。

他敘述過去：有一次見地獄裡突然出現了一個白鬚

子的和尚，相貌非常莊嚴，手執拂塵。走到閻王殿，閻王見到，都從座站起，向他致敬；他在地獄中可以暢通無阻。他見地獄眾生受苦，不時口中念佛，但是很奇怪，只要他一聲佛號出口，地獄中的苦具便立刻停止。

有一次，這位洪居士看到一群猙獰的野獸正在追逐一個相識的人，那人惶恐萬狀，拼命逃向洪居士身邊，那群野獸在後面追趕過來，洪居士連忙也學那位和尚，高聲念了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居然也發生效力，那群野獸立刻退卻。

所以洪居士知道念佛的好處，就非常虔誠的念佛。

（白聖長老《往生念佛文講話》）

十二、魂遊地府 念佛獲救

愚婦姓胡，名曰菊輝，乃袁光保居士之兒媳。因過去無明故，又在娑婆轉了二十六春，早年算命，告愚婦命不過三十；帶著憂心嫁到袁家，經常魂不守舍，夜有惡夢，並有惡鬼追趕。此時本願念佛法門傳入我家，愚婦在姑母、公公勸導下開始念佛。

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午夜，愚婦和往常一樣，魂遊地府，到了地府後，冤家債主齊來索命，獄卒鎖鏈將我鎖住，無法脫身。心想這下完了，如果不想辦法脫身，再沒機會了。在半路上心生一計，對那些鬼卒說：

「我肚子餓了，你們快去弄點吃的來。」果然兩個鬼卒依計放下我去尋找食物。機不可失，我連忙解開鎖鏈轉身就逃，但是不擇其路，到了一座山下，山周圍都是刀狀，旁邊一片森林，定睛一觀，原來沒有枝葉，光禿禿的，一片劍林。準備向左邊逃，又看到銅蛇鐵狗張開血盆大口漸漸向我逼近。前是刀山，側是劍林，銅蛇鐵狗緊追不捨，後有冤家債主，地獄鬼卒，上天無路，下地無門。在此千鈞一髮、無處逃身的情況下，突然記起姑母說過的念佛退冤鬼，便開口試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一個「佛」字剛落音，果真天空一聲巨響，地動山搖，並一道紫金色的光芒直射地府，

隨著光明兩朵大白蓮花徐徐降下。其中兩位尊者站在蓮花上，前面那尊者一手垂下，一手端著蓮花，雙耳平肩。另一位尊者身穿白衣，似男、似女，一手持淨瓶，一手持拂塵，似楊枝。見此情景，愚婦非常喜悅，真是佛力不可思議，竟一句佛號感動了佛菩薩相救。緊接著那位端蓮花之尊者便開口道：「孩子，不要怕，跟我來，那些冤鬼傷不到妳。」另一位白衣尊者對那些冤鬼們說：「她是我的兄弟，你們以後再不要干擾她，何況傷害。」就這樣在佛力加持保護下脫離了地獄之苦，又回到了人間，醒來時餘香未散。

（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胡菊輝口述 懷帥法師記錄）

十三、夢下油鍋 念佛彈回

白映錄，甘肅省武都縣錦屏鄉人，生於一九四一年，今年六十一歲。他曾在寺院幹過活，但當時並不信佛、念佛。以下是他本人親口對我講他信佛的緣起：

二年前，白映錄做了個夢，見自己和大約八、九個鬼排隊站在油鍋邊，按次序被扔進油鍋。其進油鍋並不需要小鬼來叉，而是喊到某人的名字，某人即自動彈起，到空中直落油鍋，其慘叫聲使他驚怕的放聲大哭。輪到他時，感覺自己被自動投向油鍋。在彈起的一剎那，他連哭帶喊：「阿彌陀佛！」當接近油鍋

邊緣時，卻莫明地又被彈回原地，乍然驚醒過來，汗已濕透床單，恐怖還在，依然痛哭不止。自此後，他天天念佛，未敢間斷，直至現在。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白映錄講述 禪寂法師記錄）

十四、冥刑停止 念佛往生

徐雷，字電驅，浙江樂清人。出身行伍，喜飲酒，好冶游，烹割飲宴無虛日。民國庚申元夕（一九八〇年），夢見一人，手足縛四短柱，二鬼卒以椿舂其背，慘酷可怖。雷近視之，即己身也。驚懼間，恍惚四肢被縛，背受痛擊，痛而大號。微聞空中念佛聲，隨口

和之，頓醒，背猶作痛。因大懼，追念平日邪行，愧悔交集。既而猛然曰：「吾聞學佛可了生死，得離地獄之苦。」由是痛改前非，日誦《普賢行願品》，持彌陀聖號不輟。既而病篤，猶力疾誦經，空中常有白光，狀如圓鏡。一夕謂其妻曰：「明日佛菩薩來接引我，當清淨室內，焚香預備。」次日，沐浴衣冠，端坐念佛而逝。（《近代往生傳》、《淨土聖賢錄》）

十五、佛聖保佑 女兒還魂

父親母親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吃齋念佛，戒殺放生，樂善好施，尤其深信因果報應。他們常說：「欲

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此在他們的生活裡，無論發生任何不如意的事，都是逆來順受，從不怨天尤人。

說到「夢」，倒使我想起「夢」在我們家中，也曾發生過令人難以置信的聖跡。在我七歲那一年，我做過一個非常奇妙而又真實的夢。至今雖已相隔三十餘年，但是每次想起，仍如身臨其境。現願將它記述下來，以供大家研究參考。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春天，故鄉流行瘟疫，十分猖獗；全城男女老幼，大半身染重病，筆者亦未倖免。染病在床，發高燒不出汗，遍請各地名醫，打針吃

藥，皆不見效。父母終日守在床邊愁眉不展，但是他們有個信心，那就是他們的女兒有佛菩薩保佑，絕不會死。

一日，忽覺得自己的病完全好了，只是感覺體重減輕了不少，走路時兩腳不能自主，好像借著風力往前飄似的。就這樣飄呀飄的，越飄越遠，最後飄到一處完全陌生的地方。舉目四望，原來是一處火車站，只見有無數的旅客，在剪票口排成一條很長很長的長龍，一會兒，木柵開了，人們開始往前擠動。奇怪的是，剪票人員並不剪票，只是一個一個的點查人數往外放行。我也莫名其妙地排在眾人後面，好像長龍的一節尾巴尖兒，隨著龍身慢慢地前進。

進了月臺，我無意間發現，人群中有家我的親戚、朋友、鄰居，還有父親的學生。我想招呼他們，可是他們都是兩眼直勾勾地望著鐵軌，好像根本不知道在他們中間有我存在。

一輛不知從何處開來的列車進站了，裡面已載了不少的乘客，月臺上人們，爭先恐後地往上擠。等我擠上去時已無立錐之地，只好雙手扯著別人的衣服，緊靠車門站著，車開動時很有摔下去的可能。就在我提心吊膽的當兒，忽見一位身體矯健的男子，躍上了火車；一眼看到我，立即面露驚喜的笑容說：「啊！果然在這兒。」好像他預先料到我會到這兒來。他說著，

就往車廂裡鑽：我的視線也隨著他的動作而轉移。只見他非常仔細地巡視著車廂的四周，這時我才發現在車窗上邊，一張挨一張地貼著無數小紙條，紙條上面寫著人們的名字。那個中年男子，伸手撕去中間的一張，走向我的面前說：「我已經把妳的名字撕掉了。」「謝謝。」我低聲地說，因為我並不認識他。「不必謝我，回去謝妳的父親吧！」他接著說：「現在妳可以回去了。」這時，車已經開了，而且走的很快。他說著，把我提了起來夾在腋下，由走得飛快的火車上一躍而下。

我驚得「啊」的大叫一聲。耳邊聽到母親溫和而又慈愛的聲音說：「孩子，別怕！媽在這兒。」我睜開眼

睛，才知道自己仍然躺在床上，全身衣服都被汗濕透了；身上覺得輕鬆了很多，肚子也知道餓了，母親一面輕輕的替我擦汗一面高興的說：「好了！謝天謝地，可出汗了。」父親也輕摸著我的頭額說：「多謝佛菩薩，保佑我的孩子醒過來了。」原來，我已整整的昏迷了一晝夜。「不！爸爸，應該謝謝您。」「謝謝我？」父親被我那句無頭無尾的話，給搞糊塗了。「嗯！是他說的嘛！」「是他說的？他是誰？」母親也成了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於是我把夢中的經過，詳細細地說出來，父親趕緊出去，一家家的看望我在夢中所見到的那些親友。結果，父親愁容滿面的回來說，他們有的仍在

昏迷中，有的已經死了。我呢，不但病好得很快，而且比以前更加健壯。（《菩提樹月刊》〈真實的夢〉舜儀）

十六、陽壽未盡 城隍放回

埔里榮民醫院以前有位湖北籍榮民楊玉珍，他生前的傳奇遭遇，使我至今難忘。

楊玉珍體型矮肥，一口河口的湖北話，一對不太靈活的眼珠，看起來忠厚老實。那年，他由台中澄清醫院轉來埔里時，我見他慊慊無力，問他所患何病，他說常常頭暈、心跳、全身無力，胃口也不好。

我問他原因，他說：「官長，我向來是不信鬼神

的，但上個月當我去過鬼門關一次，埔里城隍老爺不收我，回到人間後，才相信世間確有鬼神。

過去，我原本在埔里公路局工務段當炊事，在埔里住了多年，戶籍也一直在此地。後來被調到梨山工務段，今年廚房修建時，我不小心，傍晚在廚房門口，被未砌好的門檻絆了一跤，頭撞到牆腳，摔昏了過去。

當時，我感到身子飄飄然，卻不知是靈魂出了竅，竟在梨山公墓一帶遊蕩，所見所遇都是過去死亡後埋葬在那裡的熟人，這樣漫無歸宿的過了幾天。一天正在路邊徬徨，有一黑衣小鬼提著鐵鍊前來，不由分說，把我銬上，我就恍恍惚惚的跟他到了埔里，進了城隍廟。

一進門穿過了大院，進入大殿，小鬼把我押到城隍老爺跟前，老爺黑臉白眼，向我翻了兩翻，由判官手中接過簿冊對照問我姓名。我答是楊玉珍，他再對一下簿冊，立即怒容滿面、聲如洪鐘的向小鬼吼道：『楊玉珍還有三年陽壽，你怎麼把他抓來？』當他的巨掌朝向我身旁的小鬼揮來時，小鬼機警一閃，巨掌甩向我的左臉，我栽了個筋斗，立即活了過來，竟是在醫院的太平間。

原來，當我在梨山傷重奄奄一息時，被轉送台中澄清醫院，急救無效，被送到太平間。當時我雖已斷氣，胸口尚溫，沒有立即埋葬。誰知幾天之後，我又

活了回來，被送回病房，後來病情漸穩，才又回到埔里榮民醫院療養。

等我的身體恢復到可以走動時，我好奇地上街到城隍廟去探看。果然，廟內殿堂諸神像與當時所見一樣。我望著威靈顯赫的城隍爺，不禁肅然起敬，不知不覺地跪倒叩拜謝恩，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拜廟神。

目前我全身還是不大對勁，總有點像是三魂七魄中少了一些，夜裡做夢還是常常在墓地裡轉圈。好在醫院生活安定，又有妥善的照顧，心中踏實不少。但那段似夢似幻的遭遇，使我深信世界有陰陽、生死有定數，我還能活上兩三年。」

果然，三年之後，他悄然去世。真是生平奇聞。

（陶之岳 一九八八·十·三十）

十七、四人借壽 逃出鬼門

還記得自己坐在一顆大石頭上，一位滿臉白鬍子的老人伸出手來，我搭上他的手後，便飛也似跑起來，途中我問了他三次：「你要帶我到哪兒？」他始終沉默不語，最後我猛力甩開他的手，當我有知覺時，已置身在榮總加護病房門口，最重要的是我竟然毫髮無傷！

警察和好友的家屬均無法相信這個事實，因為一

輛十二人座的小客車在大度路煞車失靈後，連翻了好幾圈，滾動的車子把大度路上的行道樹撞倒了六棵，十二個人中有十人被離心力甩出車外，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十個被甩出去的其中一人——小乖已經罹難；我很難過的回到家，一進門，媽就緊抓住我的手，告訴我說，好友、小妹、爸和鄰居共四個人，在出事的前一天夜裡的同一個時間，都夢見我死了，每個人都打電話來問。我聽了有點驚訝，媽旋即帶我去廟裡收驚。才一進廟門，廟公對著我說：「妳膽子不小，竟然甩開了土地公的手，從鬼門關逃出，幸好有四個人

借壽給妳，加上妳很任性，所以才逃過一劫。」

我想，不管是不是真的有人借壽給我，我卻對我們幾個在大度路上起鬨，叫駕駛不斷超車的行為感到難過，因為不幸釀成巨禍，而小乖死了，小乖才不過四歲。（王純純 一九九四·八·十六）

十八、誤抓錯人 死而復生

在我們馬坑家，有一個人叫顏雲之，他在一九四二年的冬天，突然暴斃而死，因為家裡貧寒，來不及給做棺木，死後才臨時到山上砍樹來做棺材，又沒有出喪的好日子，所以便將就給他租個小道場，把屍體

停在一個板子上，三、四個道士在那裡打打唱唱。第四天，顏雲之突然「哎唷」一聲地坐起來。當時我正在現場，看到他從那個板凳上，兩手支撐轟坐而起，便說：「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只知道突然有人給我匡一下，然後套上鍊子，有三十個人左右。之後，就聽到有人問我是哪兒人？我說是馬坑家的人，上面有一個就說，捉錯了！要捉的是馬京準的一個女的顏雲之。馬京準是馬坑家上去二十公里左右，相反的兩個地方。這時只看見有個人突然把我一下子拉出來，我不禁嚇得哎唷一聲，就這樣又活過來了。」（萬政策一九九六·七·五）

十九、車禍昏迷 神遊冥間

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下午放學回家，當我騎著腳踏車經過一處平交道時，被迎面開來的一輛貨車撞倒，隨即不省人事。至於被誰送進醫院，何人通知我的家人，均一概不知；及至經過十六天昏睡甦醒過來，我才知道是出了車禍。

在這半個多月裡，爸媽不知為我流了多少眼淚，因為醫生告訴他們，我可能變成一個植物人。可是在這半個多月裡，我卻「遊歷」了一趟陰間，看到了死去三年的奶奶，以及一年多的表哥；我這麼說你們一

定以為我在瞎掰、說鬼話，其實是真的。

我清楚地記得，我之所以能重「返」人間，完全得力於表哥推我一掌。那天我跟他到一處風景優美的山上去玩，看到很多「人」在那裡做苦工，砍樹、挑土、挖路，這些「人」中有老年人和年輕人，有男人也有女人，表哥說這都是些有罪的人，在陽間做了壞事，到陰間來受處罰。

從山上下來，表哥又帶我去看奶奶，我們走了好長一段七彎八拐的路，才來到一處像集中營的地方，好不容易才找到奶奶，奶奶看到我高興得哭起來，問這問那，問家裡的每一個人，問起爺爺，我告訴她爺

爺很好，她又傷心地哭了。

從奶奶那裡出來，我本想再去找一個要好的同學，可是被表哥拒絕了，他生氣地大聲罵我：「妳出來這麼多天了，還不趕快回去，姨爹姨媽會哭死的！」說完他用力推了我一掌，頓時我整個身子，就像從半空中摔了下來；緊接著我聽到弟弟的狂叫聲：「媽！大姊醒過來啦！」於是，我又聽到一大堆人，朝我身邊圍了過來。

我疲憊地睜開雙眼，首先看到的是爸媽，兩位老人家哭得像個淚人兒，可是這會兒他們又興奮得笑起來。

「謝天謝地」，媽媽把臉湊到我面前，喃喃地說：「菩薩保佑，總算讓我的玉兒清醒過來了。」

這是廿四年前的往事，如今回憶起來，像是做了一場惡夢。（一九九四·四·十三《中國時報》鄭玉碧）

二〇、念佛退卻 黑白無常

佛法理深，只有上智之人聞而能信；而感應事顯，中下之人也能深受啟發。往往一件典型的感應事例很能說明佛法的真理。

我未出家前，即喜念佛，曾於打佛七時感受到佛力

加持，身上病苦不藥而癒，由此親身體驗，故於古今所載念佛利益之事，深信不疑，民國七十三（一九八四）年出家後，更是以念佛為常課。

民國七十五（一九八六）年夏，我在埔里靈巖山寺當維那，正領眾打佛七期間，竟感佛慈佑，使遠在寺外的家弟得免凶難、脫離閻羅手掌，堪稱奇特靈異。

家弟莊輝清，時年二十六歲，在台中市西屯區遭十多位青少年圍毆，當場昏迷，被員警送醫搶救，途中但覺一片黑暗，同時出現黑白無常鬼，白大黑小。白無常左手拿權杖，右手執鐵鏈；黑無常手執手铐，並呼叫家弟名字，令其跟隨前行。正在神識要跟隨黑

白無常而去的時候，家弟見到有隻比一般手掌大一倍，感覺無比莊嚴的手，就壓在離他胸口約四吋的地方，似乎不讓他起身離去，同時叫他快念「阿彌陀佛」。因此家弟便一句一句念著佛號，念佛當中，只見黑白無常越退越遠，終於消失不見。

家弟在送到醫院後，很快就醒過來，而且隔天就辦理出院，並直奔寺裏，告知我這件「念佛退卻黑白無常」之靈應事蹟。家弟當時並沒有學佛、念佛，也不曾皈依、吃素，於佛法毫無信仰，這件事情給他的震撼很大，同時也讓我非常欣慰與感動。如果我不出家，即使整天跟隨在家弟身邊，面對如此凶難事件，

也毫無俾益，無法阻擋黑白無常的勾使；然由我出家念佛的緣故，家弟竟得親蒙彌陀慈佑，漏出閻王掌縫。可見念佛除了本身蒙佛庇佑，可以消災延壽，若有親人出家專修念佛，自然也會福佑家人，所謂「一人有福，牽帶全屋」。

阿彌陀佛聖號功德不可思議，念佛感應的事例古今遍有，可惜記錄流傳者少之又少，而湮沒無聞者無量無邊。期望有心人士多多採錄整理，廣為流傳，以使有緣見聞者，都能啟發信心，專心念佛，現前蒙佛護佑，平安吉祥；臨終蒙佛接引，往生極樂，共證菩提。（釋慧暘敬筆 二〇〇七·十一·二十六）

二一、念佛一聲 陰曹現光

民國初年，諦閑老法師住持觀宗寺。門下有一僧人名志誠，平素很慳，多年來存銀洋多枚，甚珍視，朝夕攜之，不離身邊，以致影響其參禪用功。

一旦患病，為陰曹捉去，二鬼逼其自前殿搬銀至後殿庫房，搬了半天，又坐下來休息。志誠以自己生前，貪心未了，耽誤用功，現時人已死，有銀亦無用，甚悔之。對被逼搬銀事，無心去做。稍後，二鬼來，見志誠工夫未做妥，甚怒，猛以膝頭撞之，志誠覺痛楚，隨應聲念「阿彌陀佛」一聲，頓時陰曹，全現金

光，驚動閻王出現，詢之，知為二鬼偷懶。又知志誠貪銀，被抓來做勞役，閻王斥之，二鬼遂將志誠放回。志誠在世，死去半日復回，詳言陰曹事，知為心繫銀錠所誤，遂發心精進念佛，痛改前非，終獲修成。
（大光法師《臨終助念法》）

二二、念佛救命 放射光明

「人命無常呼吸間」對我來說一點都不假，因為罹患心肌梗塞，三年來已發作了二次。事後仔細回想，我身受的痛苦不正是我幫忙家裡殺豬時豬所受的

痛苦一樣嗎？

民國八十二（一九九三）年，由於當時擔任埔心鎮代表的張金文先生找我幫忙推車，原本我已感冒，體力不佳，在使勁推車之後，我的心臟絞痛而倒了下去。據張代表事後告訴我，當時我已呈休克狀態，若沒立刻急救，就已推定為死亡。那時我外表雖然死了，但心識的感覺卻仍然存在，心絞痛再加上四大分離，感覺就如同佛說的「生龜脫殼」渾身痛苦，所以在此奉勸大家要時刻念佛，臨終才能不失正念。

當張代表將我載到他家等待救護車時，他喊家人的叫聲和他們之間的對話我也聽得清清楚楚。由於我

曾預先交代他們念佛，因此張太太和他母親都來幫我念佛。

奇妙的事在此刻發生了，他們所念的一句句佛號，竟然在虛空中出現一波波的光明，而我也立刻覺得輕鬆起來不再痛苦。我又注意到每一個人念佛所產生的光明在亮度和時間都不一樣，其中可能是張太太平時有做早晚課的緣故，較為明亮、持久。在他們引導下使我憶起念佛，我才發現自己念佛的光明特別亮，也最久；《地藏經》說別人幫我們做的功德七分只得一分，真是一點也沒錯。

在身心交迫的當時，幸虧能有他們助念的光明和

引導正念念佛，使我不致於痛苦、慌亂。當救護車送我到詹心臟醫院時，因病情嚴重醫院不敢收留，再轉送到伍倫綜合醫院時醫師見我已回天乏術，告訴陪我來的張代表說：需要有直系親屬簽切結書，院方才願意施救。張代表聽了之後很氣憤的和醫師理論，意思是等家屬來的話，救活的機會就更渺茫了。

此刻我聽他們的對話，心急之下忘了專心念佛，送我來醫院的又只有張代表一人，沒人幫忙念佛，失去了佛力加被。這下可慘了，我立刻感覺到自己一直往深處墮落下去，速度之快就像坐雲霄飛車，一直墮落，好像到了寒冰地獄。越到下面是越黑越冷，全身

上下猶如萬刀割身，佛經上曾說「風刀解體」應該是形容我那時的感受吧！

慶幸的是我平時念佛的種子，在千鈞一髮時起了作用，萬分痛苦之下，現前一念，哀喊出一句「阿彌陀佛啊！」（事後我這一聲大叫的佛號，醫院的人都聽到了）不可思議的是，在此刻我眼前立刻出現了一個小光點，再緊跟著念「南無阿彌陀佛」時，光點馬上放射擴大到整個前面。人輕鬆了，眼睛張開，我也醒了過來。大夥睜大眼睛看著我，還不曉得我已從鬼門關前走一圈，死裏逃生呢！（節錄自《回歸蓮花的故鄉》、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一段六五號 張錫仁）

二三、昏迷念佛 佛光護身

衛瑞錦，男。二十九歲時於土城承天寺皈依，雖然師父教其念佛，但自己興趣在於打坐，盲修瞎練學坐禪，根本沒想到要念佛。

大約半年後，八月二十六日的早上，因為瓦斯爆炸，全身百分之五十五以上都被燒傷，而且大部分在上半身重要部位，不久人即昏迷。

據其本人自述：「我整個人昏昏沈沈的，而且覺得越來越陰冷，四周圍很黑、很暗，心裏不禁越感到害怕，好像有人要來帶我走，我很恐懼，恐懼死亡，掙扎著想爬起來，但因為傷勢很嚴重，身體根本不聽

我的指揮，經上說的『人命無常』，這時候就很可能體會到。就在我六神無主的時候，腦子裏忽然浮起皈依時師父教我念『南無阿彌陀佛』的情景，我心裏大聲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時候一心求阿彌陀佛救命，真的是拼老命念，至誠懇切地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念了一會兒，忽然有一團光籠罩我的全身，一剎那間，所有的黑暗、陰冷、恐懼都沒有了，光芒照在身上很溫暖，比冬天晒太阳還舒服，很奇怪，心裏變得很平靜、很安詳，而且身上一點痛也不痛了，我直覺是阿彌陀佛放光來救我了。他的光

很強很亮，還像風車一樣『唰！唰！』慢慢地旋轉，感覺很親切、很熟悉，就像嬰兒可以全心全意依靠母親一樣的感覺，可以說一切的擔憂都沒有了，都放下了，海闊天空，很輕安、很自在。」

衛瑞錦說著，好像又沉浸在佛光中一樣：「我心裏很自然地念著佛號，念著念著，耳邊像是聽到人在叫喊，有男聲、有女聲，歡喜地叫『他醒了！他醒了！』那時光明也消失了，我知道我又回到這個世界。醫生和護士正在幫我急救，看我活過來都鬆了一口氣。」

衛瑞錦又說：「其實瓦斯爆炸前幾天，我就在打坐中碰到一件怪事，那天坐到心很定的時候，忽然聽

到二、三個人口氣非常凶惡，指著我說：『找到了，找到了，就是他！就是他！』但又有一個很溫柔的女聲說：『不要再冤冤相報了，我幫你們超度好嗎？這個人蠻有善根，你們不要斷了他的慧命。』那些不肯罷休，說：『不行，不行！我們一定要找他算帳才能甘心。』那個女聲又勸了一些話，但是他們堅持不肯放過我。我聽了全身毛骨悚然，不敢再坐下去，匆匆忙忙下座，但是他們的對話還是在腦子裏盤旋，心裏覺得很不自在。結果二、三天後就發生了事情。

吉凶禍福都是我們自己造的業，沒有因就沒有果，絕對不會沒有種因就得到果報的。我碰到這件事

情，一定是前世做了什麼壞事對不起他們，所以我很心甘情願接受我的果報。本來我應該死的，現在大難不死，可以說是重業輕報了，像《金剛經》上說的，如果有人誦《金剛經》，今生被人輕賤，那是轉墮惡道的重業為輕報，所以我已經很慶幸了。我想那時要是不會念佛就死了，一定會墮三惡道的。」（節錄自

《淨土文選》第三輯）

按：因宿善故	遇緣皈依	因宿冤故	爆炸傷身
若皈依後	依教念佛	預解宿冤	可免此難
念佛能得	現當二益	現世安穩	往生成佛
禍福無門	唯人自召	善惡之報	如影隨形